



623.76  
60

著者：吳祖光  
書名：鳳鳴教歸

借者姓名

借出

宋武進 陳謙  
榮雁 關志芳 登素  
報奇 繼林 梅 雲

5.6.18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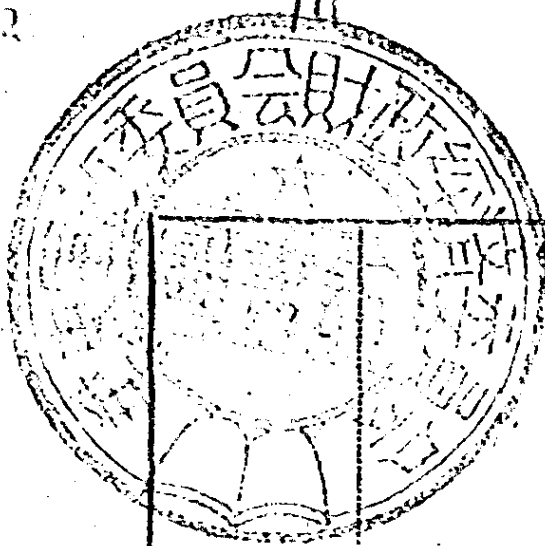
864.81  
7.3722  
(2)

001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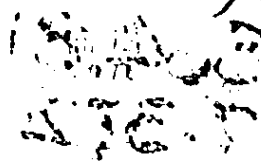
854.63

423.4-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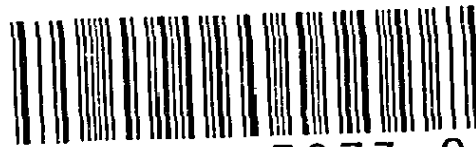
2



風雪夜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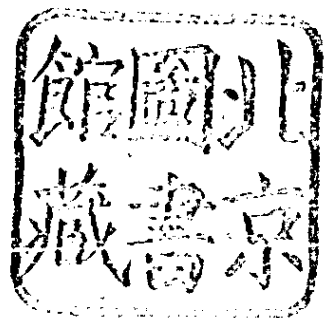


吳祖光戲齣集之一



3 0614 3873 9

A570617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中一路四德村四十一號碧廬吳祖光先生

成都：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陳白塵先生

昆明：工字六九九號信箱吳祖康先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轉李健吾先生

001845

864,81  
7,37(22)  
(2)

高貴和尊榮埋在塵埃裏，  
真理卻終有一天可以顯出的；  
這不過是一個極平凡極平凡的故事，  
但這語句卻是一天天重複着說的。

——安徒生。

廣東財政經濟委員會  
圖書館  
藏書

書號：864.81  
7.372

登記號：001845

# 人物

李慕生

王新貴——即窗內的男子

馬大嬸

陳祥

魏蓮生——即倒在雪裏的病人

小丑

蘇弘基



乞兒甲

乞兒乙

小蘭——即窗內的丫環

地點

序幕——雪後的黃昏，「鬪人」的後花園

第一幕——大戲園子的後臺，春天晚上

第二幕——次晚，花園裏的小樓

第三幕——第四天早晨，「戲子」的家

尾聲——二十年後，花園裏的小樓，黃昏到夜晚



## 序·幕

看戲的人常要知道每一個戲演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故事。

我這個戲是在什麼時代呢？

是永無止境的人生中的一個段落。

那時代也許可以算是剛剛過去了，也許還沒有完全過去，然而那時所發生的故事卻也許不免在將來重演，因為時代縱易，江山縱改，人性卻是常常不移的。

那地方——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麼地方，怕因之使這故事受了限制。像社會上的人宴客一樣，總要「假座」某處，我也得把這故事「假座」在一個地方演出；但是卻不願說出那地方的名字。

那地方是具有光榮和罪惡的複雜性質的一個名城；因此它是惹人留戀的，也會令人厭倦的。親愛的觀眾將會漸漸認識它。

那故事說些什麼呢？

當劇場的燈熄了，大幕拉開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了大雪後的一片銀裝世界。

是在一個「富人家」的後花園裏，那些昔日春光裏葳蕤皎潔過的花樹都枯萎了，花樹之間，露出一座小樓的後牆。

房屋是很好的建築，四邊有朱紅漆就的欄杆；所以雖是後牆，也有很寬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戶，窗門緊閉着，裏面還遮着一層看來厚厚的，軟軟的，深紫顏色的絨窗簾。

從低垂着的枝椏空隙間，可以看過去很遠，盡頭處是一帶不見邊際的圍牆，有幾處牆皮剝落了，當中又新添了一個大缺口，是被剛過去的一陣大風雪壓倒的。

黃昏時候，暮色四合，雪雖然住了，卻沒有全晴，天色是低壓的，灰暗的，憂愁的，好像只要輕輕一觸便會又有雪花落下來。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鋪着厚厚的雪，枝幹上積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顯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無論是黑的天，白的地，陰沈的走廊，瓊玉般的枝椏，都落在無限蒼茫的暮色裏。

雪後的黃昏，園子裏荒涼，冷寂；時時有一小團一小團的雪塊從枝椏上悄然落下。雖然聽不到雪落在地上的聲音，卻使人覺得宇宙並沒有死去，黃昏還在呼吸。

像是一顆石子投入靜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圍牆外面忽然傳來了人聲——是兩個孩子的清脆的帶點戰抖的聲音，敲破了黃昏的寂靜。

他兩個一遞一聲地喊：

——年年多喜慶，

——歲歲廣招財！

——招財童子門前過，

——增福財神進寶來。

——送千年寶，

——送萬年財。

——送三星來拱照，

——送四季大發財。

——送五子登科早，

——送大老爺位列三臺。

——送天上七巧會，

——送八仙過海來，

最後兩人合着喊：

——好話不用多，十個兒子九登科。

——好話真靈驗，十個兒子九個中狀元。

片刻靜默之後，兩人又一齊喊：「善心的老爺太太……有剩菜剩飯賞一碗喫吧！」  
聲音過後，庭園裏依舊闐然。朦朧中，看見牆缺處爬進一個人——

乞兒甲（停在牆缺處，仍在喊）善心的老爺太太……（四下張望，看清了園裏

沒有人）

「乞兒甲就從牆缺處跳了下來，又回身向外面。」

乞兒甲 (向外面輕輕喊) 進來，進來！沒有人。(見外面沒有動靜) 真的沒有人。

乞兒乙 (在牆缺處露出半截身子) 不，(邊疑地) 不……

乞兒甲 (有點發急) 進來呀！

乞兒乙 (搖搖頭) 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瞧你吓得這份兒德行……怕什麼！

乞兒乙 (仍在邊疑) 我不……

乞兒甲 (瞪着眼) 你真氣死我！

〔乞兒甲突然重躍上牆缺處，很快地摟了乞兒乙的手，拉住他一同跳進園子來。〕

〔於是這兩個孩子就都在園子裏了。〕

〔如同一切的乞兒一樣，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不知從何處而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父母，沒有親人，更不知道什麼叫作「家」。或者也可以說天地就是他們的父母，一切街頭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貓在內，都是他們的親人。他們的「家」就是大自然。然而大自然常常是無情的，譬如現在，是酷寒的隆冬，僅僅這寒冷已經害苦了這些孩子們，何況又刮着刺骨的北風，下着無邊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們還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難，他們又是飢餓的。〕

【似有神靈默佑，孩子們就在這樣飢寒交迫的環境中成長……自然有中途夭折的，但似乎也沒有人知道。從來久歷航行的水手，就習慣了風暴的襲擊；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壓迫的質素。時常纏繞在常人們身邊的那些疾病的魔鬼，與他們竟是絕緣的。

【有時也會有一種偶然的機緣，使他們一向單獨的個體得到遇合；就像這兒的兩個孩子，他們的命運湊巧相同，更湊巧他們到了一起，於是就很自然地攜了手，艱苦同嘗，患難與共，變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對伴侶。

【至於他們會不會長大成人？長大成人之後他們作些什麼事？他們的前途，他們生命的結束，自然也沒人理會。

【這兩個孩子都有十四五歲年紀了，暮色裏看不清面貌；只見縷縷的頭髮盤在頭上，垂在額前。破棉絮同麻布口袋連成的衣裳……其實這不算衣裳，在身上拖一拚，掛一片，像是準備隨時離開這小小的身體飛走。套在腳上的「亂點鴛鴦譜」本不是一家的兩雙破鞋，也是同樣的可憐。

【他們倆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們所說的「打狗棍」，因為富人們的看法狗是專門咬貧苦無告的窮人的；而「打狗棍」決非如它的名稱那樣積極地去「打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極地防禦狗的攻擊而已。這些貧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若是富人的狗被他們打壞了時，他們會得到什麼報償。此外乞兒乙另一隻手裏還捧着一個粗飯碗，是他們兩人

合用的；這就是他倆的全部財產，除此之外，真個兩袖清風，別無長物。

乞兒乙（凍得瑟瑟地抖）你……（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兒甲（嚇了一跳）哪兒？哪兒？

乞兒乙（用拿着飯碗的手一指）那個窗子！裏頭住得有人。

乞兒甲（抱怨地）看你嚇我這一跳……你沒看見？黑忽忽的，那兒有人？

乞兒乙不，往常我走過這兒，總看見這屋子裏亮着燈，有人在裏頭住的。

乞兒甲今兒不是沒有燈嗎？

乞兒乙有時候看不見亮，那是他們把……把……（叫不出那名稱）窗戶上的那塊布給擋上了。

乞兒甲是呀！窗子關得那麼緊，又搗得那麼嚴，這麼大的雪，人家不會出來的，只要我們說話聲音輕輕的就不礙事。

乞兒乙（低聲）我冷。

乞兒甲我還不是冷？（拉住他）來，我們到那邊兒去。

「他們兩人就踏碎瓊瑤，一直走到廊沿底下。」

乞兒乙（如登仙境，把棍同飯碗放在地上，滿足地）好呀！

乞兒甲（自負得像一個英雄）你瞧着，待會兒我管保你得說「更好」。說着

他從胸前的破「衣裳」裏掏出許多碎布爛紙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你也別閒着，把那匣兒洋火拿出來，點着了它。

乞兒乙（從懷裏拿出一匣火柴，點起火來）這一會兒就會點完的。

乞兒甲（神祕地一笑）別急呀！

〔乞兒甲走下臺階，用手裏的棍子，彎腰在地上撥弄，從雪裏面檢出許多枯枝枯葉來。

〔這樣往返搬運了兩三次之後，廊沿上便燒起了很旺的一堆火，火旁邊還蓄積着一堆乾柴。

〔兩個孩子很舒適地坐在地上烤火，隨時把乾柴添進去。火光照着他們的臉，紅紅地發亮。

乞兒甲（得意地）這回你該服了我吧？

乞兒乙 倒是怪舒服。（東張西望）可是我說我們作得是有點兒過火，萬一人家瞧見了……

乞兒甲（有點生氣）我說過了，這麼大冷天兒……你這小子，就是這麼膽兒小，死心眼兒，沒出息。

乞兒乙（委委屈屈地）……不是我沒出息……

乞兒甲 人家真瞧見了，難道還把我們怎麼樣？

乞兒乙 (眼睛看着火) 你就是愛這麼逞能，去年這時候，我比你的膽子還大。

乞兒甲 (譏笑他) 這我倒看不出來，可是什麼時候膽子就變小了呢？

乞兒乙 (低聲) 這兒我來過……

乞兒甲 (一驚) 這兒？你來過？

乞兒乙 呸，今年春天……(回憶) 春天跟現在可不一樣啊，綠的是樹，紅的是花，我打這園子外頭走過，看見那海棠花兒，梨花兒，杏花兒，一咕嚕一咕嚕，都伸到牆外頭來了，我想着，「進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兒就好像說：「進來吧，進來吧，裏頭才好玩兒呀。」

乞兒甲 (笑了) 你那是作夢。

乞兒乙 (不理會) 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麼着！(手指着那邊) 那扇小門兒正開着半邊兒，我就溜進來了。

乞兒甲 (妒忌地嘲笑他) 海棠花兒跟你說了些什麼呢？

乞兒乙 (不覺神往) 那才真好呢！花兒呀，樹呀，草呀，把我的眼都弄花了，鳥兒在樹上叫，蝴蝶兒在花兒上飛。(看看天) 天是藍的，不像現在這麼冷。

乞兒甲 (羨慕地) 你一個人怎麼玩兒？



乞兒乙（用手指着階下）我就在那兒，不像現在這樣兒盡是雪，原先這兒是一片草地，綠油油地，我就躺在這草地上，翻跟斗，打滾兒，一陣風一刮，海棠花瓣兒落了我一身。

乞兒甲 後來呢？

乞兒乙 後來我就睡着了。風吹在臉上，香的，熱乎乎的，我還作了一個夢。

乞兒甲（高興地）準是他們說過的，風流夢，是不是？

乞兒乙 你笑我，我就不說了。

乞兒甲（央告不迭）不，不，你說。

乞兒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見海棠花兒變成了一個人，打樹上下來了。

乞兒甲（拍手）準是個女的。

乞兒乙（有點兒害臊）挺好看挺好看的一個小媳婦兒。

乞兒甲（大笑）我猜得不錯，是不是？你小子怎麼辦呢？

乞兒乙 她下了樹就不動了，站在樹底下衝着我笑，又跟我招手兒……

乞兒甲 那是叫你過去呢。你過去沒有？

乞兒乙 我不敢，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你這糊塗蟲！

乞兒乙 後來我看她怪和氣的，我就爬起來要……

乞兒甲 (嘻嘻地笑) 這小子，一肚子壞。

「乞兒乙住口不說。」

乞兒甲 怎麼啦？你這是賣關子呀！後來你怎麼啦？

乞兒乙 (低下頭去撥火) 怎麼啦。(沒好氣地) 後來我就醒了。

乞兒甲 (大失所望) 咳……

乞兒乙 (恐怖地) 這就說到本題了，(東張西望) 我就覺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腳。我一睜眼，眼前站着一個人，好兇的樣子，他罵我，打我；說我不該進來，說我是賊，足足罵了個夠，打了個夠，隨後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關子去捐了兩天。往後我一走過這兒！……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兒甲 (指着) 臉上這塊黑疤，就是那回的傷？

乞兒乙 (默默地點頭)……

乞兒甲 (俏皮地) 這是海棠花兒的小媳婦存心害你，她把你騙進來，逗得你心裏癢癢，到了兒又叫人打了你一頓，又給你轟出去了。

「天已經漸漸黑下來了。」

乞兒甲 (按着肚子) 我好餓呀……

「乞兒乙獨自沈思。」

乞兒甲（自言自語）對了，今兒晚上睡覺，腦袋衝下，屁股底下墊點兒草；一倒掛，肚子就不空了。（伸一個懶腰，順勢仰臥地上，安適地）這地方又避風，又有火，管他媽的肚子餓不餓，今兒晚上睡個好舒服覺嘍。

乞兒乙（一直在沈思）這回事是有鬼，想起來我就害怕。現在我心裏就直發毛……

乞兒甲（四顧闐然，忽地坐起來）你別嚇人。

乞兒乙（眼張得烏溜溜地）你看，（靠近乞兒甲）你看這些樹……

乞兒甲（有點兒發慌）樹？樹怎麼？

乞兒乙（抱住了乞兒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看那牆缺處）你見？

乞兒甲（毛骨悚然）哎喲我的媽！老樹成精了！

「牆缺處果然有了人。」

「天色黑暗，那人影影綽綽地伸着兩隻手，遲緩地向前摸索前進，搖搖欲倒。」

「孩子們嚇呆了，火光照着他們倆緊緊靠着，照着兩張蒼白色的臉，凝視的恐懼的眼睛一動也不動。」

那人（說了話，斷斷續續地）小兄弟……過來……（扶住一顆樹，站住了）

扶扶我……攙我一把……

乞兒甲 什麼？攙你？

乞兒乙 （把身後的竹竿子抄在手裏）你，你是……

那人 （空洞的聲音）……走路的……病人……

乞兒乙 （對乞兒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人 我凍死了……讓我烤烤火……

乞兒甲 （望着乞兒乙）去攙他。（爬起來）咱倆去。

那人 （喘着氣）小兄弟……行行好……快點兒……

乞兒甲 （把乞兒乙也拉了起來）來了，來了。

那人 （突然用手抱住了頭，呻吟着）咳……啞（「咕咚」倒在雪裏）

〔兩個孩子互相驚望，然後便飛跑下階。〕

〔在雪地裏用力扶起了那病人，一步步挨上階來。〕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牆上。〕

〔乞兒乙把火撥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見了那人，是個老人。〕

〔可憐的老人，正被貧病和飢寒交迫着，瘦弱得脫了形。〕

「天知道：他並不老啊！是人世的艱辛摧折了他的健康，使他的身體衰老得超過了他的年紀。」

「他有一頭稀疏鬆軟的美髮，如今是花白的了，因為骯髒同沒有修理，所以是四散分披地更增加了他的狼狽。」

「他又有一張修長的面龐，一個削直的鼻子，一張弧線的嘴，一副柔軟合度的耳朵，那一雙眼睛更是大的，深的，遠的，含情的。」

「就憑這一副秀麗的五官，誰不相信這會是個風塵中的潦倒之人；然而的確是人海中無限的風波逼他走上了落魄的窮途。雙頰深陷了進去，面色慘白，找不出一絲兒紅潤，呼吸困難，鼻孔一撮一撮的；嘴也在張合不定；眼光散漫無神，朦朧着，像在作夢。」

「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綢棉袍，舊了，破了，失去了光采，如同他那張不祥的面孔一樣，日薄崦嵫，音容慘淡，失意，坎坷，憂愁，萃於一身。」

「然而他另有與一般不幸的人所特異的一點，就是在他的眉宇之間顯露着一層安靜的氣息，慈藹，和平，具有聖者風度。」

乞兒甲（輕喊）老頭兒，老頭兒！你醒醒。

乞兒乙 老頭兒，你怎麼啦？

那人（輕輕啣了一聲，睜開了眼睛）火！（聲音裏充滿了驚奇和喜愛）火！（把兩隻手盡力向火伸過去）

乞兒乙 他是凍壞了，（向那人）是火呀，烤烤火，身子一暖和，病就好了。

那人 是，是，謝謝你！我暖和多了，我心裏暖和多了。

「乞兒甲乙重新在火旁坐好。」

乞兒甲 （笑了起來）剛才你真嚇着了我們了。

乞兒乙 我們正在害怕呢，你來得正好。

那人 （費力地）是啊……天黑了，又冷……這地方又荒涼……（猛省）荒

涼！（像在尋找什麼）荒涼？（有如狂易）啊？這是什麼地方！

乞兒乙 （一把抓牢了乞兒甲，急得要哭）他又嚇人！又嚇人……

那人 （平靜下來）對不住……（喘息着）我心裏發慌，我……我不願意……

我不該到這兒來。

乞兒甲 （迷惘地）他說什麼？

那人 我不該到這兒來……可是我又到這兒來幹什麼？我……

乞兒甲 你是專爲到這兒來的？

乞兒乙 （怯生生地）那你爲什麼不去叫門？（手指着）那邊那兩扇大紅門。

乞兒甲 你是來找人的？我給你叫門去。

那人 （擡起頭來）找人？

乞兒甲 是啊，找人。

那人（擡頭）不找人，我找，我要找……

乞兒乙 不找人，還找什麼？

那人（斷斷續續地）我，找……我要找我的影子……我要找我的腳印子……  
「孩子們大驚，一時說不出話來。」

那人（笑了，笑得慘慘地）我要找……找我從前留在這兒的腳印子……還是這地方……還是這房子……還是這樹……還是這人……（大地沈寂，像是一個幽靈獨語）一點兒點兒老了……一點兒點兒小了……（向孩子們）小兄弟，我……我回來了……（充滿了愛）真是好孩子……我一會兒就走……就走……（一陣劇烈的喘氣阻住了他的話）

乞兒乙 你別說了。

乞兒甲 你靠靠，歇會兒……

那人 我就要歇着了，辛苦了一輩子……也該歇着了……（四顧，擡頭向天）  
咳呀……好大的城……好多人……好難過的年月……好熱鬧的世界……可是這一場大雪把什麼都蓋住了……雪下得不夠……還得下……還得下……

乞兒甲（覺得可笑）老頭兒，下不得了，再下我們更要凍死了。

乞兒乙 不凍死也得餓死。

那人 (氣勢漸衰) 我好……好福氣……我身邊還有兩個好孩子……(目光瞪視) 還有火……(雙臂高舉) 火……好暖……好熱的火……火……(那舉起的一支胳膊，袖子裏有一圈亮晶晶的閃光。)

那人 扶我起來。

「乞兒甲乙茫然起立，扶起了那人，再扶他走下了臺階。

那人 (看看天色) 又要起風了……又要下雪了……

「他就離開了兩個孩子的攙扶，獨自移向前去。

「他順手扶住了一顆枯樹。

「他靜靜地站了許久，眼睛徐徐地向前面和兩旁凝視。

「兩個孩子亦呆立在階沿上。

「那人口忽噤住，雙目亦閉，嘴角上浮出一絲微笑；扶住樹的那支手臂逐漸下垂，身體軟癱下去，倒在雪地裏；頭便靠在樹根上。

「樹上搖下了一陣雪。

「園中，靜如死。

乞兒乙 (輕輕地) 他睡着了。

乞兒甲 (滿面嚴肅之色) 不，死了。



乞兒乙 (一驚) 死了？

乞兒甲 (搖手) 別嚷！你看他死得多好，多舒服。

「乞兒甲說得不錯，他死得真是好，真是舒服，安適，甜靜，那永遠的一絲微笑正是聖潔的光輝。」

乞兒乙 (有點心慌) 走吧？這兒不是好地方，趁着天還沒有全黑，我們得另找地方過夜去。

乞兒甲 (點點頭) 是啊。

乞兒乙 (巴不得這一句) 那就快走。(他身入廊下，把兩根竹竿和飯碗拿在手裏，又走過來)

乞兒甲 (止住他) 慢點兒！我們得發一筆財再走。

乞兒乙 (大喫一驚) 你說什麼？你要打死人的主意？

乞兒甲 (點點頭) 唔。

乞兒乙 他窮得這樣子，身上不會有錢的。你難道要剝他的衣裳。別太缺德呀。

乞兒甲 (成竹在胸) 不。

乞兒乙 隨你怎麼說，我不幹這缺德事。

乞兒甲 告訴你，他手胳膊上有一支金鐲子。

乞兒乙 你怎麼知道？

乞兒甲 我看見的。（說着，他走下階去，提起了死人的一隻手臂）

〔死人的衣袖下褪，果然顯出一支黃澄澄的金鐲子，乞兒甲又將它放下。〕

乞兒乙 你怎麼知道這東西值錢？

乞兒甲 你這傻瓜！金子不值錢，什麼值錢？你少說傻話，這我都知道。

乞兒乙 死人身上的東西，我不忍心……

乞兒甲 （尖利地）那末你肚子橫是喫飽了，你身上穿的橫是暖和得很了。

乞兒乙 （低下頭去，慘然流淚）我……

乞兒甲 哭什麼？你聽我說說這道理：他人是死了，金鐲子帶不到陰司去，明天人家看見他，這鐲子就不定歸了誰。我們在這兒又凍又餓，碰見了值錢的，沒有主兒的東西，我們憑什麼不拿？再說，你知道這鐲子他是打哪兒怎麼弄來的？

乞兒乙 （低聲）拿吧，拿了快走。

乞兒甲 （俯身從死人手臂上取了那支鐲子喃喃地）老頭兒，我這兄弟覺着對不起你，其實我想沒什麼對不起你的，金子銀子應該拿來大夥兒用的，帶在身上可是委屈了它。我們小哥兒倆快要凍死了，餓死了。我們得幹這缺德事，

有錢，讓我們窮人都沾點兒光。我們忘不了你的好處。

乞兒乙（央求地）別胡說了，走吧。

乞兒甲（笑嘻嘻地）走。（接過了自己的竹竿子）我餓得快走不動了，肚皮跟背心都貼上了。錫子換了錢，先喫它一頓好的。

〔二人相將欲行。

〔正在這時，高高在上的那排窗戶有了響動，先是緊閉的窗帘忽然拉開了一幅，透出了一道強烈的電燈光，直照到園子裏來。

乞兒乙（大驚）不好了！有人！

乞兒甲（往旁邊一閃）過來！（一把將乞兒乙抓住）

〔兩人躲在一顆大樹後面。

〔隱約可見窗內有人。

〔隨後窗戶大開。

〔一個十六七歲穿着翠綠綢棉襖，紮扮得很縹緞的小丫環的上半身立在窗前。像是仙女下凡，教人眼睛一亮。

小丫環（看見將熄的火堆，滿面驚疑之色）火！誰燒的火？

乞兒甲（低聲，指指點點）那就是海棠花兒的小媳婦兒？

乞兒乙（嚇壞了，只作了一個手式，叫他不要響）……

小丫環（驚叫）海棠樹底下躺着一個人！（返身向內）

「窗前又顯出另一個男子，身穿灰布棉袍，黑布馬褂，五十來歲，一臉怒容，他擠開了那女孩子。」

男子（怒喝）誰放這些野人進來！

乞兒乙（失聲喊出）那就是打過我的人！

「孩子們不敢再留，轉身便跑，翻過牆缺處，投入外面無邊的黑暗世界去了。」

男子（大叫）樹下頭的人死了！還有兩個人跑了！牆也倒了！看園子的人呢？滾到那兒去了！混帳東西！混帳……

「起風。」

「天上雪花，像鵝毛似地又飄了下來。」

「幕下。」

## 第一幕

時間往回數到二十年的樣子。

那病人臨死時說的一好大的城——就是這個大城。

正是太平年月，四海無事，士大夫之流日酣戲於笙歌之間；錦城絲管，舞樂昇平，一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流風所被，那地方便成了羅綺飄香，文物鼎盛之區。

那時最使人迷戀忘返的就是城南一帶的戲院子。歌臺舞榭上雖只是演出些泡影曇花和蜃  
樓海市；然而騷人墨客，妖女狡童卻把它當作了抒懷寄情之場。於是舞臺上的一些傀儡人物  
就變成了他們弔西風寓愁緒，拈紅豆寄相思的對象。他們的愛好，漸漸從劇中人移向扮演劇  
中人的演員身上，他們迷戀的範圍就漸漸從臺上移到臺下，從前臺移到後臺——

後臺便成了最能引人遐想，動人情緒，浪漫而神祕的地方。

可好這兒就是一個大戲院子的後臺。

大戲院子的後臺，普通都分作爲幾部分，正靠舞臺的是大家公用的化妝場所同上下場的  
過路，此外掛頭二牌的名角，各有單獨的一間屋子。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間給頭二牌名角單獨享用的化妝室。

化妝室的一角：屋子已經半舊了；牆是用米色夾白花的粉紙裱糊起來的，上端還鑲了一

道玫瑰紫色的花邊。

右面的牆，靠近與左面牆連接處，有一個門，掛着大紅絨布帘子，是通過公用化妝場再到舞臺的，化妝室的地基比舞臺低，所以從舞臺走進來，要下三層臺階。門右邊是個大烏木炕，當中放一個炕几；兩邊各擺着六面體的長方繡花枕頭，墊着藍布棉褥子，可以兩人相對而臥；炕几上放着一把茶壺，兩個茶杯；靠裏面放了一頂紅結子的黑緞瓜皮帽。

左面的牆我們看得比較多，有一個窗戶，白紙糊的窗扇支起着，窗下放一張桌子，正面一張椅子，桌上放着一個小木箱，蓋子打開，粉，油，胭脂擺了一桌；當中立一面圓鏡子；旁邊一盞玻璃罩的煤油燈，點亮了。

桌子左邊，臉盆架上放着臉盆，搭着一條毛巾。

再向左，牆上有長條衣架，現在一順掛了許多東西：一件灰嗶嘰的夾袍子，一件熟羅的「巴圖魯」黑背心，一條黑白相間的絲圍巾；再過去就是些演戲用的黑水紗，甩髮，馬鞭子，戲衣等等。此外牆上還靠着些刀槍之類。

再往左又有一個門，門開着，外面是直通戲園子大門的一條長通道，有燈籠的紅光照見通道的一小段。

門左靠牆，斜放一架大穿衣鏡，紅木顏色的框架子，四面雕刻着古老樣式的花紋。架子上掛了一柄拂塵。

屋當中有一個小圓茶几，兩張小圓凳。

屋頂正中掛的一盞白磁罩子的煤油保險燈，照得滿室通明。

像這樣的一間屋子本無神祕之可言，然而「象由心造」，人心是具有最大權威的東西；只要我們心裏會存在着「神祕的後臺」的觀念，那末後臺便是神祕的了。

是春天的夜晚，天朗氣清，窗外春風入戶，室內溫暖合度，一切都顯得香馥馥軟綿綿的。十一點多鐘，戲園子裏最火熾的階段，大軸子的戲演到最好處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縱使沒有到前臺去，然而可以想見前臺擁擠的情形，不但所有的座位——池子也罷，包廂也罷，前排也罷，後排也罷——都坐滿了人，座位之間的人行道也加滿了凳子，最後面出口的空地方也密密匝匝裏三層外三層地擠滿了來聽「贈戲」的老內行們；因為在大軸戲之前就已經查過了票，大門就解了禁了。

我們所看見的名角兒獨享的後臺化妝室，反而是冷清清的，只時有一陣陣的鑼鼓，胡琴，喝采聲從前面偶而傳來。

現在室內只有兩個人：李蓉生同王新貴。

李二哥正在收拾那方桌上零亂的脂粉匣子，把那些零碎東西一件件擱進那小木箱去……王新貴則是扎手舞脚地仰臥在那張木炕上，兩條腿蹺起，上面一支脚舉得高高的。

王（出了一口長氣）好舒服，好舒服……（扭轉頭往地下啐了一口唾沫）這份兒窮擠！我站在緊後頭，蹠着脚，伸着脖子；白搭；還是看不見，聽不到。我就說：別受這份兒罪了，後臺清靜，還是後臺歇着去吧。

「王新貴三十四五歲，五短身材，風塵滿面，皮膚是又黑又焦又粗又糙的顏色，尖鼻子，薄嘴唇，眼珠子烏溜溜地隨時都似乎在閃動着向四處張望。」

「社會上有一種人，喜歡與風作浪，愛吹善捧，見利忘義，幸災樂禍；又如水銀瀉地，見縫便鑽；善於諂媚阿諛，也常轉眼六親不認；或者還正是在這種社會裏必須具備的自衛本領，所以這種人倒處都有，王新貴就是其中之一。」

「他幼失怙恃，自小漂流在外，走江湖，跑碼頭；穿街過巷終年與青皮光棍爲伍，練就了一身混混兒的本事，尤其是兩張薄片子嘴，伶牙俐齒，滔滔不絕。」

「十幾年的流浪生涯，他說過得沒什麼意思；他想「改邪歸正」，過點兒安穩日子。」

「今天他是有所求而來，小平頭兒剃得挺整齊；穿了一件剛洗乾淨的灰布大褂兒，脚上是千層底黑布鞋，白綫襪子；灰布袴子，紮着黑腿帶兒。」

李

（還在收拾東西，口裏唯唯應酬着）是啊，還是這兒清靜得多……（回過頭來笑着）可凡是到這兒來的，都不是找清靜的。」

「李二哥名字叫做李蓉生，早年在科班學戲，玲瓏能語，光被四座，紅極一時，曾負神童之譽。然而上天是多麼不公平呵，唱戲的最畏懼的「倒倉」的難關，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運，觀衆萬目睽睽，看着這紅得發紫的年青人從高高在上的三十三天，一個「壳子」翻下十八層地獄去。可憐他祇是個孩子，他的感覺他的痛苦都是說不出來的。光榮的讚美變成了夢中的陳迹，舞臺換了另一個新的顏色。僅僅十三四的幼小者便經驗了改



朝換代的滄桑，有誰體貼得出那心中的辛酸。

「那辛酸怎樣來表現呢？他不會說，也不會怨，只在夜深人靜時，睡在淒涼的空洞的房間裏，追慕着舞臺上的輝煌，靜靜地淌那辛酸的眼淚。」

「讓時間侵蝕了他的心志，湮滅了過去的光榮；他現在三十歲了。飽經風險，烏倦知還，做了名花衫魏連生的跟包，間或爲他弔弔嗓子。魏連生是李蓉生的同門師弟，現在則一賢一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這氣運真是太無憑據的東西。」

「李蓉生天生一張忠厚面孔，長臉蛋兒還帶幾分且角的清麗；只是神色之間充滿着悵喪同疲倦，缺少年青人蓬勃的精神；頭髮微亂，鬍鬚不整，穿一件半白的黑綢夾衫，袖口捲起，露出白色的內衣來。」

王（點頭啞嘴）對！這話對！凡是到這兒來的，都不是爲找清靜的。幹這一行是有一個意思。過得熱鬧，這叫「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哇。

李咳……（轉過身來，坐在就近的椅子上）您……（用手握住嘴，打了一個呵欠）你不用這麼說，幹一行怨一行，我們可真覺不出有什麼意思來。

王這是怎麼回事呢？

李（疲倦地笑）說起來也好笑，空空的戲園子，一會兒就坐滿了，臺上唱戲，臺底下聽戲，燈明火亮，鑼鼓絲絃兒……（停住了）

王 是啊！這還不熱鬧嗎？這還沒意思嗎？

李 沒意思的在後頭嘔。大軸子唱完，「鎖呐」一吹，戲就散了，打那兒來的回那兒去，樓上，樓下，池子，兩廊，原來坐得滿滿的人，立時馬刻呼呼，走了個乾乾淨淨，緊跟着燈一滅，臺上臺下黑闔了，冷清清，連鬼影子也不見一個……

王 (坐起來) 說得是啊。

李 要是本來不熱鬧倒也不覺得，就是這麼，原來熱呼呼的，一下子冷下來……

王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盡這麼想還有完了。

李 (搖搖頭) 誰不是好聚不好散。(動起情感來) 一天天的日子這麼過了，可怎麼不教人寒心。

王 (前臺傳過來一陣喝采聲)。

李 (激動地) 你聽！

王 (站了起來) 沒說的。我們的魏蓮生真是紅得發了紫嘍！

李 (勾起心事，低下頭去) 是，他混得不錯。

王 (也有感觸) 這才叫「運去黃金失色，時來頑鐵成金」，又說是「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想當年魏三兒還是個小毛孩子的時候……(搖

搖頭)咳，不用提了！

李 (訝然)你跟我們老板早就認識？

王 (得意地)早認識，早認識，我看着他長大的。(用手比一比高矮)後來他到了十歲進了科班，我就闖盪江湖十幾載。想不到這回回來，他真了不起了。

李 我們老板只要好好幹，往後還能更好。

王 是啊！行行出狀元！可是年頭改了，當初魏三兒要去學戲的時候，他老爺子還滿不高興，說自己個兒沒出息，養不活一家老少，才逼得孩子跳火玩，當戲子。(大有驕矜之意)那時候虧得我在旁邊兒直勸，說唱戲也是靠本事掙錢，沒什麼說不出去的，才結了。

李 這話可一恍兒又是十年的事了，這兩位老太爺老太太也都死了五六年了。可憐他們苦了一輩子，好容易兒子走了運，又等不及，死了。

王 (一仰脖子)這歸運氣。

李 (感慨系之)「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玻璃碎，」這古話兒是沒錯的……

王 (不關痛癢地笑)李二爺，你這才是「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哇。

【一陣喝采聲過去。

李 (破顏而笑)我的脾氣就是改不了，自個兒的事愁不過來，還老替別人發

愁……

王 再說人家正是走紅運的時候……

「左面通前道的門，有一張臉一現，又退了回去。」

李 誰？

王 （也隨着望出去）沒有人呀。

外面 （女人的聲音，有點兒發顫）李二爺……

李 （納悶兒）是有人……叫我嚶。

外面 （低低的聲音）李二爺，李二爺，勞你駕出來一趟。

李 （向外走）誰這時候來找我？（走近門口，向外望去，驚異地）嚶，馬大婦

兒！你怎麼啦？

外面 （聽不清楚的夾着哭泣的聲音）急死人嘔，李二爺……

李 進來說，別着急，大婦兒。

「李二哥走了出去。」

外面 不，李二爺，不……（底下便唧唧噥噥地聽不清楚）

「李二哥又走進來。」

李 （向外面）進來，大婦兒，進來說，不要緊的，沒有外人……

馬 〔馬大嫗兒畏縮地跟了進來。急死人嘔！真急死人嘔……（說着話，淚珠兒就滾了下來）

〔屋裏罩上了一層愁霧，馬大嫗就是愁海裏的根芽。

〔聽說古時候有所謂「葛天氏之民」，一天到晚過着無愁無慮的日子，幸福，快樂。常是後世人理想生活的準繩，馬大嫗的生活庶幾近之，然而只是庶幾近之而已，就是說並不完全一樣。

〔馬大嫗一向也是沒愁沒慮的，尤其是沒有快樂。馬大嫗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葛天氏」生活的昇華呢？

〔我不知道馬大嫗能不能代表最苦的人羣，她生下地來就受貧窮，不知道何謂幸福，何謂快樂，也從來不想幸福同快樂。因為她從來也沒有接觸過幸福的邊緣，自然也就不知道何謂受苦，又從何而知道自己乃是不幸的人。

〔爲了過日子而活着，無所謂而生，又無所謂而死；不怨天，不尤人，無悔恨，無希求；馬大嫗就是那無數被生活折磨得成了麻木的人羣中的一個。

〔馬大嫗五十上下年紀，囚首垢面，衣衫襤褸，如今卻正在焦慮之中，因為她雖然麻木，卻還保留一樣最可寶貴的本能，就是愛，親子之愛。

李 怎麼啦？你說呀！怎麼啦？

馬 我們二傻子……（哽咽着）抓走了……捐起來了……

李 二老弟？怎麼會？

馬 怨他自己個兒啊，昨兒個晚不躺兒，他趕車回家，鑽被窩兒裏，都睡了。誰知道接壁兒牛大嫂的兒子德祿來找他，說今天多掙了幾吊錢，非拉他出去喝酒不可；我瞧他們挺高興的，也就沒攔着，誰知道一宿也沒回家。一大早兒出去打聽，才知道他們闖了禍……（淚隨聲下）讓人家給捐起來了……

李 闖了什麼禍呢？

馬 你知道，我這孩子就不能喝酒，三杯下肚兒，就醉得個迷迷糊糊。出門讓冷風一吹，倆人恍恍惚惚，不知怎麼就恍到牛犄角胡同去了，醉得受不得，倒在一家大門底下就睡着了。趕好巡夜的老爺們打那兒過，德祿醉得輕點兒，爬起來就跑，剩下二傻子稀裏胡塗不知道跟人家老爺們說了些子什麼，還把人家老爺們打了，後來就給帶走了……

李 帶到那兒去了呢！你見着他沒有？

馬 我跑了一天哪！求人，打聽，到天黑了才知道就捐在牛犄角胡同口兒上的什麼「拘留所」裏頭，又求了人，借了十吊錢，才見着他，可憐這孩子只捐了一天就不成個樣子了。他挨了打！老爺們說他深更半夜待在人家大公館門口兒，叫他走，他不走，還打人，準是沒安好心，「非奸即盜」！你可想

想……就憑二傻子，你可說……

李 這是打那兒說起！這是打那兒說起！

〔王新貴輕蔑地斜了一眼，走向木炕上睡了下來。

〔前臺又傳來一陣彩聲。

馬 可是這就得求求魏老板了，二傻子說他醉倒的地方正是法院院長蘇大人家。

魏老板跟蘇大人有交情，要是能求得動蘇大人說一句話，他就能放出來了。

李 那你放心罷，你來巧了，蘇大人正在前臺聽戲，說不定呆會兒就要到後臺來呢！

馬 (驚喜) 謝天謝地！謝謝你！求求魏老板給我說說情吧！我今天找了魏老板三趟了。

李 你是到家裏去找的？

馬 是。

李 他今兒個一天有五處飯局，一清早就出來了沒回去。

馬 是啊，我知道魏老板忙。我真是過意不去喲！咳……你知道我靠着這孩子掙

錢喫飯呀，他要是……

李 你別急，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坐坐歇會兒。

馬 不，不，李二爺，我能見見魏老板嗎？

李 老板現在正在臺上，你坐在這兒等等他，還有半個鐘頭就散戲了。

馬 那這麼也好；我在大門口兒待會兒，過會兒再來，牛大嫂子也在門口兒等呢。他們德祿昨兒晚上也是一宿沒回家；八成兒是看見我們二傻子叫老爺們抓走；嚇得他也不知跑那兒去了。牛大嫂子也是急得不知怎麼好，他那個瞎了眼睛的老伴兒也在家裏急得直轉磨呀！

李 好，那你待會兒再來也好，我先跟老板說，你儘管放心就是了。

馬 (請安) 謝謝你啦，謝謝你啦。(向外走，擦眼淚) 這些孩子呀！年紀小，楞頭兒青，就會在外頭攪漏子闖禍，那兒知道做父母的心疼嘔！

李 (跟着送出去) 您放心，您放心。

〔兩人出了通甬道的門。〕

外面 (馬的聲音) 過半個鐘頭，是不是？李二爺？

外面 (李的聲音) 是，還有半點鐘。過道兒黑，你走好了。

外面 (馬的聲音) 我摸着走，看得見，謝謝……(聲遠)

〔李二哥又走回來。〕

李 咳，這年頭沒有好人走路的份兒嘍！



王（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活着本來就是這麼回事。  
「李二哥低頭坐下。」

王 這是誰？

李 我們的街坊，馬大奶奶。（感歎）受苦的人嘔。

王 說起你們老板，我倒想打聽打聽，十幾年不見了，不知道他脾氣改了沒有？

李 你說什麼脾氣？

王 比方說吧：人老實，愛哭，也愛幫幫人家的忙。

李（微笑）長這麼大了，還愛哭？可是老實，愛幫忙，那是改不了的，我就敢說，馬大奶奶的兒子，我們老板準能幫忙給救出來。

王（笑）好人哪，（伸一個懶腰）我託他的事，不知道給我辦了沒有？

李 是我們老板讓你今兒晚上到後臺來的？

王 是啊，前天見着他，他沒說什麼，就叫我今兒晚上到這兒來。

李 那就是成功了，今兒準有喜信兒。

王 不知道給我找個什麼事情，千萬別又是在外頭跑街的事，這十幾年可給我跑傷了，我真想過過安靜日子了，（不自然地笑）這也是我老不成材，混了半輩子的了，倒過來還得找小兄弟幫忙。

李 你這是……

「話猶未了，有人來，李二哥本已覺得難以措辭，就勢住口不說。」

「陳祥自通甬道的門進。」

陳 （笑嘻嘻地）嘿！

「陳祥二十歲左右的年紀。」

「陳祥是個學生，出身富厚之家，自幼嬌生慣養，正是愛玩的時候，那兒有耐心煩兒念得下書去，雖然是個學生，其實十天裏沒有五天摸書本兒。」

「問到他過去的十幾年都幹了些什麼，他也許倒記不起來。大概是能說能跑之後，就喜歡放炮，放風箏，跳房子，再大一點就開始交朋友，然後再跟朋友打架；後來就愛看武俠小說，也學學劍仙俠客之流，在家裏掄鎗耍棍；過年的時候，玩玩推牌九，押寶。到如今他又改了趣味，好聽戲，就變了戲迷，而且還捧起戲子來；每天來聽魏蓮生的戲，上場下場，一律怪聲叫好；人也是前臺後臺亂鑽。」

「這渾小子陳祥一進門，順手抄起牆上靠着的一支花槍，幌了過來。喲，陳先生，可有幾天不見啦。」

沒法子，跑不出來，學堂裏考書。

（敷衍地）唔，考書。

陳 足足兒地考了五天，這回可真「烤糊」了。

李 可該散散心了。你在前臺聽戲來着。

陳 對了，我坐在第四排，等會兒還有兩個朋友想到後臺來玩。

李 好呀。我們老板就快下場了，你坐坐等他。

陳 (向外走) 等他下了臺，我再來。

李 你好走。

「陳祥在門口掄起花槍，耍一個「下場亮相」，然後把那槍扔在牆角，揚長而去。」

王 (斜着眼睛) 這是幹嗎的？

李 我們老板的朋友。

王 捧角兒的？

李 (點點頭) ……

王 還是個學生？

李 是啊。

王 (一撇嘴) 別他媽的丟人了，「七十二行不學，專學討人嫌！」這也配叫學生！

「前臺一陣采聲，如春雷大震。」

李 (站起來) 蓮生…… (急改口) 老板要下場了。

怎麼？戲散了？

李 王

（走向牆上掛戲衣處）還有一場戲，要換衣裳。

【李二哥把牆上掛的一件紅緞子斗篷同一個馬鞭子拿在手裏，剛走到屋子當中站好。

【「呼」地一聲，通舞臺的門簾子掀開，一個戲裝的美人飄然入室。

王

（從炕上翻身下來）老三！

魏

（一笑）你來啦。

【名角兒畢竟不凡，魏三兒身上就像是帶着一陣風，一片迷人的光采。

【說來奇怪，天下就有人能够違背了造物的意旨，變更格調，強分陰陽，百鍊之鋼化為繞指柔，把男人塗脂抹粉，硬裝成女的，一些人也就見怪不怪，積非成是，甚至於會覺得男人裝成的女人更像女人些。

【魏蓮生已經習慣了他的這種生活，能眉挑，能目語，行動言笑之間不知不覺忘記了自已還是個男人。

【魏蓮生現在正是春風得意，在紅氍毹上展放萬道光芒，如麗日常午，明星在天，贏得多少欣羨同讚美。

【然而那欣羨，那讚美，值得什麼呢？如同一塊美玉長埋在泥沙裏，被泥沙封住，掩住了固有的光采；但是美玉究竟是美玉，只待一番沖洗，一番提鍊，便能返璞歸真，顯出本來面目。

「罪惡知道它自己是最醜惡的，所以它時常是穿着最美麗的衣裳，所以那掩蔽在美玉外面的泥沙，是異樣璀璨奪目的顏色；魏蓮生天生成功了名角，常被阿諛淫靡的人物所包圍，他就習於那些阿諛，那些浮華。至於他那良善的天性所表現的，就只是藉着那些阿諛者的力量，作些廉價的慈悲。」

「他忠人之事，急人之難，愛聽些受恩者的恭維，雖不見得樂此不倦，卻已習以為常。」

「人苦不自知，魏蓮生立下願心，想普救眾生，然而他竟想不到救自己。」

王 (諂媚地) 是啊！聽你老弟吩咐，來了半天啦。

【李二哥把斗篷給蓮生按上。

魏 (轉身對桌上的鏡子，整理頭飾) 沒有在前臺聽戲？

王 (趨前) 來晚了點兒，人太多了，擠不上，坐在這兒，聽聽前臺叫好兒的聲音，也就算過了吧。

李 (撲哧一笑) 你還是那麼能說笑話。

王 不成嘍。「一事無成兩鬢斑」。你這老哥哥也就只有指着說笑話過日子了。

魏 (轉過身來) 二哥，(摸摸鬚角) 這朵花兒掉了。

「李二哥開開小箱子，取出一朵花來給他別上。蓮生又轉身去照了照鏡子，再回身來。」

王 怎麼樣？老三，我的事情？

魏 說妥了。

王 (追問) 那兒的事?

魏 法院蘇弘基蘇院長家裏缺一個管事的，要找人，我就薦了您去。

王 (作了一個大揖) 老弟，你趕明兒還得紅，還得了不起。我交朋友交了一輩子，今兒才算真交着了好人。

魏 您還客氣。

王 不是客氣呀，你好心有好報，我忘不了你

魏 蘇院長正在前臺聽戲呢，一會兒就得到這兒來……

李 (把馬鞭子交給他) 您該上場了。

〔魏蓮生接過馬鞭子，往舞臺門走。〕

王 (追上一步) 我是不是就在這兒等着見他?

魏 (又走回來) 您在這兒等着，一會兒我給引見。

王 (看看自己的衣裳) 我就這樣兒就成?

魏 (一笑) 這麼漂亮乾淨還不成!

王 (手摸着腦袋，掩不住高興) 拿我開心。

〔通舞臺的門帘子掀開，一個臉上畫着豆腐塊兒的小丑露出上半身來。〕

小丑 (在低着聲音) 嘿! 上場了，魏老板!

魏 (皺眉，任性地) 來啦！

小丑 (一縱下階) 「來啦」？誤場啦！我的姑奶奶。

魏 胡扯什麼，你？(舉起馬鞭子照小丑的頭上就是一下) 誤了場活該！

小丑 (縮脖子) 得啦，得啦。

「小丑做個身段，一把抓住蓮生，跑出門去。」

「李二哥眼望着通舞臺的門呆立不動。」

王 李二爺，還有多半天散戲？

李 就這一場了，一會兒就完。

「兩人都坐下。」

王 想不到我會到蘇弘基家裏當差使去了。

李 您說的要清靜清靜。

王 (高興地) 是啊，真是「姓何的嫁給姓鄭的了」，「正合適」(鄭何氏的諧

音)。蓮生這件事辦得不錯。夠朋友。

李 可是也許頭一天您就得趕上一場熱鬧。

王 什麼熱鬧？

李 蘇大人明天過四十歲生日，在牛犄角胡同公館裏作壽，唱堂會，還有我們老

板的戲呢！

王 真的？（臉上閃過一道異樣的光）

李 可不是。唱「尼姑思凡」，蘇老太太特別點的，是我們老板向來不唱的戲。

王 （心不在焉）好哇，明兒還有好戲聽。

李 是名角兒都有，大軸子是全體名角兒一齊上臺的龍鳳呈祥。總得唱到天亮才散。

王 （點頭）眼福不淺，這回我真是該轉運了……蘇弘基（急改口）蘇大人家裏目下有多少人哪？

李 好大的一家子人：老太太，太太，大姨奶奶，二姨奶奶，三姨奶奶去年死了，今年過年的時候，又接了一位四姨奶奶。還有三位少爺兩位小姐，頂大的少爺今年十六歲了。

王 三位姨奶奶……您知道這三位姨奶奶那一位頂得寵呀？

李 那還用說，當然是頂小的。

王 （低聲）什麼出身？

李 班子裏的。

王 （微微一笑）……



李 聽說是大家出身，很讀過點兒書呢。我見過兩面，人倒是挺和氣，挺好的；一點兒習氣都沒有。嘔！現在就跟蘇院長在一塊兒聽戲吶。

王 （精神一振）是嗎？

〔沈默片刻。〕

〔前臺又有采聲傳來。〕

王 （噓了一口氣）李二爺，您不怪我發牢騷吧？其實蘇弘基又稱個什麼呢！十年前他還沒得意的時候，窮得比我現在好不了多少，我那時候跟他住得就隔一道街，有時候在街上碰見，還不是稱兄道弟的，可是如今……

李 （同情地）咱們認命吧！這有什麼法子呢？

王 其實他怎麼鬧起來的……您知道不？

李 （搖搖頭）……

王 （湊向前去，壓低了聲音）私販鴉片！這就是殺頭的罪名！

李 本來嚟，「人不發橫財不富」嘔。

王 （怨憤地）可是他就是當朝一品的大官兒！大官兒，大官兒還不就是他媽的

強盜！

李 輕點兒聲音！

王

（哈哈大笑）這本帳別人不知道，可是我肚子裏清楚！我就敢說；他見了我的面，就不能跟我甩架子。我認得他！他唬不住我！他跟我充不起來！他……

李

（忽然站起來，搖手）他來了！

〔王新貴馬上住口不說，狼狽地背過身去。

〔蘇弘基同徐輔成一前一後從過道的門走進來。

李

（恭恭敬敬地）蘇大人，您來啦。

〔蘇弘基大模大樣地點點頭。

李

您這邊兒坐。

蘇

（對徐輔成一伸手，指炕）這兒坐。

徐

（有音無字）唔唔唔……

〔兩人各坐了炕的一邊。

〔所謂大官，所謂法院院長——這名稱或者尙待斟酌，然而意思不錯的——蘇弘基，是四十上下的壯年人，一身綾羅綢緞，襯出他「炙手可熱勢絕倫」。他行路時高視闊步，旁若無人，坐在椅子上時，懶懶地蜷成一堆；與人談話時，發出不必要的大笑，氣餒之盛，可見得官運甚旺，正是「英雄得志之秋」。

〔王新貴所說的話或許不是嚮壁虛造，然而也八成兒靠不住；他把蘇弘基說成了出身貧賤，多份是爲了出他那口虛榮的心中悶氣。蘇弘基可能是當年窮光蛋，如今赤手成家；

也可能是宦門之後，曾經一度家道中落，現在又時來運轉；也可能是王新貴完全胡說八道，蘇弘基根本是襲先人餘蔭，所以官高顯爵。其實呢，所謂「大官」也者，自古有之，本不自今日始；世人亦自古相傳，皆以官高爲貴，錢多爲富，那勢力也早就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蘇弘基又何嘗能够跳出這圈子，那末他當年的如何如何，我們正大可不必管他。

「他這官是用什麼法子得來的，就不必說了，現在的情形是執法犯法，多麼便當的事，蘇弘基安得不神氣？怎地不發財？」

「另外一個陌生人是蘇弘基的朋友叫作徐輔成，亦是當今貴官之一，年紀三十來歲；大概是作官未久，尙有幾分率真之氣，比蘇弘基要略爲拘謹些，安靜些，實際上這些人真乃「一丘之貉」，其間相差也不過百步與五十步的分別。」

蘇（咳嗽一聲從袖子裏拿出塊白手絹擦擦嘴）輔成兄，這兒沒來過吧？

徐（欠身）是的，第一次。

李（送上兩杯茶）您喝茶。

蘇弘基點點頭。

王新貴走到牆角處找張凳子坐下。

王新貴一直不回頭。

前臺一片采聲過去。

蘇 這時候來剛剛好，等散了戲，那些人往外一擠，就走不過來了。

徐 唔。

蘇 蓮生馬上就下臺，我們等不到幾分鐘的功夫。

「又一陣采聲。」

蘇 怎麼樣？輔成兄，你這不常聽戲的人，對今天的戲還覺得有點兒意思嗎？

徐 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還不大很懂。

蘇 （略有些窘）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我初初聽戲的時候，也不免如此。然而漸漸就習慣了，就上癮了，就「一日不可無此君」了。

徐 （半開玩笑）「此君」就是指的魏蓮生嗎？

蘇 （哈哈大笑）我馬上介紹他見你，此人不但多才多藝，而且溫文爾雅，（豎起大姆指）稱得起是風塵中一個人物！

徐 所謂「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是不錯的，加上老兄的眼力……

蘇 （得意非凡）豈敢，豈敢……

「又一陣驚天動地的采聲。」

「一陣鑼鼓之後，散戲的「鎖啞」吹着「昆聲」的調子。」

蘇 (站起身來，走向舞臺的門去) 來了，來了。

〔門帘一掀，魏蓮生跑下階來，停在蘇弘基面前。〕

蘇 蓮生！

魏 (喘息未定) 蘇院長！(順手將馬鞭遞給李二哥)

蘇 (親睦地) 蓮生。來，我給你……(引向徐輔成) 這位是徐大人，剛放的天南鹽運使。(向徐) 這是魏蓮生，魏老板。

徐 (矜持地微笑點頭) 久仰，魏老板。

魏 (拱手) 徐大人，您多捧場。(解下身上穿的斗篷) 您坐，請坐。

〔李二哥忙將斗篷接過去。〕

〔徐輔成回原處坐好。〕

〔魏蓮生到化裝桌前，對着桌上的鏡子下裝；李二哥幫他卸下頭飾，一件件放到一個小錦緞匣子裏去。蘇弘基就站在他身旁看下裝。〕

魏 (轉過頭來) 您早來了？

蘇 來了正趕上你的戲。(指徐) 徐大人還有三五天就要動身赴任，今天還是頭一回聽你的戲呢。

〔魏蓮生轉向徐輔成一笑。〕

徐 我是個大外行，門外漢，可是真覺得魏老板唱得好，這次頭一回聽魏老板的戲，可惜也許也就是末一回。我沒幾天就要走了。

蘇 不哇！明天還可以聽一次。

徐 嘖，明天在府上。

魏 又同過頭來）是啊！明兒個晚上，我們給蘇大人上壽。

蘇 那裏，那裏，不敢言壽，大家聚聚；不過輔成兄，明天蓮生唱尼姑思凡，真是一齣好戲。

徐 （點頭）有名的，有名的，一定洗耳恭聽。

蘇 （拍着蓮生肩膀）這麼樣：現在你下裝；我同徐大人先走一步，在冷紅樓等你，大家喫談談。（看錶）現在還早，只有十二點鐘。（要走）

魏 （站起身來）您慢走一步。（向王新貴）我給你引見。這是蘇院長。

王 （躬身垂手，請了個安）院長。

蘇 蘇弘基表示的是大官兒的派頭，兩眼茫然看着他們兩個，似乎是不明白怎麼回事。不是跟您說過了，我給您找了一個管事的？

魏 「明白過來」）噢！好的，好的，你姓什麼？

王 （恭謹地）姓王。

蘇 呀。可以。正好明天我公館裏有事，你一早就到公館裏來，你認識不？牛犄角胡同……

王 (肅立不動) 認識。

蘇 是的，是的，蓮生可以告訴你。(向蓮生點點頭)就這麼好了，你下了裝就來。我們還到前面去找尊夫人嗎？

徐 四小妾呀。不要去找她了，我已經告訴她，叫她散了戲自己回去，好在有蘭兒陪着，還有她自己的馬車。

徐 噢，噢。

蘇 蓮生，我告訴你，玉春要跟你學戲。

魏 四奶奶也要學戲？

蘇 她讓我跟你說的。

魏 就怕我教不好。

蘇 咳！太太奶奶們能學得好什麼？(打個哈哈)吵得兇罷了，還不就是那麼回事。輔成兒，走吧。蓮生，等你呀，你就來。

魏 是，您好走。

「王新貴向門旁一站，送行，已經有「家人」的樣子。」

徐 (已經向外走，又回身打個招呼) 一會兒見。

〔徐輔成蘇弘基走出了通外面的門。〕

〔李二哥忙着幫蓮生下裝。〕

王 (走過來) 老三，這回我也不跟你說謝謝什麼的了。這也不是謝謝就完得了的，(感激涕零的樣子) 一句話……咳，我這輩子忘不了你就是了。

魏 您說到那兒去了，(心裏高興) 時候也趕巧了，明兒個正好是蘇大人做壽。頭一天把事做好了，中了他的意，往後就好辦了。

王 老弟，你真是好人……

〔陳祥由外面走進來。身後跟着兩位年輕小姐，一位是章小姐，另一位是俞小姐。〕

陳 蓮生，辛苦了。

魏 陳先生。

陳 蓮生，我給你介紹，(指章小姐) 這章小姐，(指俞小姐) 俞小姐。

〔蓮生各與他們點頭爲禮。〕

魏 請坐。我們這兒真是又髒又亂。

〔兩位小姐相對一望，笑了起來。〕

〔這兩位小姐是戲迷，除了學堂讀書，闔房針指之外，就好的個聽戲，她們還不能十分



「開通」，見了普通的男人，尙不免有點「避之如狼虎」的感覺，然而對於戲臺上的魏蓮生等等都心嚮往之，不能自己。

「她們常瞞着家裏的人偷偷出來聽戲，每當她們所喜歡的名角兒上臺的時候，往往就一陣輕輕的臉紅，一陣輕輕的心跳，不自覺地會微微俯一下頭，眼光移向下面，好像是怕那臺上的人看穿心裏的祕密。」

「每一回戲散回家，她們就不免坐在屋裏，默想那些驅逐不掉的心影，那繚繞不去的聲音；無論是一個薄嗔，一個淺笑，都能消磨她們一些靜靜的時光；那怕在睡裏，夢裏。」

「同女伴們見面的時候，常常不覺各自說出那心裏的話，自然是很含蓄的，就是最無顧忌的歡笑裏，也保持一個限度，不敢多說。自然譬如聽見別人說到魏蓮生什麼人怎麼樣咧的時候，那就非聽個明白不走。」

「她們當然很想認識那些所嚮往的人，然而還得需要一些勇氣，她們會想到認識了怎麼樣呢？第一句話該說什麼呢？」

「自己該怎麼打扮才能給人家一個美好的印象呢？」

「她們也曾經準備過一套動人的辭令，是些新鮮而聰明的語句。」

「現在可是見了魏蓮生的面了，那些好句子卻不知那兒去了。這紅絕一時的青年伶人就坐在她們面前下裝，是神奇？是美妙人？她們說不出來。」

「章小姐有點發慌，不知該怎麼好，俞小姐在盡力鎮定自己，像是一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的樣子。」

章 (掙出一句)不，不……不客氣。(臉就紅了)

陳 蓮生，章小姐是我的同學，俞小姐是我的表姐，她們都頂愛聽你的戲的。

魏 二哥，給倒兩碗茶。

〔李二哥放下收拾的東西，去倒茶。

章 不，不……(又說不上來了)

魏 (頭面都已下盡)對不住，我先洗臉。

陳 你洗，你洗，別管我們，她們就是來看你下裝的，趕明兒，還要來看你上裝呢。

〔蓮生走向臉盆處洗臉。

〔李二哥把茶放在桌上，兩位小姐向他道謝。李二哥又去整理桌上的東西。

〔章小姐把俞小姐的衣襟扯了一把，兩人又相視一笑。

〔陳祥把李二哥放在椅子上的馬鞭子拿在手裏掄着。

〔王新貴見插不上嘴，想走了。

王 老三，我先走了。

魏 (擡起頭來)好吧。明天……

王 你就不用管了，明兒個一清早我就到牛犄角胡同去，你不是也得去拜壽嗎？

魏 是。咱們明兒見。（又低頭洗臉）  
王 好，我走了。

〔王新貴從通甬道門出。〕

陳 蓮生，你聽見我給你叫好沒有？

魏 （含糊不清地）聽見了。

陳 （作了個「跨馬」的架子）一掀簾兒，你剛出來，我就給你個「碰頭好兒」。  
後來我就一連氣兒叫了八種不一樣的。

〔兩位小姐就「格兒格兒」地笑了起來。〕

陳 她們倆還叫了呢。

章 （臉羞得通紅）你！

〔俞小姐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魏 （拿手巾擦乾了臉，抹了點雪花膏，沒話找話）叫好兒倒是有個意思。

〔章小姐氣得直衝着俞小姐嗷嘴。〕

〔蓮生拿了衣架上的夾衫同背心，走到屏風後面去。〕

魏 （在屏風後面）對不住，您三位坐坐。

陳 你換你的衣裳，別管我們。

陳 李二哥已將桌上的東西同衣架上的水用髮等等，都放到小箱子裏蓋好。

陳 (將馬鞭子交給李二哥) 收起來吧？

李 (接過來) 勞駕。

李 (李二哥又將桌上擱的刀槍等等都抱起來，走出通舞臺的門去。)

章 (走過來扯一下陳祥的衣服，低聲) 陳祥！你這個死東西！

陳 (大聲) 我怎麼啦？

陳 (兩位小姐急得要命，趕緊止住了他，陳祥用手指指，蓮生正在屏風後面換衣服。)

陳 (兩位小姐各下死勁地瞪了他一眼。)

陳 蓮生，我們想特煩你唱一齣戲，成不成？

魏 成啊，你說什麼戲吧。

陳 紅拂傳。我們好些同學跟朋友都想聽你這齣戲呢。

魏 幹嗎單挑這齣戲呢？我就是這齣戲唱不好。

陳 (陳祥示意於兩位小姐，叫她們說。)

俞 (怯生生地) 魏老板唱得好。我們都愛聽這齣戲。

魏 好吧。我試一試。

俞 你說，什麼時候能唱呢？

魏 還得排排才行，今兒個初三，五天，初八晚上唱吧。

〔章小姐不覺高興得一跳。〕

陳 好極了，準有好些我們認識的人來聽，明天我就想法子登報去。

魏 別太過火兒吧，唱砸了怪丟人的。

俞 說那兒的話，魏老板那麼客氣。

陳 蓮生，我們就常這麼說你，說你就是這點兒頂好：「不驕傲」，這樣兒頂好了。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是心平氣和，待人和氣；越是半瓶子醋，越是幌蕩得厲害……（咽了口唾沫）這種半瓶子醋呀，就好死了也有限！

〔馬大嬸從外面走了進來。〕

〔一進來看見屋裏儘是生人就站住了。〕

陳 （厲聲）幹嗎的！

馬 （嚇住了）我……我

陳 （大喝）說呀！來幹什麼的！

馬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不……（轉身走了出去）不，不幹什麼！

〔馬大嬸嚇得落荒而走。〕

陳 （目逆送之）什麼東西！

魏 誰呀？

陳 一個窮老婆子。（得意地）溜門兒賊，我一看就知道她沒安好心，想瞧瞧沒人就順手撈幾樣兒走，幸虧我們在這兒。

魏 （扣好了衣服走到穿衣鏡前照一照）是啊，後臺人雜。

俞 以後真得留神哪！門還是常關着點兒好。

〔章小姐真個去把甬道的門關上了。〕

〔李二哥從舞臺門走進來。〕

陳 蓉生，剛才來了一個溜門兒的，想偷東西，讓我給罵跑了。要不瞧她歲數大了，我抓過來就給揍了。

李 真謝謝您啦。

陳 所以我們就把門關上了，往後，這門兒還是常關着點兒好。

李 對了，對了。

〔李二哥到屏風後面把蓮生換下來的戲衣拿出來放在炕上摺。〕

〔蓮生把衣架上的絲圍巾拿下來，對着穿衣鏡，圍在脖子上。〕

〔兩位小姐向陳祥示意。〕

陳 蓮生，明天下午有功夫沒有？

魏 有什麼事？

陳 我們想約你一塊兒照戲裝像去。

魏 （不由得微微皺眉）明天恐不成。

陳 你沒空？

魏 明天法院蘇院長在家裏作壽，有堂會。

陳 那就改後天。

魏 （搖搖頭）嘖……（從桌上拿起一疊請客帖晃了晃，一半眩耀一半厭惡地）

你看，那兒有功夫？

陳 （目視兩位小姐）……怎麼辦？那就再說吧。

魏 （怕得罪了人）反正我一得空就成。

陳 那好，等我再來約你。

章 （扯陳祥衣角，向門外嗽嘴）……

陳 好，我們走了。

〔三人欲行。〕

魏 章小姐，俞小姐，我們這兒沒有好招待，真是過意不去。

俞 我們打攪這半天，才真過意不去哪。

〔章小姐在後面捶了俞小姐一下，暗示欽佩之意。〕

陳 咳！這麼客氣，再見，再見。

〔三人拉開門走了出去。〕

魏 (站在門口，躬身為禮) 好走，我不送了。

〔李二哥已將所有戲衣摺好，用一塊藍花包袱包起來。〕

魏 (走回來) 咳……(手扶着頭，煩躁地) 真磨死人！

李 (像個大哥哥似地) 別這麼說啊，人總是一片好心。

魏 好心……(啼笑皆非) 可真叫人受不了。

李 (看着蓮生的神色，關心地) 你累了，早點兒歇歇。

魏 不行啊，蘇大人在冷紅樓等我宵夜呢。

〔李二哥憐憫地望着他不響。〕

魏 (呆立半晌)……我走了。(向外走，)

李 (止住他) 你得等會兒，馬大嬸兒要來找你呢。

魏 (訝然) 馬大嬸兒？找我幹嗎？

李 二傻子叫巡街的給抓走了，給拘起來，要我跟你跟蘇大人說情放出來。



魏 怎麼跟蘇大人說情？

李 是夜裏喫醉了酒，睡在蘇大人家門口兒，叫巡夜的給抓走的。現在就拘在牛犄角胡同的「拘留所」裏。

魏 那去找警察所陳所長說說就行了，蘇大人說不定還不知道呢。

李 只要你看怎麼辦好了。

魏 她還不來，我得走了……

「陳祥忽然又跑回來。

魏 咳？陳先生？

陳 （抓住蓮生，喘息未定）蓮生……我問你。

魏 什麼？

陳 你明天在蘇家的堂會，唱什麼戲？

魏 （不起勁）尼姑思凡。

陳 我們沒聽過你這齣戲，想聽。

魏 真是「打鴨子上架」，我不能唱崑腔，蘇老太太楞要點這個，沒法子。

陳 我們想聽，怎麼辦呢？

魏 就去聽好了。

陳 我們怕進不去。

魏 作壽嗎，總該進得去的。

陳 要是不讓進去，找你成不成？

魏 可以，可以。

陳 蘇公館是不是在牛犄角胡同？

魏 對了，牛犄角胡同西口兒裏頭頂大的那個大紅門就是。

陳 好，明天見，她們還在門口兒等我呢。

魏 明天見。

〔陳祥返身疾下，剛走出門。〕

陳 (在門外) 誰！(怒喝) 你！你又來了！你來找死嗎？

〔馬大嬸兒在門外。〕

馬 我……我找魏老板。

陳 你也找魏老板？

〔蓮生趕出去，正碰着陳祥退了進來，馬大嬸也跟進來。〕

陳 蓮生，看就是她，剛才就差點兒偷了東西走，現在又……

魏 不是，您鬧錯了，這是我的街坊馬大嬸兒，找我有事的。

馬 魏老板，救救我吧！

陳 （呆了半天）那……（大為無趣）那我走了。

「陳祥急忙走了。」

馬 魏老板，我，我找了您四趟了，我真……（哭了起來）

魏 別急，別急，馬大嬸兒，您坐坐，歇一會兒，慢慢兒說。

李 蓮生，我先走了。（向馬大嬸）大嬸，您別着急，二兄弟的事，有法子辦，我跟蓮生都說過了。（一手提箱子，一手提衣包）大嬸兒，我家離得遠，得先走一步了。

馬 您別張羅。您先走吧。

「李二哥放下了箱子，去炕几上拿起那頂瓜皮帽戴在頭上，重提起箱子，走出門去了。」

馬 魏老板，這回您說什麼也得幫我窮老婆子的忙，您知道，二傻子要是出不來，我也就活不成了。

魏 您先坐下。

「馬坐凳上。」

魏 您管放心，我包他明天準出來。這是儘那天的事？

馬 就是昨兒晚上的事呀，可就這一天功夫，我那孩子已經不像樣子嘍 聽李二

爺說，蘇大人今兒晚上來聽戲的。您給我說一句話，放了我們孩子出來，我這輩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

魏 (有點驕傲的樣子) 我一會兒還得見着蘇院長，他現在正在冷紅樓等我宵夜  
啊。

馬 (驚喜地) 那敢情好了，(站起來) 您就去嗎？

魏 (點點頭) 不過，就是不找蘇院長也成。

馬 那找誰呢？

魏 警察所的陳廳長呢，我也是熟朋友。(思索一下) 其實這種小事情都犯不上  
求他。

馬 (迷惘地) 小事情？

魏 是啊，這種事情他查都懶得查的。

馬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魏 呵！想起來了，牛犄角胡同歸第五區署管，那劉署長認識我，等明兒早上跟  
他一說，馬上就能放出來。

馬 (完全放了心) 那就……(請下安去) 真謝謝您了……

魏 這就叫「現官不如現管」，這種事情找大官不如找小官來得便當得多。(看

見馬大爺請安) 喲，您這是怎麼啦？

馬 善心有善報，老天爺保佑魏老板開年娶個好媳婦兒，多子多孫，添福添壽，升官發財。

魏 大爺兒，我不是作官的，升的什麼官兒啊？

馬 我瞧着就是官兒，整天兒跟官兒待在一塊兒哩。(嚴肅地) 說老實話，我就知道我來找您不白找，今兒個晌午，我頂着急的時候，就在趙瞎子那兒起了一課，說二傻子這回事是命裏注定的跑不了。可是不要緊，有貴人星解救。您瞧，這不全應了嗎？

魏 (一笑) 趙瞎子瞎說慣了的，您就信了他。

馬 我的老天爺，怎麼是瞎說啊？這不是都說對了嗎？這回事雖說是二傻子命裏注定的，可是還是怪他啊。往後我得管着他，再也不許喝酒，出門趕車，回家睡覺，那麼大個孩子，也該明白點兒了，這回算是有貴人星解救，趕明兒要是找不着魏老板怎麼辦？趙瞎子還說我們得安分守己，二傻子要是早明白這個，也出不了這檔子事了。

魏 好吧，明天一清早我就給辦好，馬上我得去冷紅樓，蘇大人也許等急了。

馬 您快去吧。別耽誤了公事。(自言自語) 這年月還有像您這樣的好人。

魏 (要走，又止步) 大嬸兒，喫了飯了嗎？

馬 (形容慘變) 沒有，我都沒想着要喫飯。

魏 不喫飯怎麼行？我也知道您是指着二兄弟趕車掙來的錢過日子的，一天不趕車，就一天喫不上飯的。

馬 不瞞您說，我身上只剩下一吊錢，起了一個課都給了趙瞎子了。

魏 我說是不是。(從身上掏出幾塊錢來) 拿去用吧，喫飯比什麼都要緊，大嬸又是上了歲數的人。

馬 (萬萬想不到) 這……這……這怎麼行！(兩手縮在背後) 我不能……

魏 拿着吧。還客氣嗎？

馬 (接過那錢，攥得緊緊地) 魏老板……(再也說不出話來)

魏 去吧。回去吧。回去歇歇吧。

馬 (感激涕零) 魏老板，賣了我這一副老骨頭也報不了您的大恩呀，魏老板。

魏 不說啦。不說啦。

馬 那我就回去等信兒。

魏 好。

馬 (又請一個安) 魏老板。

魏 別再難過了。

〔馬大嬸走出門去。〕

魏 (站在門前送她) 大嬸兒，您真別跟我客氣，您是看着我長大的，其實您還是管我叫「小蓮兒」頂好，老是魏老板魏老板的，倒顯着生分了。

馬 (在門外) 魏老板，您這是怎麼說啊！

〔馬大嬸兒走了。〕

〔蓮生回到屋子裏，四面看一看：他是多麼愉快，多麼滿足。〕

〔他本該馬上到冷紅樓去，然而現在反而有點沈不住氣；他安於這屋子裏的空氣，如此宜人，合度，覺得不能馬上離開。〕

〔他走到穿衣鏡前站好，看一看鏡子裏自己的身影，像是發着有「神異」的光。〕

〔是那裏傳來一陣簫管——〕

魏 (拿下鏡架上掛着的拂塵，對着鏡子做着唱起來)「昔日有個木蓮僧，救母親

臨地獄門，借問靈山多少路？十萬八千有餘零。……南無佛阿彌陀佛……」

〔身後有人噗哧一笑。〕

〔稍偏一點身子，他馬上看見鏡子裏多了一個人。〕

〔蓮生擺着最後的一個身段，一時楞住了。〕

〔鏡子裏的那人已經掀開通舞臺門的紅簾子，在階沿上站了多時。〕

春

「那是個二十歲上下的美婦人，玉春，蘇弘基的四姨奶奶。

（笑得像一朵花）魏老板好自在。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

「我們每天會碰見無數來往的行人，除去那些大多數的貧窮的人之外，都是金玉其表，氣宇軒昂的樣子，高貴飄逸，是塵世神仙，贏得多少世人的豔羨。

「然而世界上有幾個人具有慧眼？誰能一眼看穿在華麗的外衣裏面也可能深藏着一個痛苦的靈魂。

「玉春生得正當時，一片玲瓏剔透的青春，她有一張長圓的臉盤：眉毛，鼻子，修長端正，嘴唇微彎，像一張弓；長睫毛底下的兩個大眼睛就是兩顆閃爍的明星，常在黑暗的天空裏發亮。

「那年月，人們還免不了要受命運的安排，玉春二十年的生命之頁，卻是一段愁慘辛酸的歷史，誰也不知道這妙齡的小婦人也會飽經過人海的滄桑。

「她生性聰明，感覺敏銳，那她自然就不會安於她現在的姨太太生活，豐衣足食，婢僕環列，對於她都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要待她自己去找，她在找。

「她美貌，又聰慧；然而也痛苦，也不安。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無論是形體或精神。

「玉春也具有凡人所無的痛苦，但是生身以來，卻從不在人前透露這消息。



魏 (站好，呆了半天)……四奶奶……(放下手裏的拂塵)

春 你沒想到我來。(返身掀開簾子，低聲叫)蘭兒，進來。

「玉春走下階來。」

「蘭兒跟着進來。」

蘭 (神秘地向四面一瞭)……

「蘭兒有十六七歲，是我們歷史上千古鑿稱的「俏丫環」。」

「奴才是侍候主子的，所以蘭兒總是跟着玉春形影相隨，她已經習慣了那套耳提面命，千依百順，一叫她往東，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罵雞」。

「這才是真正的「爲他人而活着」的典型，俏丫環的作用猶之乎陪襯名花的綠葉；蘭兒是沒有獨立的生命，她所知道的祇是如何供人驅使，她所想的也許不止這些了，然而從不說出去。」

「她們多半是幼年不幸，長辭了父母家人，寄人籬下。運氣好的能够安然生活，否則就會在打罵中過地獄的日子——結局也就不堪聞問——到了相當的年紀嫁一個人，或者作老爺的一個小妾，作一輩子死心塌地的奴才。」

春 你在外頭過道下等我，等我跟魏老板說幾句話。

「蘭兒點點頭，睜着兩隻亮晶晶的大眼睛，嘴角上浮一絲甜甜的笑意，一直走出通甬道的門外去了。」

「屋裏沈寂。」

「玉春用手攏了一下頭髮，又笑了起來。」

春 魏老板你真是好人。

魏 (憐於那魅力，有點迷惘) 我？

春 (咬住下嘴唇) 嘔，一個大好人。

魏 四奶奶……您是說笑話。

春 (一搖頭) 不，我從來不說笑話。(兩眼凝望)

魏 (侷促不安) 那您……

春 (豎一下大姆指) 真了不起喲！救苦救難的南海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救了人生來不算，還拿出錢來給人家喫飯。

魏 (放了點心) 那是我的一個街坊，一個窮老婆子，窮得怪可憐的；兒子又闖了禍，要是不幫他點兒忙，她就是不急死也得餓死。

春 (點點頭)，真是可憐。

魏 是吧？您也說是可憐吧？

春 可是比她可憐的人多得很呢，比方說，街上的要飯的。

魏 (說不上來) 那……

春 我知道，你要是在街上看見那些要飯的，你準給他們錢是不是？

魏 是啊，窮人是應該周濟的。

春 可是你想到過沒有？你給了他錢，讓他喫飽了中飯，可是晚飯怎麼辦？明天又怎麼過？天下有千千萬萬沒飯喫的人，你能碰見幾個？你有多少錢周濟他們？

魏 我，我……這個……

春 所以我說還有一種人比她們才更可憐得多呢。

魏 您是說什麼人？

春 （急得改口）不說了，不說了，魏老板，還是你好，頂紅的名角兒，還認識那麼多闊人呀。

魏 （漲紅了臉）我沒有說……

春 你聽着，（順手將桌上那疊請帖拿起來一張張數着）我想這裏頭就有警察所的陳所長，第五區署的劉署長，這個局長那個處長的；再搭上「我們的」蘇院長，還有我聽都沒聽過的那些大長小長們。（一下子把那疊請帖又扔回桌上）

魏 （訥訥地）那是他們常來找我……

春 是啊！魏老板，你是又有名，又有錢，又算也有勢力。你的日子一定是過得挺高興，挺如意吧？

魏 （略為不快，怔了半天）我沒這麼想過。

春 一點兒也不錯！「沒這麼想過」，那就是說你過得滿有意思。

魏 （望養玉春）……

春 哎喲！忘了「我們」院長還在等你呀，也許在冷紅樓等得發脾氣了！你該去了！

魏 （遲疑地）……不要緊……

春 「不要緊」頂好，我還要問你話呢。

魏 您？（猶豫地）您是不是？……剛才院長說……

春 院長跟你說什麼來着？

魏 院長說……我不知道是不是，說您想學戲？

春 不錯，我是要跟你學戲。

「玉春向前走一步，蓮生後退。」

春 （笑得神祕莫測）可是我剛才已經學了兩段兒了。一段兒真戲是你跟那位老太太演的，一段兒假戲，是你跟鏡子裏頭的自個兒演的。（做了一個姿式）

你瞧，我學得像不？（歪着頭）我要是常跟你在一塊兒，還得學更多的戲  
吶，信不信？

魏（不知所措）……四奶奶？

春你橫是有點發迷瞪罷？好像是說我們只不過見過兩三回，一共也沒說過六句  
話，可是這不要緊呀。這攔不住我關心你，我就覺得我們該是挺熟挺熟的朋  
友，雖說我是蘇院長的四姨奶奶，你是蘇院長頂愛捧頂喜歡的紅角兒。

魏（低頭不語）……

春你有點兒害怕，是不是？

魏（堅決起來）不。

春好。那我問你啊。你……（說着，說着，又笑了，像是有點兒難說出口，又  
有點兒慘了）

魏您只管問吧。

春那我就問了，我問你呀。你覺着過沒有？覺着你自個兒才是個頂可憐頂可憐  
的人？

魏（茫然）……沒有，我沒……覺着。

春可是我怎麼就覺着了呢？我就老覺着我天下頂可憐的人，也許就不能算人。

魏 我不信，你說到那兒去了？

春 連你算在一塊兒，我們倆差不了多少，可是照現在這麼看呀，你……

魏 我怎麼比……

春 你說是不是？

魏 我？……

春 （搶着說，手搖得「搏浪鼓兒」一樣）別說，別說，我不要你馬上跟我說。

你得回家去好好兒想想，想了一宿，你要是明白了，那你明天再來找我。

魏 明天？來找您？

春 是明天哪。明天你不是來我們家嗎？

魏 （低聲）是。

春 你上午來拜壽，下午來唱戲，是不是？

魏 （點頭）……

春 你的戲大概是十二點上場，十一點上裝，你十點來，我會叫蘭兒告訴你：我在哪兒等你。

魏 嗯。

「玉春眼望着蓮生注視不移，那兩道目光，就像是兩支火箭，射進蓮生的心裏去。」

春 (深情地) 我，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啊。

魏 (有點窘，找出一句話來) 您站累了，坐坐。

春 (不自然地笑了起來) 這時候才想起來讓我坐啊？別跟我客氣了。(退了一步) 我說得太多了。(靜一下) 你真得走了。

魏 ……不要緊……

春 我也該回去了。(可是站着不動) 別忘了，夜裏回去想想，我們是頂可憐的人，想想爲什麼頂可憐？頂可憐的不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憐的人嗎？

魏 是。

春 (笑着) 好吧？(向外面) 蘭兒！

〔蘭兒進來。〕

春 魏老板，我得罪你了，你可得多多包涵，今兒個給「我們」院長暖壽，我喝了幾杯酒。(摸着自已紅撲撲的臉) 有點兒醉了。

〔蘭兒先走出去。〕

〔玉春也向外走，回頭，飛過來一個伶俐的眼波。〕

〔蓮生有點發迷，像在做夢，呆在屋子中間不知怎麼好……〕

〔幕下。〕

## 第二幕

人物：玉春

蘭兒

蘇弘基

徐輔成

王新貴

魏蓮生

第二天晚上，九點多鐘。

所謂「牛犄角胡同蘇院長公館」裏的一間「金屋」。金屋不宜大，所以這是一間很溫暖清靜的小屋子。金屋當然是用作藏嬌的，蘇院長卻自己美其名曰「內書房」。

從左面數起，一個門——出了這個門，可以走到隔壁的另一間屋裏去，或者下樓到花園去——門上掛着大紅緞門窗簾，繡的是五彩的麻姑獻壽。門左旁是紅木的八仙桌同太師椅。正面放一張福建漆嵌金花的琴桌。左面有一張楠木書架，連着擺一張雕鏤甚精的書案，一張寶座似的椅子。四下散放三五隻磁鼓凳，顏色鮮明，閃閃發亮。



琴桌上面置兩座盆景：一些文竹，天冬草，鐵線草及長着青苔的小玲瓏山石之類。

書桌上擺着文房四寶。

書架上滿裝着書，一函一函的堆得非常整齊，像是從來也不會啓過封的樣子。

屋裏還有字畫來點綴那新綠色的牆壁，字小，看不清楚，畫上半是美人。

正面牆上，一排長窗，用白紙裱糊的藍花的窗格子，窗子支開了兩扇，讓夜空氣徐徐度入，窗外有枝影橫斜，是海棠花開得正盛，一球一球地直想伸進屋來。

窗外是後花園，春暖花開的季節，翠星在天，璀璨明滅，花香樹色，織成春夜的奇景。

八仙桌上，一對龍鳳蠟燭燃得正好，紅紅的火焰照得滿屋子喜氣洋洋的，桌上另有精美的茶具，紙煙匣，菓盤子。

椅子上都蓋着紅繡花椅披，磁鼓凳上也都放着紅緞墊子。

屋當中掛着的那盞紗燈，沒有點亮，讓那些紅燭，紅窗帘，紅椅披，紅墊子在屋子裏蕩漾起一片紅光。

玉春穿一身新衣袴，白軟緞上繡着小紅花朵，白緞子繡花鞋，臉上濃妝豔抹，頭上戴着花，亮晶晶的耳環子，抹得鮮紅的嘴唇，紅白相間的面頰。

她臉上浮一層淡淡的微笑，淡淡的憂鬱，淡淡的夢也似的微醉。此時她用手支頤，倚在桌上，望着微微顫動的燭焰出神，紅色的燭光正照在她紅紅的臉上。

蘭兒也穿了新衣，戴了花，似乎也平添幾分喜氣；背對着她的主人也坐在一張凳子上，低了頭想心事。

靜靜的過了半晌。

春 (輕輕叫) 蘭兒。

「蘭兒沒聽見。」

春 (回過頭來，放大聲音) 蘭兒！

「蘭兒一驚，這回是聽見了，然而故意裝聽不見。」

春 (站起來) 蘭兒！

(徐徐轉過臉來) 幹嗎？

春 (帶笑帶罵) 你這個死鬼，裝聽不見！過來！

蘭 有事說好了，過來幹什麼？

(揚起眉毛) 你過來不？(舉一舉拳頭) 我搥你！

蘭 (懶洋洋的走過來) 過來了，有什麼事？

春 (上下打量她半天) 你這個壞東西，一個人出神，你在那兒想什麼？

蘭 我們做奴才的，只知道安份守己的過日子，那兒還敢想什麼喲？

春 恨死你！

蘭 鬼也不相信，你四奶奶會恨我們一個丫頭。

春 (抓住蘭兒的手) 好孩子，我怎麼敢恨你呢？我還有事情要求你呢。

蘭 蘭兒是供四奶奶使喚的，那兒說得上「求」字！

春 (向門外嗽一嗽嘴) 你去一趟。

蘭 什麼？

春 我叫你去一趟。

蘭 到那兒去？

春 前頭，唱戲的地方。

蘭 去幹什麼？

春 (瞪了蘭兒好半天) 你裝傻。

蘭 哎喲！這真冤枉死人了；叫我們去，又不說上那兒去，說了上那兒去，又不說是幹什麼去，還說我們裝傻，(要走) 我們找個人評評這個理去。

春 (抓緊她) 你敢走！

蘭 哼！我是得走。沒那麼不講理的。

春 (央求) 哎喲！別鬧了。我求求你。

蘭 我還當四奶奶要搥我呢。

春 你聽我說……

「蘭兒不理。」

春 (真惱了) 好! (放開手, 坐下)

蘭 (笑起來) 四奶奶。

春 (揮手) 你那邊兒去! 別理我!

蘭 我鬧着玩的, 你就真急了。

春 誰跟你鬧着玩兒!

蘭 叫我去到前邊兒幹嗎? 您說罷, 我馬上去。

春 你真忘了我給你幫過多少忙了。趕明兒小六兒來了, 我不許你見他。

蘭 (馬上收住笑容, 掇起嘴來) 啲啲! 又說這些個! 我不來了。

春 一個人總要有點良心才好。

蘭 你, 你再說什麼我也不去了。

春 好了, 好了, 大家都不鬧了, 你還是給我去一趟罷。

蘭 (順風轉舵) 那你就得告訴我; 去幹什麼。

春 去呀……去到壽堂裏看看魏老板……

蘭 就是這麼回事嘿! 有什麼了不起的, 早說出來好不好? 省得那麼些麻煩。

春 這壞透了的……你到前頭去, 看看……

蘭 (笑嘻嘻地) 看看要是魏老板已經來了，就叫他到這兒來，說四奶奶叫他「教戲」。

春 要是還沒來……

蘭 要是還沒來，就等着。等他來。

春 沒有比你再壞的，快去罷。

蘭 叫我做事還罵我壞，說不去還是不去！

春 (皺眉) 鬧夠了，鬧夠了！去罷！(擄開右手臂的袖子，露出一支金錫子來) 趕明兒我把這隻金錫子給你。

蘭 不希罕！

〔蘭兒轉身跑出門去。〕

〔玉春舉手想打他一下，沒有打着。〕

〔一陣脚步声，蘭兒跑下樓梯。〕

〔樓梯下忽然有人說話。〕

蘇 (在樓下的聲音) 跑什麼？蘭兒！

蘭 (在樓下的聲音) 到前頭聽戲去。

蘇 (已經走上來) 聽戲也用不着跑啊！傻丫頭。

〔蘭兒沒有搭腔，像是走了。〕

〔蘇弘基閒散的樣子進來。〕

蘇 (手指着) 玉春，我就知道你會享福，一個人躲在這兒。

〔玉春仍舊坐下，呆望着桌上的燭焰，沒理會。〕

蘇 (走過來，用手擡起她的下巴) 你怎麼了？

春 酒喝多了，我頭暈。

蘇 (像哄孩子似地) 好逞能嘿！不要緊，一會兒就好。你看這對龍鳳蠟燭點得多好，弄得屋子裏這麼喜氣洋洋的，這才是雙喜臨門哪……

〔玉春站起來，走到窗前去了。〕

〔蘇弘基略略一震，臉上激起一股怒氣。〕

蘇 (不悅) 玉春！

春 啊？

蘇 你生病了，是不是？

春 沒有。

蘇 沒有病你就該高高興興的。今天是我過生日；是我的好日子，也是你的好日子。

春 我知道，我沒不高興。

蘇 毋，那就是了。你知道前頭多少客人，我夠多忙；特爲跑到這兒來看看你，還不是爲了你酒喝得太多了，怕你不舒服。

春 （俯一俯身子請個安）謝謝您。

蘇 （大笑）這倒用不着跟我客氣，我的好孩子……

「走上前來。

春 （退向門口）我去倒杯茶給你喝。

蘇 用不着，我不渴。（一把將玉春抓住）

【玉春欲躲不成，只好站着。

蘇 玉春，我告訴你，我約了徐輔成徐大人到這兒來談一件事。

春 （無所謂）噫。

蘇 談一筆生意。

春 （又要走）那我出去。

蘇 就是不要你出去，你得留在這兒，好好兒……招待，招待他……

春 我怎麼……

蘇 我得說服了他，我得下點兒功夫，徐輔成是個老實人……（見玉春毫不感覺

興趣的樣子）聽見吧？你不許走。

〔有人上樓梯的聲音。〕

蘇 他來了。（放了手）

〔王新貴掀簾子，伸進頭來。〕

王 徐大人到。

〔蘇弘基點頭走出去。〕

〔王新貴將門帘高高舉起。〕

蘇 （在門外）這是我內書房，請，請。

徐 （在門外）是，是。

〔徐輔成同蘇弘基先後進來。〕

〔王新貴恭敬的放下門帘走了。〕

〔徐輔成同王春互相打招呼。〕

徐 四夫人沒有聽戲？

蘇 玉春喝多了酒，在這兒休息。

徐 四夫人真是海量，昨天喝那麼多酒，今天比昨天更多。

春 （冷冰冰地）我不能喝。喝得也不算多。



徐 (無話可說)……

蘇 輔成兄，請坐，請坐，坐着談談。

「蘇弘基同徐輔成都在就近的椅凳上坐下。」

蘇 口乾得很。玉春，叫蘭兒去泡一壺普洱茶來。

春 蘭兒……

蘇 噢，我糊塗，蘭兒去聽戲去了，那就另外叫個人來。

春 後頭屋裏有開水，我去。

「玉春拿了桌上的茶壺，走出門。」

蘇 (以目送之) 輔成兄，你覺得我這孩子怎麼樣？

徐 確是豔福不淺。

蘇 老兄亦有意納個寵如何？我來作媒。

徐 (搖手不迭) 不行，不行，擔當不起，我沒有這個福氣。

蘇 必是嫂夫人的規律森嚴嘍。(發出一串不必要的笑聲來)

徐 這倒不一定，我同內人都覺得家裏人口少一點，要清靜得多。

蘇 既是嫂夫人不干涉，那你不要管；等我來給你張羅。

徐 (失措地笑)……

蘇 嫂夫人確是賢慧可敬。現在正在前面聽戲是不是？

徐 是的，她看着好玩。我們平時都不常出來看戲的。

蘇 (搖頭) 做官的像老兄這樣規矩，現在真是鳳毛麟角，可遇難求的了。(是欽佩，又是譏諷) 哈……哈……

徐 (忸怩地) 小弟是初入宦途，閱歷太淺，仰仗指示的地方很多，以後不太見外才好。

蘇 那兒的話，不客氣，我們要知道這一點，就是互相幫忙，互相照應；心靈手快，那就自然無往不利了。

徐 (欠身) 承教，承教。

〔玉春拿着茶壺掀簾子進來。〕

〔徐輔成微顯不安之狀。〕

〔玉春就八仙桌上倒了兩杯茶，送給徐輔成同蘇弘基。〕

〔蘇弘基對她笑笑。〕

徐 (拱手) 得罪，得罪。

蘇 這是內府的貢品頂好的普洱茶，輔成兄嘗嘗，的確能夠消食解酒，止渴生津。

徐 (呷一口) 真好，真好。

蘇 (也喝茶) 我們現在談談那件事怎麼樣？

春 我出去。

蘇 (抓住她的手) 不必，不必，你待在這兒好。

春 不，我到花園裏走走。

蘇 (無可奈何) 好，酒喝多了，花園裏走走也好。或者到前頭聽戲去。不要個人待着發悶。蘭兒怎麼也不陪陪你？這孩子！

春 我不要人陪，我叫她去的。

蘇 (親暱地) 你等一會兒可以去聽蓮生的思凡，你不是還要跟他學戲嗎？

春 (點點頭) 哼。(對徐輔成) 徐大人坐坐。

徐 (欠身) 是，是，請便。

玉春出。

蘇 (把坐椅向前拉一拉) 怎麼樣？我們把那辦法實實在在地商量定規好嗎？

徐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我沒有經驗，我從來還沒有……

蘇 慢慢兒來。這門生意包你百發百中。(用手在桌上劃) 這真是最發財的生意，只要運到這兒是五倍的利息。從前最難的是轉運；你想想，幾千里的路程得過幾十道關卡，盤問，刁難，敲竹槓；真是費盡了唇舌，賣盡了面子。

徐 (搖頭) 想不到這麼難。

蘇 (得意之至) 就是這樣兒，還是錢呀。

徐 總是不免危險。

蘇 咳！說明白了還不是那麼回事，這些人那一個不是……(用手抓錢的樣子)

徐 酌量給點好處，大家都分點兒肥，又看是在我們院裏的貨，還不就算了。  
是的，是的。

蘇 (話鋒一轉) 所以現在好極了，老兄的鹽運使衙門不是每個月有來往的車子嗎？以後我們就用這車子運貨，又不用檢查，又不用擔心費事，照我們算準能利市十倍。這樣有一兩年功夫，不用說我們這一輩子不用發愁，子子孫孫也都喫著不盡。

徐 噯！噯……

蘇 (見他意尚未決) 這算盤打得像鐵一樣結實，用不着有一點兒猶豫。

徐 ……我沒有猶豫，只是覺得……(說不出口)

蘇 你覺得這是犯法的，是不是？

徐 (點點頭) 是。

蘇 假如你能這麼想的話，我應當比你想得更多才對，可是我這麼覺着，我們兼

營點生意，對國家民生沒有什麼害處，而且我們是爲子孫打算，從古以來，沒有說爲子孫打算是錯的。如今只有號稱清高的人是頂大的傻子。

「徐輔成低頭不語。」

蘇 輔成兄，不是我跟你充老，你實在還嫩得很呢。我叫你聲老弟罷。

徐 (略感不快，勉強地) 是的，我在學。

蘇 老弟，今年貴庚？

徐 前年就過了三十了。

蘇 (拍着徐輔成肩膀大笑) 怪不得，你還年青得很呀！

徐 (低聲) 我還想不到這麼多。

蘇 然而你非想到不可！你現在年紀還青，家累也輕，等到有一天像我這樣的場面拉開了。這一大家子人；你就懂得錢真是了不得的東西，不能不弄點兒錢了。縱使不爲子孫打算，自己也要預備着防老呀！

「徐輔成不語。」

蘇 而你以後的場面一定要擴大，這個鹽運使的架子總要擺出來的，不然就會被旁人恥笑。所以我剛才主張你納一房寵，也就是這個意思，那有說作官在外，沒有個三妻四妾的？

「大笑。」

徐 (點點頭) 說得也是。

蘇 自然了，你是行色匆匆，一時張羅不及，以後我們緩緩圖之。至於這筆生意，所謂千載一時之良機，惠而不費，我們決不可放掉。

徐 這個要由蘇大人主持。

蘇 當然，當然，交給我，全交給我辦。

「蘇弘基交涉滿意，於是又哈哈大笑。」

徐 至於詳細的辦法……

蘇 這個「有案可查」，也可以馬上大致商定。來，來，來，抽根煙，談了半天都忘了敬客了。

「蘇弘基從八仙桌上的煙匣裏拿出兩支煙同火柴，遞給徐輔成一支，各為點好。」

徐 謝謝。

蘇 (把煙噴了一個圓圈) 等我查查底子。(拉開抽屜，忽又回頭) 輔成兄！

「千里求官只為財」；我們這一官半職也是來得不易啊……

「簾子一掀，王新貴先伸頭窺看，然後恭恭敬敬的走進來。」

蘇 你來幹什麼！

王 陸總理到了，來給大人拜壽。

蘇 (驚喜莫名) 現在在那兒？

王 (報功) 是小的請總理到小客廳裏去了。

蘇 (點頭) 好，輔成兄，我們去陪總理去，等一等再詳談。

徐 好在我還有兩三天才動身，慢慢兒再談。

蘇 那麼今天夜裏我來仔細劃算一下，明天再作定規。

二人欲出。

玉春進來。

蘇 玉春來得正好，跟我們到前頭聽戲去。

春 不，我還是頭暈，稍微清醒一下兒就來。

蘇 好吧，到前頭來的時候，來找我，我給你介紹認識認識陸總理。(對徐輔成)

輔成兄請。

徐輔成蘇弘基同出，王新貴跟在後面也走出去。

玉春輕唱一聲，取了掛在橫木上的燭剪，把燈花剪掉，屋裏像是亮了些。

王新貴忽然又探頭探腦走進來。

覺得有人進來，玉春一驚。

春 (急回身) 誰? 噢, 王管事。

王 (請個安) 四奶奶。

春 王管事有什麼事嗎?

王 沒有, (獻殷勤) 聽說四奶奶有點兒欠安?

春 沒有, 剛才酒喝多了點兒, 有點兒頭暈, 一會兒就好的。

王 要喫點兒什麼醒酒的東西不?

春 (坐下) 不要, 難為你。

王 (又請個安) 小的是新來乍到, 公館裏地方又大人又多, 要是照顧不到, 作錯了的時候, 要請四奶奶多多包涵, 常在大人面前說幾句好話。

春 (明白了來意, 敷衍他) 沒有什麼, 公館裏也沒有什麼麻煩事情, 只要你好做就是了。

王 魏老板的跟包的李蓉生就跟我說過, 說四奶奶頂是寬宏大量的, 真是不錯! 我往後總是巴結着做事就是了, 也不枉魏老板薦我來這兒的一番好意。

春 你是魏老板薦來的?

王 我跟他是從小兒的老相好。

春 唔。



王 (漸漸放肆) 蓮生比我小個十歲的樣子，我們是老世交，他爸爸跟我爸爸就相好。我們一小兒就在一塊兒玩兒，那時候他多小啊，還光着屁股，穿着屁股簾兒呢。

「王春原來滿腔心事的幽鬱的臉龐，亦不禁破顏一笑。

「這一笑不要緊，更提起了王新貴的勁頭兒。

王 蓮生當初學戲還是我的意思呢，他老爺子起頭兒總不高興，可是您瞧：「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當年的那個毛頭小小子兒，如今晚兒可有多紅！

春 (本懶得和王新貴多話，可又禁不着要問) 噢，他父親不是唱戲的？

王 不是，是個鐵匠。(大有驕矜之意) 我父親可是個教書先生，因為我們住街坊，蓮生小時候又長得好玩兒，所以我們老在一塊兒。

春 現在他家裏還有什麼人？

王 慘哪。他的老太爺子老太太前五年兩個月功夫，接着去世了，他還有一個哥哥，去年冬天也病死了。

春 ……………

王 您就說罷，人真是不能十全，儘管蓮生怎麼走紅運，可是他命生得太硬，尅父尅母還不算，把個哥哥也尅死了。在臺上這麼紅，在臺下是個苦孩子。

「玉春擡起手看看錶。

王 我們做朋友的都想着給他說個媒，也免得老這麼孤苦伶仃的。

春 現在十點鐘了，你前頭沒事嗎？

王 沒事，沒事，八十幾桌酒席都開完了，客人都正在聽戲呢。

春 （暗示讓他走）你也累了啊？王管事。

王 這不算什麼，四奶奶。

「玉春煩起來，走到窗前向花園看。

王 （滔滔不絕）真可笑，真可笑，前頭廳裏只容得下五六百人，可是聽戲的足足有一千多，起碼有一半兒是外頭街上的人溜過來的，也有不認識的穿上馬褂兒，拿個紅封套裝點兒錢，冒充拜壽，其實就是騙兩頓飯喫，聽一宿戲。

「玉春沒理。

王 真是擠得個風雨不透，聽戲的都上了臺了。

「玉春動都沒動。

王 （看出玉春不快）聽說您要跟蓮生學戲？

「玉春回過身來，只向王新貴瞧了一眼，走向書桌前大椅子背向坐下。

王 （尙不知趣）閒着沒事，唱唱戲倒是不錯，這年頭兒，誰不愛唱兩口兒……

春 (才看出風色不對) 您歇着罷。

春 (回過身來) 你還是去前頭照應照應，怕總會有點兒事的。

王 (又請了安) 是。往後您有事儘管吩咐就是了。

春 是的，往後要是沒有事你也不必來。

王新貴 忽然，轉身要走。

王新貴 忽然一陣快活的脚步聲跑上樓來。

蘭 (在樓梯上就喊) 四奶奶，四奶奶！來客嘍。

蘭兒 跑進來，像一陣風。

蘭 (看見屋裏還有人，楞住了) ……

王 蘭姑娘聽戲來？

蘭 (望着玉春，不知所措) ……

王 (看出其中蹊蹺) 我到前頭去了。

王新貴 向外走，一掀簾子。

王 (說不出的表情) 老三！(把簾子大掀開)

王 蓮生正站在門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春 (站起來) 魏老板來了，請進來坐。

王 噢，蓮生來教戲的。

〔王新貴就走了出去。〕

〔蓮生進來。〕

〔蘭兒如釋重負，伸了伸舌頭。〕

蘭 四奶奶，我還要聽戲去。

〔玉春拉住蘭兒的手，送她向外走。〕

春 聽一會兒就回來。

蘭 (笑) 不。

〔蘭兒掙脫了手，跑出去。〕

〔蓮生又開始發窘，站着不動。〕

春 (對蓮生一笑) 坐下吧。

〔蓮生一聲不響，矜持地在八仙桌旁邊的磁凳上坐好。〕

〔玉春也對面坐下。〕

〔靜靜地讓紅燭的光在屋裏跳躍。〕

春 說話呀。

魏 (四面張望，聳嘴半天) 這個小樓真好。

春 怎麼好？

魏 ……前頭的鑼鼓傢伙聲音，到這兒一點兒都聽不見了。

春 你是說這兒清靜？

魏 （點點頭）是。

春 你知道這兒爲什麼清靜？

魏 （搖搖頭）不知道。

春 （指窗外）就是那邊兒的那堵假山石，把聲音全擋住了。

魏 對了，一走過那堵假山石，前頭的鑼鼓聲音就聽不見了。

「蓮生再也找不出話來說，就住了口。

「玉春望着他，目不轉睛。

魏 （被看得不安起來。）……那假山石真做得好。

春 好又怎麼樣呢？

「蓮生說不出來，又楞住了。

「玉春笑起來。

魏 四奶奶笑我？

春 不是呵，我想我們倆這多沒意思，好像我找你來，就爲着談談這塊假山石似的……

魏 (也笑了) ……

春 你也覺着可笑是不是？嘿！讓我問你，蘭兒怎麼帶你來的？

魏 我在壽堂裏剛行完了禮，就看見蘭姑娘站在窗戶外頭。

春 她怎麼跟你說？

魏 她衝後面兒一咧嘴，就走，我就跟着走，就到這兒來了。

春 我是問你她跟你說什麼話來着？

魏 她什麼也沒說。

春 那你真聰明。

〔蓮生鬧了個徹耳根子通紅。〕

春 (頑皮地) 喲！你臉紅了。

〔蓮生實在坐不住，站了起來。〕

春 怎麼？生氣了？唉，別價，別價，別跟我計較吧，我又是喝多了酒，昨天的酒還沒清醒，今兒個又喝了不少，我說的話，你只聽一半兒就夠了，那一半兒你就……(舉起手來向窗外一悠) 喲！(眼睛也向窗外看去) 你看那顆大星星！

〔玉春一把抓住蓮生的手。〕

「蓮生不由得一驚。」

春 你跟我來看看那顆大星星。

「玉春拉着蓮生走到窗前站住。」

春 你說這海棠花兒討厭不討厭？它都想開到屋裏來了。

魏 我說不討厭。

春 那你就給我摘一枝下來。

「蓮生探身出去摘下一枝開了的海棠花。」

春 給我。

「玉春把那花拿過來，別在自己頭上。」

春 咱們還是講那顆星星好不好？

魏 好。

（手指着）你看見了沒有？那顆頂大的。

魏 看見了。

春 它就快落下來了。

魏 你怎麼知道的？

春 你別打岔，聽我說呀。天上有這麼兩顆大星星，天還沒有黑，這一顆星就上

了天，在天上輕輕兒的走，由天這邊兒，走到天那邊兒，走到西邊兒就下了山。它剛一下山，那一顆星就從那邊兒出來了。一個由東邊出來，一個打西兒下去，兩顆星掛在一個天上，可是一千年過去了！一萬年過去了！自從盤古開天地，它們倆從來也沒有見過面。

魏 爲什麼呢？

春 誰知道他們爲什麼，我說也許是它們倆在賭氣，因爲他們倆實在是應該見面的，可是老是那個走了，這個才來，這個剛來，那個又走了。

【蓮生聽了出神。

春 （望着蓮生）你想什麼？

魏 ……我想它們是命苦。老天爺給安排好了的。

春 什麼叫命苦？什麼老天爺？我就不這麼想。

魏 （略感慚愧）那你說呢。

春 我就老想着：有一天它們真見着了，那多好，那他們該怎麼樣呢？（見蓮生不響，推推他）問你呀。

魏 （膽子大起來，靠近玉春些）那他們準就再也不願意分開了。

春 可也不一定。我就說在一塊兒有在一塊兒的好處，分開也有分開的好處，你



說對不對？

魏 (老老實實地抓住玉春一支手) 我說還是在一塊兒好。

「玉春忽然把手一縮，退回八仙桌旁坐下來，笑得「格兒格兒」的。

魏 (大惑不解) 你笑？

春 (笑漸止，變得莊重起來) 魏老板，坐下，我問你。

魏 (坐下，肅然) 什麼？四奶奶？

春 你今天是來幹什麼的？

魏 (嚥嚥地) ……給院長拜壽來的。

春 我問你到這兒來，到這間屋子裏來幹什麼的？

魏 (有點着慌) 是，是蘭姑娘引我來的……

春 (微笑) 你弄錯了，我問你是爲什麼來的？

魏 (想了想想了起來) 是您問了我的話，教我回家想明白了，今兒晚上來告訴您。

春 那麼你想了沒有呢？

魏 我昨兒一宿也沒睡，就想了一宿。

春 想明白了沒有？

魏 (頹喪地) 沒有。

春 怎麼沒有呢？

魏 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想好。

春 那你是壓根兒就沒想啊。

魏 不，我也是不知道怎麼說好。

春 那等我來問你，你先告訴我，你家原先不是梨園行的？

魏 不是，由我起才唱戲。

春 那你的爸爸是幹什麼的？

魏 (再也想不到) 我父親？

春 (點頭) 你們老爺子。

魏 已經過世了。

春 我知道我問他是什麼出身？

魏 (說不出來) 他是……

春 是幹什麼的？

魏 是……

春 你說呀。

魏 (逼急了，撒謊) 他，他不幹什麼。  
不作事？

魏 是，他住在家裏。

春 是個讀書人？

魏 (於心有愧) 是。

春 不作事，住在家裏，想必是很有點錢了？

魏 (聲極微弱) 也沒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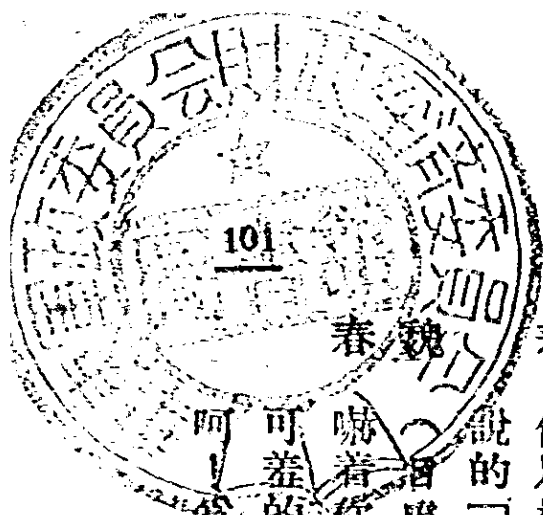
春 那我可太苦了，我才真是地地道道的苦孩子。以前的那段兒讓我將來再跟你說；以後的這段兒你應該知道。

魏 (為難地) 不，不，我不知道。

春 你別裝傻，這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十六歲就叫爸爸給賣了，我就是人家說的「青樓出身」。我是個妓女。

魏 (目瞪口呆) 你！四奶奶……

春 嚇着你吧？你想不到我就這麼痛快地說出來吧？是呵，誰要是這麼一段兒可羞的事情，誰都不會說的。可是你再想想，這有什麼可羞呢？這是爲了窮呵！爲什麼我們會窮呢？



魏 (茫然) 爲什麼?

春 爲什麼也有不窮的呢?

魏 (自語) 爲什麼?

春 你想不到我過的那段悲慘的日子。不光是我呀，還有的是數也數不清的受苦的人呀。(忽然轉出笑容) 可是什麼叫苦? 你知道什麼是苦嗎? 你知道苦裏也有樂嗎?

「蓮生低下了頭。」

春 去年冬天，蘇院長給我贖了身，娶我當他的第四個姨奶奶。大家伙兒都說：「玉春。你好福氣呀! 你要轉運嘍! 你再不過苦日子嘍!」(用手一擡蓮生的下巴) 擡起頭來，看着我!

魏 (哭笑不得) ……

春 可是這不算福氣，也不是轉運，像一支小鳥兒出了那個籠子，又進了這個籠子，喫好的，穿好的，頂多不過是當人家的玩意兒。(臉上單一層陰慘) 半夜三更，我神魂不定，老像有人叫着我的名字，說：「玉春呀! 你有罪呀! 你憑什麼離開你這麼多受苦的朋友，你憑什麼一個人去享福呀!」

「紅燭上結了大燈花，光暗下來，玉春又取了燭剪把燈花剪去。」

春 (憤憤地) 天知道我多享福來着，天知道我這身好衣裳；我喫的這些好東西；我住的這樣好房子；客人的逢迎，老爺的寵愛，聽差丫環老媽子的巴結，能給我多少快活，(停頓) 蓮生呵！我告訴你！人，都在受苦呀，我們怎麼能離開我們受苦的朋友。

魏 (含糊地) 離開？

春 我想，你一定沒有把自己打在受苦的人裏吧？你幫人家忙，救人家難，是不是你自個兒的力量？假如是人家的力量的話，人家可又是爲的什麼？你還高興，是什麼值得高興？你笑，是從心裏發出來的笑麼？再說你活着，你想到過你是爲什麼活着的嗎？你想到過你是個男人嗎？一個男子漢，(伸出大拇指) 大丈夫……

「蓮生痛苦地扭轉身去。」

春 從昨天晚上我們見了面到現在，蓮生，你一點兒長進也沒有呵！你爸爸是一個鐵匠，可是你爲什麼瞞着不告訴我？你覺得你的鐵匠爸爸會失了你的身份嗎？你覺着讀書人就比鐵匠，木匠，皮匠，花兒匠，泥水匠要高幾等麼，你覺着自己……

魏 不說了，不說了，不……

春 不。我知道你現在心裏不受用，可是你不能攔着我，你得……  
魏 隨您說，我都聽着。

春 剛才你從大街上來，是不是？  
魏 是。

春 走過大街，走過鬧市，你看見有多少數不清的來來往往的行人。  
魏 天天都是這樣兒的。

春 是呵，連你，連我，都在其內，這些人各走各的路，有的挺高興，有的不快活，有的走得快，像是急着辦事，有的慢慢兒溜躑，有的眼睛望天兒，有的低頭想心事；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神氣，正像禿子，瞎子，羅鍋兒，胖子，瘦子，大個兒，小個兒，一個跟一個都不同似的。

魏 對了，一個人有一個人的長相兒。

春 可是這些人有一樣可都相同。

魏 相同？

春 （乾脆一句）都沒腦筋！（想一想）也許該這麼說！腦筋是有，可是從來不用。（悠閒地）該用的東西老不用，日子多了，就發霉，長鏽，僵住了。可惜呀！讓幾十年的光陰就白白地過去了。

魏 您是說我。

春 (搖手) 我還沒說完哪。這些人裏有的是生性聰明，心地好，根基厚的。可是常言說的好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上的珍珠寶石雖說不少，可是常常讓泥沙給埋住了，永遠出不了頭。其實，你叫它返本歸元，再發光放亮，可也不算難事。

魏 那讓它怎麼辦呢？

春 只要它有這份運氣，碰上一個機緣。

魏 運氣？機緣？

春 就這麼說罷。這就是一根針，扎你一針，一針見血，讓你轉一下念頭，想想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成仙，成佛，變鬼，變妖怪；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就在你這「一念之轉」。

魏 (略有所悟) 這念頭轉過之後就怎麼樣？

春 那個時候，你才真是一個「人」了，到那時候你才知道什麼是快活，什麼是苦惱，你才覺得什麼是人的快活？什麼是人的苦惱？(見蓮生靜靜不動) 懂了不？

魏 懂了一點兒。

春 不成！非懂明白了不可。不然的話，迷迷糊糊過一輩子；那麼人跟貓，跟狗，跟畜牲，有什麼兩樣？

〔玉春停住不再說下去。〕

魏 （低了頭，有點憂愁，有點悔恨）……我這二十幾年的日子，也許全是白過了……

春 （漸漸高興起來）沒有的事，什麼日子都不會是白過的。我們也許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都會犯很多的毛病，可恥的念頭，頂不好的驕傲，可是只要我們有一天知道了那些錯處，明白了那些毛病，認識了我們以後該走的那條路。

魏 一條新的路？

春 對了，知道了以後該走的那條路之後，從前的錯處就都變成了這條新路的指南針。

〔靜了一會兒。〕

春 珍珠寶玉儘管滿地都是，可是蓋上一層灰之後，就輕易看不出來了。萬一我們有一回真看出來了，我們就該把它檢起來，擦乾淨，把它放到一個有用的地方去。



魏 你這是指着誰說的？

春 （沒想到有此一問，有點說不出口，笑了起來）我隨便打比方。

魏 沒那個事，你得說出來。

春 （搖搖頭）……

魏 不然的話，我還是不明白呀。

春 （笑得更厲害）你——不明白什麼？

魏 你說的那麼些……

春 難道你非得讓我說出來，說你根基厚重，心地光明；可惜……（用手對蓮生點了點，不說下去了）

「蓮生不是傻子，他明白玉春那些影影綽綽的涵義，可是他更盼望聽到更實際的話。現在玉春終於說了出來，蓮生反而覺得手足無措了。」

春 （緩和空氣）咳，我真不好，我胡說了些什麼呀？我這那兒算待客呀！（在桌上倒杯茶遞給蓮生）讓我伺候伺候你。

「蓮生接過來捧在手裏，呷一口。」

春 你抽煙不？

魏 不。

春 (點頭) 好，不抽煙的都是好孩子。

「蓮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春 你笑什麼？

魏 你裝得那麼老。

「玉春也笑了。」

「屋裏安靜而溫暖，兩個人不動，都不願衝破這安靜。」

「過了一會兒。」

春 蓮生，儘管天上那兩顆大星星永遠見不着面，我可是要找一個朋友，(伸一

個指頭) 不過，有這麼一樁。……

魏 有一樁什麼？

春 (抱着膝蓋，眼睛向窗外看) 就是啊，這個人得是個「貧苦之人」，得是個

不得意的人，凡是得意的人，我都高攀不上。

(衝動地) 四奶奶……

不，叫我玉春罷。

(驚喜) 玉春！

春 因為你倒有點兒像我的那個朋友。

魏 我……

春 就是可惜你不是苦人，你太得意了，你不願意作我們這邊鬼的人。

魏 (情急地) 玉春，不要罵我了，我懂得很多了，我不快活呀！我知道我的快活都是假的呀，玉春，你得告訴我……我怎麼辦呢？我該怎麼做呢？

春 (像是自言自語) 這兒不是我們待的地方，你帶我走吧！

魏 (鶯) 走？

春 (搖搖頭) 咳！我也許是太性急了一點兒！總得讓人家多想想才好。

〔玉春向蓮生瞭了一眼，洩露出無限深情。〕

魏 (忽然站了起來) 玉春！(又楞住了。)

〔玉春坐定不動，望着他。〕

〔靜片刻。〕

春 (微笑) 我的傻二哥……

〔蓮生一股狠勁，上前握緊玉春的手。〕

春 你要幹什麼？

魏 (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春 咱們再看看那顆星星去。

「蓮生扶玉春起來，兩人並肩走到窗前。」

「兩人倚在窗前不作聲。」

「門帘子忽然輕輕地掀開了一點，王新貴偷偷探進頭來張望。又縮回頭去，門帘又放嚴了。」

春（急回身，向房門注視）誰？

魏（也一驚）什麼？

春我覺着好像有人。

「沒有動靜。」

魏沒什麼。

春好像帘子動了一下兒似的。

魏是風吹的。

春（輕輕地）明天早晨十點鐘在你家等我，我找你去。

魏（意料不到）到我家？

春你來看我，我也該回看呀。

「兩人回過身來。」

魏你不認識我住的地方。

春，認識，我早就認識。

魏 十點鐘，你出得來嗎？

春 你不知道，他們總是半夜才睡，十點鐘沒有人起來，我出門正是時候。這家子人是拿黑夜當白天，白天當黑夜的。

魏 （感動地）玉春，我不知道該怎麼謝你？

春 明天再說，該走了，上前頭去吧。過一會兒你該上裝了，這齣尼姑思凡你得好好兒唱。

魏 我準唱不好，我那兒還有心思唱戲。

春 可是你非好好兒唱不可，我要去聽。

魏 這就是我們的苦處，到了時候，就得唱，不唱也得唱。

春 （打趣地）誰讓你喫了這碗飯？

魏 （有點不想動）走了。

春 你先走吧。（又叫住他）慢點兒。（把頭上的那小枝海棠花拿下來塞在蓮生手裏）待會兒把這枝海棠花兒戴在那小尼姑頭上。

〔燭焰搖紅，星光花影。

幕下。

## 第三幕

人物：魏蓮生

李蓉生

王新貴

馬大嫗

馬二傻子

陳祥

玉春

打手數人——不上場

風雪夜歸人

魏蓮生的居停之處。

不是家，蓮生沒有家，因為他「在戲臺上儘管紅，在臺下可是個苦孩子」。他孤苦伶仃，孑然一身，舉目無親。

所以這一間雖然是屬於當今一代紅伶的住室，懸掛擺設堪稱精緻的房間，卻不免一種光身漢的冷清清的氣息。

這是臥室外間的一個小屋子，白粉印花紙糊的牆壁，非常明亮軒敞。左面牆一個是通臥室的，掛着綠呢子的門帘，門上單懸一塊橫披，一筆挺拔瘦削的曹全碑的隸書，題了「素室」二字。門右手靠牆擺了一張有斜靠背的紅木藤心的長榻，上面牆上掛了一張小中堂，用那種柔媚在骨，清新流走的趙字體寫的一首禩定庵的七絕：

「不是逢人苦譽君，

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瞻似秦時月，

送我情如嶺上雲。」

上款題着：「書贈蓮生詞友，」下款無非是什麼鏤金綴玉軒主閣主之類。

牆犄角的高架子上，放一盆素心蘭，綠葉紛披，花開了幾莖，翹着頭，大有凌雲傲世之態。

正面牆一排窗戶，下層糊着白紙；上層糊的是綠色的冷布，紙捲窗捲起了一半，窗下擺了四張椅子，兩張茶几。

右手兩扇格子門，關着，外面是院子。

右面牆壁掛兩個金邊的大鏡框子，是蓮生的戲裝像靠牆放一張長琴桌，上面放了兩個帽筒，大花瓶，自鳴鐘，右手的帽筒上插了一根雞毛扇，花瓶裏插着一對雉尾翎子。

四下裏零星放了幾張圓凳子。

幾件戲衣同一根馬鞭子，散堆在那張長榻上。

右手屋角放一個鼓架，架着一面單皮鼓，上面放着鼓簽子同一付板子。一個胡琴靠鼓架子斜立在地上。

茶几前面地上有一雙粉紅繡花的薄底快靴，一支立着，一支倒着，像是隨便脫下來，沒有擺好。

因此屋裏顯着零亂。

早晨八九點鐘，外面是晴朗的好天氣，窗上灑上了太陽光；細看覺得太陽光在跳動，春天原是跳動着的。

李二哥從外面來，把門推開，伸進了一條腿，見屋裏沒有人，不免怔了一怔，隨後便走進來，回身把門掩上。

李二哥提了個鳥籠子，舉起來衝着裏面的小動物用嘴「唧唧」了兩聲，又端詳了半天，把它放在茶几上。

李（向着裏面門喊）蓮生。

〔沒人答應。〕

李（自語）沒起？（向裏面門走）蓮生，還不起來呀？老陽兒都上了窗戶嚶。

（剛想掀門帘）

〔門帘自己掀開了，蓮生走出來，有點心神不定的樣子。〕



李 你起來了，我還當你沒起來呢。

魏 二哥早，二哥打哪兒來？

李 清早兒起來，到護城河邊兒上溜鳥兒，又在第一茶社喝了會子茶，就慢慢兒溜躑到這兒來了。

魏 噢。（也坐下）

李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魏 （懶懶地）還是睡不着覺，翻騰了好半天。

李 又睡不着？（開玩笑）都是前兩天唱「思凡」唱壞的。

魏 （撅了嘴）您老大哥了，還跟小兄弟窮開心。

李 （有些抱歉）我看你是不大舒服，得請大夫來看看。

魏 （連連擺手）不，不，不，我沒有病，不要。

李 老這樣不成的。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搬過來睡，陪你。

魏 （直着眼睛出神）不用，我沒有什麼？

李 （看着蓮生的臉，停了一會兒）紅拂傳那段兒慢板你還不熟哪，明兒晚上就上戲了，得弔弔吧？

魏 （點點頭）唔。

李 (把手伸到衣襟底下，從袴帶上解下一把帶布套子的胡琴來) 漢卿說他得去東城看個朋友，今兒叫我給你弔這段兒。(把布套去下來放在膝蓋上，給胡琴定好音) 怎麼樣？試試吧？

魏 (心不在焉) 好。

李 (李二哥覺出蓮生的神色，不由得擡頭看他一眼，想說話，動了動嘴，又沒響。

李 (李二哥拉完了那段西皮慢板的過門，可是蓮生沒張嘴。

李 (停了胡琴) 怎麼？唱啊。

魏 (清醒過來，支吾其詞) 我把……戲詞兒忘了。

李 哎，這可忘不得。

魏 我真想不起來，你提提我。

李 「雖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又要拉胡琴)

魏 慢着，底下呢？

李 咳，你都忘了？一共才四句：「雖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辜負了紅拂女錦繡華年，對春光不由人芳心撩亂，想起了紅顏老更有誰憐？」記住了不？

魏 想起來了。

李 好，重來。

〔李二哥拉起來，過門拉完了，蓮生旁動了動，又沒唱。〕

李（住了手）你這是？

魏（搖頭）……

李（不快）又忘了？

魏不是。（用手擦額）我，我……

李（把胡琴同套子都放在旁邊的椅子上，譏諷地，沈重地）蓮生！

魏（略擡起頭，用眼睛訴說了他心中不安的情緒）……

李你心裏有事？

魏（掩飾地）沒有，沒有……

李（站起來，走過去，把手壓在蓮生肩上）蓮生，你別瞞我，你也瞞不住我，我說你心裏有事，那就是一定有事。這幾天你就一直是這樣失魂落魄的樣子，我都看在眼裏的；想問你，又忍住了，可是我們哥兒倆該沒什麼說不出口的事情，你該跟我說，跟我說……

魏（強笑）沒有，二哥，什麼也沒有。

李你從來也沒有這樣過，夜裏不睡，早晨不起，馬上要上臺的戲，連詞兒都沒記住，又不練，也不排，你怎麼了！

魏 ……沒怎麼。

李 (退回去，坐下) 那你就太跟我顯着生分了，你太沒拿我當朋友了。

魏 二哥，您別生氣，我是出了點兒事情，可是怎麼也得求您包涵，我現在還不能跟你說明白，可是我早晚總會說的。

李 那也好，那麼你現在是要怎麼辦呢？

魏 我想……我不想幹了，我不想唱戲了。

李 (噢鶯) 蓮生！你！這是打哪兒說起？你不唱戲了？

魏 我不這麼唱了，我先得歇歇……

李 別扯得太遠，這齣紅拂傳你總得對付下來，戲報登了，海報貼出去了，票也賣了，明天晚上就上臺了。

魏 咳！幹這一行真苦哇。

李 蓮生，我得罵你！

魏 我該罵的，你儘管罵。

李 蓮生，不是這麼說，你聽我說，你幹這行苦。照我看幹那行都不清鬆，誰能夠淨憑着自個兒高興活着的呢？

「蓮生立起來，在屋裏來回走。」

李 更其是我們幹了這一行，唱戲。在臺上賣力氣，還不是爲了叫臺下頭聽戲的老爺們快活，就說你還年青吧，你也在臺上混了這麼十來年了，怎麼會到今天說起不幹的話來。

魏 （心裏發煩）二哥，你現在還不明白我。

李 （頗爲不悅）我不明白你？我明白得很哪！這十來年，我那天離開過你？頂是這五年裏？你沒父沒母，我也沒父沒母，我更是拿你當親兄弟看待，混到了今天，你會說我不明白你！你真叫我這作朋友的傷心！

魏 （焦灼地）二哥，您別生氣，我沒這意思，您別……（坐下）

李 咳！也好，蓮生，今兒個閒着沒事，讓我跟你說說我心裏的話吧。

魏 你說，我聽。（不由得眼睛看一看鐘）

李 蓮生，作朋友不講究說得多好，只憑着這顆心是不是？

魏 二哥，我知道。

李 所以這十幾年裏，我沒跟你說過什麼，我好心待你，你也好心待我，沒什麼可說的……

魏 人心都是肉長的，你不說我也知道。

李 你知道得還不那麼多。你今年二十五歲了，我可是三十了。

魏 (有點不耐煩) 是啊，你比我大五歲，我比您小五歲，我知道哇。

李 可是我在臺上走運的時候，你還沒有進科班呢。

魏 那時候我還小。

李 (回想起過去的光榮) 十歲到十三歲，這三年裏，京城裏跟附近幾省，誰不知道唱花旦的李蓉生！每一天有多少人結黨成羣地來給他拍手叫好兒！有多少人爲他着迷！只要貼出了李蓉生的戲碼兒，戲園子裏那一回不是坐得裏三層外三層風雨不透！

魏 我聽別人說過。

李 人家都說這孩子將來不得了，了不起，還得好，還得紅，名氣還得響，爬得還得高；可是誰又想得到，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啊！

〔靜片刻。〕

李 你說得對，幹這行是真苦啊。成敗由天哪！太沒有憑據了。好扮相，好唱工，好做派，好風頭，架不住老天爺紅了眼，喫你的醋。在十三歲這年給擺下了一座關口，我倒丁倉，一下子嗓子啞了，像是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胡琴拉起來了，我是一字不發。

魏 (同情地) 二哥……

李 蓮生。(苦笑)「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我就好比那被困垓下的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之計，逼得在烏江自刎。從此以後，好像夜裏一顆彗星似的，戲臺上再也看不見李蓉生了。

魏 過去的事，提它幹什麼呢？

李 我不甘心啊。我從小就存心向善，就總在想着，我該作一個好孩子，我總在好心待人，沒起過一點兒壞心眼兒，可老天爺真對不住我，他給了我這一下，就是這一下子，把我從天堂上打下了地獄，永遠也翻不了身。可是我是不甘心呀！我扯開了嗓子嚷，嚷不出來，我的嗓子破了！改本嗓唱老生，不打；唱花臉，沒那個氣派；唱武戲，那時候身子單薄，釘不下來。那才是真完了，戲臺上沒有我喫的飯了。

魏 (懇求他)別說了，二哥。

李 (慘笑)「好漢不提當年勇」，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呀。可是我怎麼也忘不了那時候我夠多麼慘，捧我的人捧別人去了，這我都不抱怨，可恨的是平常時像我親人一樣的師傅跟師兄弟們也一個一個由我身邊兒溜了個一乾二淨。見天兒晚上夜戲上了場，我就躲進戲園子後院兒的那間空屋子裏去，躺在爛拉兒裏的稻草堆上，一個人淌眼淚。聽見前臺鑼鼓聲音敲得好歡，聽戲的叫

好兒叫得好熱鬧，我心裏就想着：那鑼鼓是爲我敲的呀。那「好兒」是銜我的呀。那滿臺亮還不都是爲了我，那精花兒衣裳也是我穿過的呀。可是這多快呀，只是一眨巴眼兒的功夫，就變了，都變了。（停頓）你還得想想，那時候，我是個只有十三歲的孩子。

二哥，您不會老這麼苦，你有苦盡甘來的那一天。

（搖手）用不着勸我，我這是說着好玩兒的。可是你聽着，從這時候起，我就成了頂叫人看不起的人，成了戲包袱，戲篋子，戲混子，戲油子；什麼戲都唱，可是什麼戲都唱不好，什麼角兒都充，可是什麼角兒都充不起來；缺什麼頂什麼，可是什麼都不像，……我也就不用提這十幾年的日子是怎麼過的，想走，往那兒走？想改行，改什麼行？（面色慘沮）想尋個死吧，可又下不去手……一直到我看見了你。

魏 看見我？看見我什麼？

李 我想着，這孩子是怎麼回事？神氣，模樣兒，脾氣，還有紅起來的這股子勁兒，都那麼像我自己兒。可是比我有運氣，倒了倉之後他的嗓子沒壞，那還有什麼可說的，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呀。我說：好吧，我是個廢人了，我算是沒指望了，把我的指望，我的精神，都攔在這孩子身上吧。（欠一欠身子，



從長袍底下掏出一支「京八寸」的煙袋管同煙荷包，裝好煙，點着了，抽了一口（這麼一想不要緊吶，我就當了你十年的跟包。（感慨不盡）如今你也二十五了，我可是三十了。

魏（無限的感激）二哥，您真是……

李 蓮生，你那兒知道我待你的這份兒心啊！我盼望着你一帆風順，福壽無雙；我沒有一時一刻不惦着你；你生了病，我就想着；我該死，我怎麼不是個大夫呢？你餓了，我就想着；我該是個廚子才好；你冷了，我就恨不得馬上給你買料子，自己變成一個裁縫，把衣裳給你做好。

魏 二哥。我可真是對不住您……

李 你要對得住我也不難，只要你想自己兒有多少運氣，年紀輕輕就這麼名揚四海，有好朋友這麼死心塌地保着你，有這麼多貴人關人捧你；你想想你魏家的祖宗給你積下了多少德，你還不小心謹慎護住了這點兒根基？老天爺待你真是不薄，你憑那點兒敢耍大爺脾氣，說不幹就不幹？你憑那點兒敢說「想歇歇」！也是，年青人「這山望着那山高」，不免常有點兒三心二意，可是常言說得好呀：「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等我回頭看，又有挑腳漢，」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再說憑你現在這樣兒，多少

人看着眼紅，你也該知足了。

魏 二哥，我說過了，您早晚能明白我。

李 咳，我也說過了，我明白你得很哪，你就待着吧，聽我的話包你沒錯兒。把心攔在戲上，別那麼胡思亂想的，人還是馬虎點兒好，知道得多了，煩惱也就多了。

魏 (下了決心) 二哥，您說的都是金玉良言。可我也有我的苦處，現在咱們先不談了。今天晚上，不，明天早晨罷，讓我把我心裏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訴您。

李 現在爲什麼不說？(煙抽完，磕乾淨了煙袋，裝好，又塞到衣服底下去)

魏 不，就求你應承我這一回。

李 好罷，我今兒也是話匣子開了收不住，可也不錯，十年的心事，這下子算是全給你說乾淨了。(站起來)那我先去串個門兒。你既是心裏不痛快，現在就不唱了；等晚半天兒我再來。(把胡琴也收入套子裏，掖進袴帶裏去。)

〔李二哥剛要去拿烏籠子。〕

〔外面有人喊：〕

王新貴的聲音 老三呀！在家呐吧。

「話沒完，王新貴推門，探頭進來，神氣飛揚，已大非先時可比。」

王（同屋裏的人招呼）幾天沒見了。老三，你們的大門也不關，我一闖就闖進來了。

魏 看門的出去了。

王 真是名角兒的派頭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李 怎麼一大早兒就上街了？

王 鹽運使徐大人帶着家眷，今天下午取程上任。我是奉了東家之命到東太平街瑞昌字號去選一對頂大的老山人參，做一樣送行禮，路過這兒就來看看。

李 怎麼樣？您在蘇公館裏待得還適合？

王 剛待了三四天，還覺不出來，「騎驢看唱本兒」，反正是走着瞧吧。看起來這位東家跟我的脾氣相投，說不定倒可以跟他混幾年。（一伸手）這就得謝謝我們這位兄弟嘍。

魏（無與致）沒有的話。

王（頗有言外之意）那天晚上的「思凡」（伸大拇指）真是呱呱叫。

魏 不好。

王（大搖頭）不。有勁。說起來我有十來年沒聽你的戲了。（偏着頭算日子）

大前天這麼一聽呀。(讚嘆)真是有出息，怪不得這麼紅。

魏 (乾笑一聲)……

王 李二爺，蓮生我可是看着他長大的啊，「多年的媳婦兒熬成婆」，嚶。(存心奚落)老弟臺，你還記得當年誇着小提籃兒，到西城根兒底下檢煤核兒的時候嗎？

魏 (卻被勾起童年的回憶)西城根兒底下……檢煤核兒的時候，……

王 還記着不？有一回在南湖沿看見個花裏胡梢的大姑娘，一邊兒走，「匡」！腦袋瓜子撞在樹上了。撞起了好大一個泡啊(看看蓮生的臉)樹杈子把臉都扎破了。

魏 (高興起來)您看。(指着左眼旁)疤還在臉上呢。

王 (向李二哥)是不是，我就想着，好險哪！那樹子只要許微偏一點兒，可就把眼睛扎瞎了。好，成了個獨眼兒龍，那還唱那家子花旦，那就得唱大花臉啦。

魏 (笑了)想想小時候兒真有意思。

王 怪了！我說這些個，還當你許要生氣呢。可你還說有意思？

魏 您不知道我多盼望有一個從小兒的朋友老在一塊兒說說講講。您可真是老大

哥了。

王 老大哥可是越老越沒出息，還得兄弟提拔啊。

魏 (慚愧地) 你說到那兒去了。

王 真格的。一年到二十五，衣破沒人補，「我兄弟一個人若是這麼打光棍兒不是事，這老大哥既是回來了，就得給你張羅張羅，給兄弟說上一門兒親事；讓我喝了這碗東瓜湯罷。」

李 (烏籠已經提在手裏，聽到這句話，插了嘴) 這話你說得有理，這是正事。我也勸過蓮生好幾回了，他就是不聽。

王 呸。(點點頭) 我既是回來了，就由不得他。

魏 (皺皺眉) 不，可怕。

李 這才是小孩子話了，娶媳婦兒嚳，小倆口兒過日子，有什麼可怕的？

魏 還是一個人好，人多了麻煩。

李 (往王新貴) 您聽！就像他上過人多少回當似的！

王 (滿臉狡黠之狀) 這可說不定，你怎麼知道他不在外邊胡鬧，沒上過人家的當呢？

李 (忠厚地) 沒有的事，我知道。

魏 你就知道說我，你自個兒不也是光棍兒一個人嗎？爲什麼不接個老嫂子呢？

王 (大笑) 老弟呀，我也怕呀？

魏 你怕什麼？

王 我怕當王八。

李 (聽不入耳) 這叫什麼話！

王 (有所指) 這年頭兒，年輕的大姑娘，小娘兒們都愛小白臉兒，像我這樣兒年紀大的，(摸臉) 皮子粗的，長得醜的，非常王八不治。

「蓮生發起楞來。」

李 (大不謂然) 胡扯！胡扯！

王 我是心明眼亮，看得準，拿得穩，決不跟自個搗麻煩。

李 (動步) 蓮生，我要走了。

王 慢着，我也走，別儘扯閒天兒，把大事耽誤了。(故意走過去看看鐘) 啊呀！九點多了！該走了，蓮生你十點鐘還有事情吧？

魏 (一驚) 什麼！事情……

王 不是每天十點鐘都有事麼？

「蓮生僵着，說不出話來。」

李 (莫明所以)有事?有什麼事?

王 (打個哈哈)沒事,沒事,我說着玩兒的。

李 我說呀……

王 回頭見罷,我也許一會兒再來。

〔李二哥一副莫明其妙的面孔同王新貴走出去。〕

〔蓮生送到門口。〕

王 (在外面)別送,別送。

〔蓮生就站住脚。〕

〔李二哥忽又走回來,在門口。〕

李 (關切地)不許你再胡思亂想了。我晚半天兒再來。

魏 (點頭)是,二哥。

李 你要是不舒服,就再睡一會兒。

魏 是,二哥。

〔李二哥看了蓮生的臉,不再說話。〕

〔李二哥慢慢轉身去了,順手帶上了門。〕

〔蓮生站着納悶兒,又看了看鐘。〕

「他又回面看了看這屋子，覺得太亂了，就動身收拾起來，把鼓架子什麼的都放好，又把榻上堆的戲衣摺整齊，剛摺到一半。

「門忽然一下子推開。

「蓮生一驚，急轉身，手裏的戲衣落在地下。

「門外空空的，沒人。

「蓮生有點兒發慌，輕步向門走，走到門邊猶疑不敢出去。

「一個人哈哈大笑，嚇了蓮生一跳。

「陳祥跳了進來。

陳（四下一張）好清靜！

魏（滿心發煩）陳先生。（退回榻上坐下）

陳今兒禮拜天，不上課，來找你玩兒。

魏（無可奈何）您真早。

陳不早了，九點過了，快十點了。（高興地）我知道你在家。

魏您怎麼知道？

陳在大門口兒碰見李蓉生了，他說你一個人在家發悶呢，叫我陪你聊天兒，解解悶。你看，這多清靜，你往天來都是滿屋子客人。

魏（終於說出來）……我是要一個人清靜清靜。



陳 (往椅子上坐，大有久待之意) 所以我來得正好，家裏清靜，正好咱們倆足聊一氣。(站起來) 對了，讓我把大門關上，省得那幫混人跑來搗亂。

魏 (攔住他) 不，不，開着吧，不要緊……

陳 也好。(又坐下)

「蓮生也坐着，賭氣不理他。」

陳 蓮生。大前天晚上蘇家的堂會，我去聽了。

魏 唔。

陳 我穿了馬褂兒。拿了十弔錢，用紅紙一包送了禮，就聽了一宿的戲。嘿，你那韻思凡可真不錯。

魏 你又直給叫好兒？

陳 不錯，不錯，你聽見了是不是？我一見你出來，就扯開嗓子窮叫一氣。

魏 唱崑腔不興叫好兒的，您外行了。

陳 管他媽的，它是好嚶，攔得住我不叫？

魏 (又好氣，又好笑) 您真是……

陳 章小姐跟俞小姐要我帶她們去，我不幹。到這種生地方，跟女人在一塊兒，跟屁蟲似地跟東跟西，麻煩！

魏 (蹙不住了) 您有事罷?

陳 沒事，沒事，剛告訴你了，今天是禮拜天兒，一點兒事也沒有，可以在你這兒玩兒一天。你不是今兒也沒戲嗎?

魏 ……我馬上有事要出去。

陳 那也不要緊，咱們可以一塊兒走。

魏 ……不，我……還要等一個人來呢。

陳 那我就再坐一會兒，反正也沒什麼事。

〔蓮生坐立不安。〕

陳 後天紅拂傳，我們好些人包了一排位子，第四排頂好的位子，我告訴他們說這是你的拿手好戲，輕易不露，這回是我特煩的，管保你特別賣力氣。我們也得特別賣力氣，給你捧場。

魏 (勉強一笑) 謝謝您。

陳 噴，你還客氣。(看着他) 你怎麼「黏勒咕噠」的? 怎麼了你?

魏 沒什麼。

陳 你臉上顏色不正，留神生病。

〔蓮生不響，又看了看鐘。〕

「陳祥亦暫時沈默。」

魏 (忽然地) 我問您啊，陳先生。

陳 什麼事？

魏 我有一樁事不明白。

陳 你不明白的事，我大概也明白不了，問罷。

魏 您算是捧我的，是不是？

陳 那是當然嗎？誰不知道？我不捧你捧誰？

魏 您可別生氣呀。我不明白的是您這麼樣兒捧我，化錢費事，到底是圖個什麼？

陳 (再也想不到) 你？你怎麼問起這個來了？

魏 要是您不生氣的話……

陳 我倒是從來也沒想到。

魏 還是想想好。

陳 (莫明其妙，反問起來) 你怎麼變得像個老頭兒似的了……

「蓮生忽然看見陳祥臉上一條血痕。」

魏 你那兒怎麼了？

陳（不知所措）什麼？

魏 怎麼那麼長一條兒？

陳（不在意地）噢，貓抓的。

魏（近前訪視）騙我，不像貓抓的。又跟人打架了，是不是？

陳 嘿！「又跟人打架了？」好像你知道我常跟人打架似的。

魏 我怎麼不知道，你哪回打架我都知道。

陳（笑了）誰告訴你的？

魏 反正我會知道。你說，這回是怎麼回事。

陳 告訴你就告訴你：昨天跟小徐到中興園聽戲，小徐給李蓮泉叫好兒，樓底下有人頂着叫，我也幫着小徐叫，正頂得來勁，好！樓下上來人了，問小徐說：「你們要怎麼樣？」小徐說：「沒什麼怎麼樣不怎麼樣的，我們捧蓮泉就是了。」那人說：「我捧了就不許你們捧！」說着就要打架。我可忍不住了，我就說：「要打架，不含胡，捧是捧定了，叫好兒也叫完了！」說着，我就「好！」又叫了一聲。那人就說：「下樓，黃城根兒去。」就一塊兒下去了。

魏 咳！這是幹嗎呀？何苦呀？

陳 聽着。下樓一看，他們人多！

魏 多多少？

陳 也不算太多，四個，整比我們多一半兒。

魏 (搖頭)「雙拳難敵四手」這種架不打。

陳 咳，別給我洩氣，下了樓，我們一句話不說呀，直奔黃城根兒去了，那兒又僻靜，又寬敞，真是好地方。

魏 真沒聽說過，打架還得找好地方。

陳 那我們那一次打架都是那地方。再說大街上也打不開呀，還沒動手就圍上一大圈子人了；剛打不到兩下兒，又叫人給拉開了；那還叫打架嗎？那不成了耍狗熊了。

魏 (又看看鐘，不讚一詞)……

陳 (眉飛色舞)一到那兒，他們就說：「對不住！小子，今兒人多！」小徐說：「怕者不來，來者不怕。」我說：「我陳祥今天整個兒出來，就沒打算整個兒回去！」說着就打起來了。

魏 這是從何說起。

陳 雖說我們人少，可沒丟人。

魏 那怎麼「了」呢？

陳 那總有「了」的時候。

魏 不，我是說，後來怎麼打完的？

陳 打累了，都不想打了，還不就完了。

魏 李蓮泉，以後誰捧呢？

陳 照樣兒。他們捧他們的，我們捧我們的，小徐說：「越打得兇，越捧得兇！」  
「言外之意，看來小徐同陳祥當然是打敗了。」

魏 那不是以後還會打架？

陳 打就打，不在乎，我們也有的是人！

魏 打場架不要緊，臉上弄的東一條兒西一條兒的多難看。

陳 （摸摸臉）這還是小意思。去年爲了你打架，差點兒沒打死。

魏 犯不上啊，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弄成殘廢，說起來是爲了聽戲捧角兒打的，那有什麼光彩呢！

陳 那不至於。

魏 說真的，你得想想啊，你還是個學生，可是我知道，你簡直就不大上學，也不讀書，我說句不客氣的話……

陳 不要緊，不要緊，沒什麼不好說的，儘管說，儘管說。

魏 我覺得你一天到晚不務正經。

陳 (毫無愠怒之色) 那麼照你說，什麼叫正經呢？

魏 你是個學生，學生得讀書。

陳 (搖頭) 呸……提起讀書，我就不用提都頭疼了，你當讀書有用，我可覺不出有什麼好處來。

魏 (聊以自嘲) 真是「幹一行怨一行」。

陳 (滿不在乎) 爲了這個事，我也不知道跟我媽我爸爸吵過多少回。他們想我畢了業做大官兒，發大財，我可沒那麼想。

魏 那你想什麼呢？

陳 我呀，(得意之至) 下海！

魏 (一驚) 什麼？

陳 下海唱戲！

魏 (笑了) 唱戲？

陳 (一本正經) 不是說說就算了的。

魏 家裏答應？

陳 不答應也得答應，只要我的主意打定了，誰也攔不住，老頭兒老太太可管不了我。

魏 (自言自語) 沒意思。

陳 告訴你，我唱武生，現在我沒事兒就在家練工夫；比方說罷，虎跳，搶背，起壩，走邊兒，花槍，單刀，雙刀，大刀花兒，都練得差不多了，還有，吊毛兒，滾屎蛋也練會了。

魏 你真是太過分了。

陳 什麼太過分？

魏 你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這樣兒你將來會後悔的。

陳 沒的話，我平生做事從不後悔。

魏 不對。比方說，一件事做錯了，你難道不後悔麼？

陳 錯了就錯了，也用不着後悔呀。

〔進生不覺默然。〕

魏 (自語) 不後悔……

陳 後悔沒有用，誰願意儘作沒有用的事情呢？

魏 說起有用沒用，那讓你自個兒說，一天到晚儘是玩兒，儘是鬧，這也算有用



嗎？

陳

（納悶兒）你今兒個是跟我過不去呀。好，你是說我成天兒儘聽戲是不是？咳！一個人總得愛一樣兒東西，我愛聽戲，我就聽戲，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魏

你愛聽戲不要緊，可是就在戲院子裏坐着聽得了，成天兒往唱戲的家裏跑，可有什麼意思呢？

陳

（不高興，楞了半天）我好心交個朋友，難道又是我錯了？

魏

朋友是到處都有哇，你爲什麼不找個硬裏子作朋友？爲什麼不找個跑龍套的做朋友？爲什麼單找我作朋友呢？

陳

（更加不快，也答不上來）……交朋友的人想不到這些。

魏

再說交朋友得兩相情願，沒有這麼死氣白賴地……就說罷，你現在來找我玩兒，說不定我正有事，或許我心裏有事，或許我正不想玩兒……

陳

（站起來，臉通紅，驚了半天，爆發）你……你這是說我霸王硬上弓，說我是剃頭的挑子一頭兒熱，你是說我害單相思病……

魏

（忍不住笑起來）你怎麼說得這麼難聽啊？

陳

（氣勢大緩，想哭出來）你……我現在才認識你，你是什麼……（「東西」

兩字已經說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魏 我是什麼東西？我不過是一個唱戲的罷了，（和藹地，按陳祥坐下）陳先生，讓我跟您說一句知心的話，您說是爲了交朋友，是啊，人怎麼能沒有朋友呢？可是咱倆不是朋友。

陳 （怒氣未息）那是你這麼想！

魏 一點兒沒錯，您交的朋友不是我。

陳 （氣吼吼地）不是你是誰？

魏 是那個在戲臺上紅得發紫的花旦魏蓮生。

陳 （稚氣可掬）那不還是你嗎？

魏 （搖手）不，要是有一天魏蓮生倒了霉，變成了跑龍套的，跟包的，或是魏蓮生改了行，不唱戲了，變成了窮光蛋，那時候咱倆就是在路上碰見，你陳先生也不會認我了。

陳 你說得好喪氣話，你把我看得那麼不值錢。再說你會不唱戲？

魏 說出來您不信，我還是不想幹了。

陳 （正如蓮生聽說他要「下海」一樣地喫驚）你說什麼？

魏 我不唱戲了。

陳（自作聰明地）那得等到了五十歲，等你老了的時候。

魏（搖頭）我是說現在，從今天起。

陳（蹙然而起）你是順嘴胡扯呀，你！

魏我爲什麼胡扯？你愛信不信。

陳那我不信，你明天還唱紅拂傳呢。我票都買了。

魏（長嘆）咳……（背轉身去）

陳真不知道你犯了什麼毛病了。

魏（又轉回身來）陳先生，咱們相處的日子不多了；聽我的話吧：人是越長越大了，不能再這麼昏天黑地地過日子了，該收收心了，也該用點兒心了，一個人沒有幾十年活呀。

陳（昏惑地）你真……

魏（執陳祥的手）聽我的話，聽我的話。

「外面忽然有人問：

外面 魏老板在家嗎？

魏（倉皇地）誰？

外面 我，我姓馬。

魏 喚。(向外走)馬大嬸兒，我在家吶。

「馬大嬸走進來。」

(回頭向外面)進來呀！二傻子。

「馬二傻子跟在後面蹭着進來。」

「親愛的觀衆：我們跟馬二傻子應該並不生疏，我們該時常看見他，說不定我們還僱過他的「排子車」運行李，或是運家具什麼的。」

「馬二傻子面如鍋底，是日曬風吹得來的顏色，加上泥垢的堆積，弄得有點兒眉目不清，新剃的光和尚頭透着精神整個兒的腦袋瓜子黑中透亮，像是一柄「烏油鎚」。」

「他髮低額窄，濃眉凹眼，鼻子塌陷而肥，額骨高聳，厚嘴唇，尖下巴，他目光呆滯，向前看的時候多，自然是趕車生涯養成的習慣。」

「二傻子腰繫腰帶，腿繫腿帶，不懂油垢滿衣，凡是衣服摺縐處，都存着厚厚的泥沙，假如全抖落下來，恐怕至少得盛滿一海碗。」

「若是說人類該有兩種力量，一是智力，一是體力，無疑地，二傻子已被剝削了前者。然而拙於彼者優於此，他的生活，他的環境，卻使他體力充沛，精神飽滿，儘管他從無表情，從不說話。」

「他粗蠢，他愚笨，他醜陋，他無知，「高貴的人」見了他，會覺得「非我族類」便「掩鼻而過」，馬大嬸兒的兒子便是這樣一個近似「畜牲」的動物。」

「他進來之後，便呆呆站住，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不說。」

馬（看見「似曾相識」的陳祥，略向後退）您這兒有客。

魏 不要緊的，我們扯開天兒，沒事。

「陳祥卻心中有愧，背轉身走到一邊兒去了。」

魏（看見二傻子）二兄弟出來了？二兄弟喫了苦吧！

馬（責備地，卻是親愛的）二傻子又站着發楞啦！

「二傻子看他媽一眼，沒動。」

馬（呶嘴作式）還不……咳，真急死人。

「二傻子又靜止片刻，忽然對蓮生屈膝下拜，有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爬下磕了三個頭，又立起來。」

魏（躲避不迭）大嬌兒，這是幹嗎？這是幹嗎？

馬 我們二傻子這條小命兒是您魏老板賞的啊！我們真不知道怎麼謝您才好啊！

魏（痛苦地）您這是說的什麼？說的什麼？

馬 您就受了這三個頭一點兒也不屈；我們窮人……除了給您磕頭請安，還能怎麼謝您呢……，這孩子大前天晚晌兒就出來了，我們娘兒倆前天早晨來了一趟，昨兒個早晨又來了一趟，都趕上您這兒關着大門，叫也叫不開。今兒我

跟二僂子說早點兒來，可就見着您了。

魏 大嬸太客氣了，我真是一點兒力也沒盡到呀！

馬 您還這麼說，要不是您，我這孩子出得來嗎？

「陳祥待着無趣，想走了。」

陳 （走過來）蓮生，我要走了。

魏 好吧，我們趕明兒再談。

陳 我一會兒再來。

魏 再來？不，我馬上有事。

陳 你答應過跟我一塊兒去照戲裝像的，章小姐跟俞小姐還要一塊兒照呢。

魏 可是我今天實在沒功夫。

陳 再說，你要是往後真不想唱戲了，咱們也留個紀念呀！

魏 明天再說。

陳 （驚喜）說定了，明天！

魏 （但求其速去）好。

陳 明天早晨來？

魏 好。

陳 好，明兒見，明兒見。（走出門去，又退回來）蓮生，你跟我說真的，明兒晚上的紅拂傳到底唱不唱了？

魏 （心煩意亂）唱，唱，唱，怎麼能不唱呢。

陳 （放了心）我說你是說着玩兒的不是？（又諷怨地）蓮生，我告訴你，我聽你的話了，往後我一定好好兒讀書了，我也不再天天兒聽戲了，回頭見。

〔陳祥跑出門去。〕

〔蓮生望着他的背影，覺得說不出的滋味。〕

〔陳祥同蓮生談話之間，馬大嬸站在一旁凝視着，多麼崇敬與喜愛的樣子，她會想到蓮生在幼年間不就是她的窮街坊的那個並不出奇的窮孩子，可是現在站在她面前的，卻成了那樣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他會不會想到自己的兒子假如學了戲也會成就今天蓮生的地位？她不會這麼想，她看到兒子居然被放出監牢來，仍舊能趕車，仍舊能跟她在一起，她已經很滿足了。〕

〔馬二傻子也是同樣地根本不可能有過奢的希冀，他站在這幼年一同檢煤核跑大街的朋友的屋子裏，被這滿屋子的陳設弄得直犯迷糊，眼睛很費力地東轉西轉，有點兒忙不過來，他無意中觸及身旁的椅子，嚇了一跳，隨後卻又偷偷地摸了摸，那滑潤，那光亮，給了他多少驚奇。〕

馬 （興奮地）……這也是我們二傻子命好，有運氣，碰見您貴人解救，大前天

晌午我再到「拘留所」去，那些老爺們，就不用提，待我多和氣了，說是劉署長已經吩咐下來，衝着魏老板的面子，馬上就放。

魏 (苦笑)……

馬 臨走還賞了我們二傻子一大碗飯喫，白米飯哪！

魏 唔……

馬 當天家來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也沒讓他趕車去，叫他在家待了一天。您給我的錢還沒化完呐。昨兒個他又趕車去了，(高興地)沒出事。我就告訴他，從今以後，「見事別說，問事不知，閒着休管，沒事就早歸。」

魏 對了，早點兒回家好。

馬 (充滿了得意與憐愛)二傻子，你也不小了，你得明白呀，煙呀，酒呀，那都是有錢人用的，我們怎麼能喝酒呢？我們只求餓不死，凍不死，就該謝天謝地嘍。「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魏老板，您說是不是啊？

魏 (苦笑)……

馬 我就說一個人得安分守己，二傻子，你不該喝酒，你喝了酒，瞧，出事兒了不是？

魏 (自語)喝酒……



馬 (接着說) 你比不得鬧人呀，這回要不是魏老板，你還不定是怎麼樣了。虧得魏老板認識那麼些……

魏 (痛苦不堪) 大嬸兒，您這是罵我呀……

馬 (一驚) ……

魏 (勉強地笑) 不說了，不說了，大嬸兒，我沒……

「玉春忽然出現在門口，穿一身素淨的衣裳，有興趣地看着他們說話，安靜地，站定了，沒作聲。」

「馬二傻子看見了玉春，不由得後退一步。」

馬 您待人真好，真是的……(回頭) 二傻子……

二 (提醒他媽) ……媽……

「這樣大家方注意到來了客人。」

魏 (失聲) 你……

春 (微笑着) 今天我來晚了。(走進來)

馬 (不知所措) 魏老板……(想走)

春 蓮生，看你，也不讓客人坐。

馬 不，我們該走了。

魏 您坐坐，您坐坐。

春 老太太再坐會兒，我沒什麼事。

馬 (茫然) 不，不，我們是該走了，二傻子也該趕車去了。

魏 好吧，沒事常來串門兒呀。還有二兄弟。

馬 (推了二傻子一下) 答應呀，傻孩子。

「二傻子只在神色上稍動一動。

馬 走了，走了。

「馬大嬸向外走，二傻子先出了門。

「蓮生跟着走，準備送她出去。

馬 (又轉回身來) 謝謝您，真是謝謝您，老天爺保佑您……

魏 (央求地) 別說了，大嬸兒，別說了。

「馬大嬸嘴裏仍舊喃喃地，走出了門。

「蓮生送她出去。

「屋裏只剩下玉春一人。她四面看了看，便清理起屋子來，把零亂的戲衣，一一摺好，把兩支靴子扶好擺正，又把其餘的東西及家具，陳設等等都弄整齊。坐在椅子上端詳。

「蓮生進來。

春 走了？

魏 走了，我把大門關上了。

春 天天關門多不好，回頭人家說你的閒話。

魏 門開着不知道有多麻煩，我從一清早兒到現在沒一點兒清閒。（坐下）你

瞧，想收拾收拾屋子都不得空。

春 聽差的呢？

魏 還是叫他出去了。

春 所以我來給你收拾屋子。

魏 當心折死我，我可那兒來的那麼好福氣？

春 現在怎麼又變得這麼伶牙俐齒的了，剛才看你那個傻樣兒。

魏 我真想不到你就這麼跑進來。

春 在院子裏就聽見你跟別人說話，我就想走了，後來聽見是這位老太太，我就……可是換了別人，我可不來。

魏 你來得正好。馬大嬸跟他的兒子又磕頭，又請安，又道歉，又誇獎，弄得我恨不得有個地縫兒鑽下去。

春 （偏着頭想）可我還記得挺清楚：沒有多少天呀，你還頂喜歡人家跟你磕頭

請安，誇獎道謝呢。人家要是不這樣，說不定你還得生他一鼻子氣哪。

魏（瞪她一眼）你少說兩句好不好？

春這可攔不住我說，蓮生，我真高興啊，你看，就憑我，能讓黑的變白，能讓一個壞孩子變成好孩子。

魏我就不服氣你這麼充大人，如今我也是大人了。

春好，是大人就談大人話。（嚴肅起來）蓮生，你知道我今兒個要跟你說什麼？

魏隨便你說什麼，我現在都懂。

春你猜得着不？

魏我猜？

春你應該知道。

魏（想一想）還是你說吧！

春我們不是要走嗎？

魏（恍然）喲。是啊，是要走，我不會再這麼混下去。

春我是說就走。

魏是的。

春我是說馬上走。

魏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馬上?

春 今天，馬上，就是現在。

魏 (昏亂地) 爲什麼? 爲什麼這麼……這麼急?

春 你不能走?

魏 不是，我沒有想到……

春 現在不走什麼時候走呢?

魏 (問住了，呆了一會兒) 到什麼地方去呢?

春 世界大得沒邊兒，出了這城圈子，還不全是我们地方?

魏 我們怎麼能就這麼走呢?

春 你要怎麼走呢?

魏 ……總有些事要交待交待吧? 這住了二十幾年的地方……

春 那也好，你就想想，有什麼要交待的，有什麼沒了的?

魏 (想了一想) ……真怪事，想着該有好些個事，可是細想：又像沒什麼似的。

春 那就……

魏 (忽然想起來) 我這些東西。(四下指點着)

春 (幾氣地) 你是想搬家呀! 那巧極了, 對門兒馬大嬸兒的兒子馬二傻子不就是趕車的吗? 就叫他來給你運箱子, 搬鋪蓋捲來, 快去, 趁他剛出門兒, 也許還叫得回兒。

「蓮生受了奚落, 悶着頭不響, 皺眉, 費力地思索。玉春望着他。

魏 (慢慢立起來) ……我們走……

「玉春亦立起來, 仍舊望着蓮生不做聲。

魏 (狠了狠心) 好! 走吧!

(關切地, 憐愛地) 蓮生……

魏 (四下張望, 心神不定) 就這麼走……

春 (按他坐下) 你先定一定神。

魏 (掩不住心中慌亂) 沒什麼, 沒什麼, 不要緊, 我能走, 我能……

春 不忙, 你歇歇。

魏 (慌慌張張) 馬上走! 馬上走! 我什麼都不要了。(要走)

春 (攔阻他) 別, 別, 你幹嗎那麼慌呀? 你怎麼這麼沈不住氣呀?

魏 (又靜想了半天, 忽然) 不能走。(頹然坐下) 我差一點兒忘了一件大事。什麼事?

魏 我要見一下李二哥，我說了要跟他說明白的。

春 李二哥，你那個跟包的？你跟他說什麼？

魏 什麼都得跟他說，得讓他明白我。二哥待我太好了，人心換人心，我不能就這麼撇了二哥走。

春 你怎麼從來沒跟我說過他。

魏 那怨我糊塗，今天我才認識他，才認識這個好心腸的人，我要是就這麼走了，會氣死他，急死他。

春 那也好。

魏 我這麼想，他能不能跟我們一塊兒走。

春 跟我們一塊兒走？

魏 能。咱們就說好了，明天一大早兒走，跟李二哥一塊兒。

春 那我先回去了。

魏 （高興地）慢點兒走，聽我說。

春 （笑着）說。

魏 我說我們明天這時候，就離開這地方了，去過我們的好日子了。

春 我可說是苦日子。

魏 (笑了) 你還當我會後悔嗎？沒有的事。我現在可知道什麼是好日子，什麼是苦日子。

春 你說什麼是苦日子？

魏 像我們現在一樣，像關在籠子裏一樣，聽人家的高興，看人家的臉子，什麼都沒有自個兒作主的份兒。

春 (點點頭) 再告訴我，那一天才是最快活的好日子呢？

魏 (無窮的信仰) 明天。

春 明天？

魏 明天這時候，我們就跑出了這個城圈子，離開了這羣一見着就起膩的人；再不看見這所教人發煩的屋子，再也聞不見這股薰得死人的銅臭氣，再也不給人家消遣解悶兒了。

春 咱們坐船，騎馬，跑路，聽聽流水響，聞聞野花香……

魏 好長的日子，好大的世界，我們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

春 「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可是去幹什麼呢？

魏 ……去找朋友。

春 找什麼朋友呢？



魏 (愉快地) 找我們的窮朋友。

春 (笑着) 那時候你會告訴人吧？說：「我爸爸是打鐵的，我是鐵匠的兒子。」

魏 (激動地) 玉春。

春 (偎倚着蓮生) 我們要在一塊兒過這一輩子。

〔窗外有鳥聲相媚。〕

〔讓時光悄悄地在身邊流走。〕

〔外面傳來銅門環碰撞的聲音。〕

春 有人叫門。

魏 不理他。

〔門敲得更急，還有人在嚷。〕

春 這人有急事。

魏 什麼急事？還不是那羣討厭的人！

〔門敲得聲如雷震。〕

春 這樣兒不好，你出去看看。

〔蓮生點點頭，跑出門去。〕

〔玉春也有點忐忑不安，站在門口向外傾聽。〕

「轉瞬之間，蓮生飛奔而入。」

魏 (面色如土) 是……

春 是誰？

魏 (昏亂地) 姓王的，王新貴。

春 讓他進來沒有？

魏 我沒開門，我從門縫兒裏看見的。

「叫門聲不絕。」

春 他有什麼事，這麼急？

魏 他還帶着人。

春 (面色一變) 帶着人？

魏 有三四個人。

春 (平靜下來，反而坦然) 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魏 (發呆，搖搖頭) 不……

春 (切齒) 天下有這麼恩將仇報的人！王新貴賣了你了！

魏 怎麼辦？怎麼辦？我們跑…… (回頭無策) 可是……

春 (抓住他) 蓮生，人是得受罪的呀，「明天」不是那麼輕容易就得到了手的

呀！

魏 (攢拳怒目) 我們就沒路走了？

春 不要急，急也沒用。

魏 (堅定地) 開門，讓他進來。

春 也只有這樣，有什麼法子呢？

魏 (一把抓緊她的手) 玉春！

春 要是我們剛才走了，……咳，還說這些幹什麼？(從身上掏出一個錦緞包來)

這是「我的」首飾，「我的」真珠寶石什麼的，我知道你身上沒有現錢，帶着預備着吧。

魏 (兒女情長) 我……

春 只要你不忘記我，我也不忘記你，我們不一定要守在一塊兒，我們分開了也一樣有路走。

魏 (咬牙忍淚) 是。(把那包東西裝進自己衣袋去)

春 (從右臂上脫下那支鐲子) 蓮生，再給你這支金鐲子，金子是頂結實的，你帶着它吧。萬一有一天要拿它換錢，它也能值幾個錢呢。

「把那鐲子套在蓮生臂上，藏到袖子裏去。」

「門環大震不休。」

外面（王新貴的聲音大喊）再不開門，我們打進來了！

春 去開門吧。

魏 （賭氣）不去！

「外面「克的一」巨響，人聲湧進。」

春 他們把門門弄斷了。

「人聲已到門口。」

王 （在外面）站在這兒，別進來！看住大門，不許閒人進來！回頭吓着我兄弟。

「王新貴施施然自外來！儼然三軍統率的架子。」

王 老三哪，犯了案嘍。

「玉春端坐榻上，不動聲色。」

「蓮生站在屋裏，莊嚴肅穆，挺起了胸膛。這是蓮生平生第一次把胸膛挺起，我們不會輕視了這第一次，蓮生將憑着這一挺胸的千鈞之力，去走上他那崎嶇無盡的生命的征程。」

王 （請一個安）四奶奶，大人叫我跟了您三天，您天天兒早上到這兒來，一來

就把大門門得死緊的。學戲不是這麼學法兒，太過火了點兒。再說，我也忘不了在您屋裏給我喫的那個「窩脖兒」，窩得我好下不來臺呀。

「玉春是親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樣子。」

王 老三，關着門總沒什麼好事幹吧？別怨我作哥哥的對不住你，我是一爲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我是喫誰的飯，就給誰幹。就算你是我的親兄弟，你要是對不住我的東家，就許我對不住你，可是咱們到底是好哥們兒，院長本來說要抓你下監，是我說了情，給你「驅逐出境」。只要出了這城圈子，你就愛到那兒去到那兒去，誰也管不着你。（得意地）四奶奶可是還得請回公館去。

「外面忽然一片喧嚷，有鬥毆之聲。」

王 （神色一變，走向門口，大喝）什麼人！抓起來！

「話猶未了，已有人打到院子裏來，有人被打倒之聲，大門外的人聲同被打的人的喊聲亂成一片。……」

「玉春和蓮生雖然覺得可怪，卻沒有動。」

「如一陣怪風一般，捲進了一個人，是馬二傻子，衣服扯破了幾條，臉上流血，目光如電，進門來劈胸一把抓住了王新貴的領子，跟着一拳，王新貴還來不及嚷，便一交倒前

地上。

「馬大嬸氣急敗壞，跟着跑進來。」

馬 魏老板！魏老板！魏……（看見二傻子在打人）二傻子……

「二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揮拳便打。」

「王新貴拚着挨打不做聲。」

「玉春仍舊坐着不動。」

春 （走向前去）二兄弟，不打他。

「二傻子不理。」

魏 （面孔一板）住手！

「二傻子肅然，住手，站起來，目光直視王新貴不動。」

魏 （轉和緩）二兄弟，這種人值不得我們一打，他們還得活幾年呢。叫他起來罷。

「二傻子俯身下去，一把將王新貴抓了起來。」

王 （拍拍衣上的灰，摸摸身上挨了打的地方）這是那裏說起。

馬 （面紅氣喘）魏老板，這是怎樣了？

魏 大嬸兒，什麼事也沒有，您別替我着急，二兄弟還是去趕車去。

王 魏老板要出遠門了，明天的紅拂傳也不唱了。

馬 (着急地) 不，不，魏老板，叫二傻子給您找劉署長去。二傻子……

「王新貴冷笑。

魏 不用，不用去，大嬸兒。

馬 您認識那麼些大官兒，闊人……

魏 大嬸兒，我魏蓮生從今天起，一個闊人也不認識！

馬 (茫然) 什麼？

王 好兄弟，說話有骨頭，怎麼樣？該活動活動了吧？

魏 (不理會) 大嬸兒，拜託您了，等我走了之後，去把李二爺找來，這屋子就交給他了，沒了的事讓他給我了，告訴他我短不了給他捎信兒。

馬 (淚流滿面) 是。

魏 這屋裏的零碎東西……(轉向王新貴) 我的東西總該由我作主罷？

王 (「慷慨」地) 好，也由着你。

魏 大嬸兒，這屋裏的零碎東西，木器都給您拿去吧，我都送給您了。

馬 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要。

魏 就算我寄存在您那兒的。

馬 (泣不能仰) ……

魏 (向王新貴) 王大哥。

王 老三，這回事可不能全怨我，我們還是好朋友，有什麼事儘管囑咐，做哥哥的一定效勞？

魏 告訴你，我一點兒也不恨「你」，我也不託付你什麼事。今兒個馬家二兄弟打了你，算白打了，要是你借勢力壓人，想害人，想暗算人的話，你就算不得好漢！

王 (大笑) 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跟他計較。

魏 (四面一望，坦然地) 這回真走了。

春 (站起來) 蓮生，是我害了你。

魏 是你救了我。

春 這是你心裏的話？

魏 我要是口是心非，叫天雷劈死我。

春 蓮生，天長路遠，要你自個兒保重。

魏 你放心，我將來也許會窮死，會凍死，會餓死，會苦死，可是我會快活一輩子。



春 蓮生，……（眼圈紅紅地低下頭去）

魏 這一分手，咱倆就不定見得着見不着了，玉春哪，往後常想着我，常想着我的好處，忘了我的壞處罷。

王 （冷言冷語）行了，差不多了。

〔魏蓮生百慮全消，了無牽掛，向玉春點點頭，朝外走。〕

〔玉春呆立無語，誰也猜不透她此刻的心情。〕

〔馬二傻子瞳目不動，站在屋裏，有如泰山壓重。〕

〔馬大嫗吸泣不止，是痛恨自己的無能？是痛恨世無天理？是傷心離別？〕

〔王新貴跟在蓮生後面。〕

〔幕下。〕

## 尾聲

人物：蘇弘基

小 蘭

王新貴

徐輔成

光陰似流水，一去二十年。

人事雖非，而小樓無恙；二十年前玉春所住的金屋，如今作了蘇弘基靜修之處；也算書房，也算佛堂。

二十年的日子容易過了，「主人」卻不免懷舊的心情；爲此他不願換掉那些古舊的陳設；儘管當年的新書桌，新書架，新桌椅都已經被悠久的歲月織染成斑斕的古物；淺綠色的牆壁在二十年中曾經過幾次的粉刷，也顯得顏色深了，重了。

除此之外，屋裏也不無改變，就是那一排窗子，從前是白紙裱糊的窗格子的，現在已經改裝了花玻璃的新式窗子。因爲現在正是冬天，窗戶上掛的紫紅色的絲絨窗帘子閉得密不通風。

門上掛的是厚厚的藍呢子的門帘；門帘上，上，中，下三道紅木條，上面鑲着銅片。家具多了一種，一張楠木櫃子，古銅色織在絲絨的單人沙發，前面放一個踏脚的小凳子，旁邊放一張小茶几。

地下鋪了厚厚的黃地藍花的地毯。

當年的家具都已移動，右面牆上的書架同書桌稍向上方挪了些，露出地方開了一個壁爐，裏面燒起了熊熊的火，沙發就放在壁爐前面。

壁爐上擺着一架座鐘。

牆上掛的字畫也換了，美人畫已不再掛，「主人」的趣味，看來顯有變更。

琴桌已搬到左邊去，上面除了水仙等等盆景之外，放了一尊白磁的手持淨瓶的人間遍灑甘露的南海觀音大士像，像前一個小紫銅香爐，正燃着檀香。

八仙桌擺在窗下，鋪着藍色圈花織錦的檯毯，當中一隻「雨過天青」的大磁花瓶，插着滿瓶的紅梅花，算是萬綠叢中的一點嬌豔。

大風大雪的三九隆冬天氣：我們剛才已經看見窗外的冰天雪地裏，有兩個苦孩子認爲很滿意地找到了他們過夜的地方，也有無家可歸的病人倒在雪地裏結束了他的一生。然而屋裏的人衣重裘，擁爐火，尙且猶嫌其冷，帶幾分瑟瑟畏寒的態。

蘇弘基穿了狐皮袍子，皮馬褂；戴了皮帽子，足著黑緞子的棉窩，整個身子蜷縮在沙發裏。

常言道得好：「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會饒。」蘇弘基縱使多麼富貴，有權有勢，

竟也難逃劫數，被二十年的光陰催成白髮蒼髯的老翁，平時見人常拱手說道：「慚愧，慚愧，半生碌碌，一事無成，光陰易逝，觸目驚心。」話雖是兩句客氣話，究其實際，確乎如此；所以他所謂「又得浮生半日閒」——實際上他無日不閒——或者在可以自捫其心的清夜，也時常爲自己的過去種種算清算賬。

這筆賬可難算得很了，是功是罪，蘇弘基自己也難下斷語，譬如說一生爲宦，官運頗通，自然該是政績昭然嘍；然而仔細思量，竟像是沒作過什麼好事。若說是儘做壞事吧，不要說自己不願這樣想，事實上也的確覺得並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自古以來，功大不賞，罪大不罰；我想蘇弘基若是有罪也必是不罰之罪。蘇弘基也常說：「人非聖賢，孰能無罪？」在行將就木之年，心如古井水，不作紅塵想；修修來世吧。何況有例可援，先賢典型俱在，於是蘇弘基也念了佛了。

念佛的作用原不過是爲聰明人文過飾非，爲愚人曠時廢日。如此而已。

有一句俗話說：「人不風流祇爲貧」，語雖刻薄，蓋記實也。按說念佛修道，原是一種苦行；便該斷絕五葷，六根清淨才是。蘇弘基卻不然：他是按其「本分」，豐衣足食之暖，念佛消遣；既蒙修行之名，又得攝生之道，他現在正是一「紅袖添香夜讀書」呢。

若問紅袖何在？屋裏的紅袖正在添香。丫環小蘭跪在琴桌前的一個小蒲團上，全身幾乎整個伏在琴桌上；手拿一根銅籤子在撥弄香爐中燃着的檀香。一陣香煙繚繞，屋裏氤氳如霧。

看到小蘭，讓人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蘭兒，蘭兒往矣！下落何處我們已經無從打聽；卻是從今日小蘭的身上，尚可依稀如見當年蘭兒的痕迹。我們不妨認小蘭就是蘭兒的第二代——

也許還會有第三代，第四代，只看她們的命運如何演變吧——就說她倆的名字，不也有幾分相似麼？

小蘭年紀尚輕，嬌小美麗，像一朵盈盈待放的蓓蕾。雖然屈身為奴，卻也逍遙度日。眼前所服侍的老頭子和藹可親，所以也引不起她的不快之感——根本她現在還沒有不快活的能力與經驗。她的日子過得很平靜，正如她的心地恬適，臉上的笑容常駐。

蘇弘基坐在沙發裏，左手拿着一本古板的線裝書——他現在常常看書了——右手捏着圍在脖子上的一串一百單八顆晶瑩圓熟的佛珠。眼睛雖是對着書本子，卻是半睜半閉，嘴裏念念有詞，不知道是念書，還是念佛。

屋頂的沙罩電燈沒有着。開着的是書桌上——盞綠花磁罩的檯燈，所以屋裏是暗暗的。壁爐裏的火也因得發出紅光。

蘇（身體蠕動了一下，用拿書的手推開點帽子，用手指搔一搔頭，然後將書移到眼前，低吟起來）「……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頭……嘔……」

（不由得回過頭去）小蘭。

小（隨便答應）哦。

蘇（雖然鐘就在自己面前，卻懶得將眼皮擡起來看）看看鐘，現在有幾點了？

小（慢慢站起，走過來，看鐘）十二點半。

蘇 (訝然) 什麼？瞎說。

小 老太爺不信，您自個兒看鐘。

蘇 (擡頭一看) 鐘停了，不走了。

小 (故意地) 噢，不走了。可是我也沒看錯呀。

蘇 (一邊說話，一邊伸手到懷裏去摸錶) 這皮孩子，鐘停了也不想着開。

小 (嘟囔着) 剛才人家在睡中覺。

蘇 (掏出一個金錶來) 就知道睡了噢，喫了睡。現在五點鐘了，天快黑了。你看你這個中覺，整睡了四個半鐘頭。(又把錶收回去)

小 (退回去，一下坐在蒲團上) 有什麼法子？睡着了就不醒，這也由不得我。

蘇 (從鼻子裏笑了出來) 王管事回家沒有？

小 清早出去還沒回來呢。

蘇 (自語) 怪事。怎麼就一去不回頭了？先前的那陣風吹得好怕人，雪還下不下了？

小 風也住了，雪也住了；可是天還是陰的，一會兒也許還得下。

蘇 等一會兒拉開窗帘子，賞雪喝酒倒也不錯。(倒抽一口涼氣) 好冷啊！小蘭，過來，把火弄旺點兒。

「小蘭走過來蹲在爐邊，拿起地下放着的火翦撥火。

小（擡起頭來）老太爺，你穿着皮袍兒，皮馬褂兒，還冷得這樣兒。我就穿了這麼點兒衣裳，可是一點兒也不冷啊。

蘇就因為我是老太爺呀。（撫摸小蘭的肩膀）你們是小孩子。

小小孩子怎麼就不冷呢？

蘇小孩子火氣旺，就像一盆火似的。

小（用手拂落肩上蘇弘基的手）那您別碰我。

蘇（一怔）什麼？

小（笑個不住）回頭把手燒糊了，又要罵人。

蘇（也笑）這樣子，再這麼皮，我要打你了。

小（掀起嘴來）不。

蘇天不早了，去看看燕窩燉好了沒有？好了馬上送來。

小（一扭身子）不去，又得走那麼一大段兒雪路，風又大又冷。

蘇（假裝發怒）怎麼那麼沒有規矩！

小（撒嬌地）不嚶。

蘇這才是「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哈哈大笑）

小 您說缺德話罵人，我更不去了。

蘇 （突然擺下臉來）哼……

「小蘭先還嘻皮笑臉，後來看見蘇弘基把臉繃緊不放，也就漸止住笑容，嘴慢慢咧了開來，看看要哭。」

蘇 （大擺「主人」架子）是我把你們慣壞了。弄得沒上沒下的。

「小蘭已在淌眼淚。」

蘇 （改變態度）真是小孩子。（頗自得於自己在婦人孺子前的這點威風）小孩子……（欠欠身子，撫摸小蘭的頭）一句話都受不得。

「小蘭不響。」

蘇 （笑起來）樂極生悲了。

「小蘭從腋下拉出手帕來，擦眼淚，向外走。」

蘇 好孩子，去罷，燕窩燉好，就給我端來。

「小蘭掀簾子出去。」

「蘇弘基緩緩站起來，書放在身旁茶几上，手撥弄一顆顆的佛珠，嘴不停地動，看出來像是在念「阿彌陀佛」的樣子，走到琴桌前低頭看看燒得正好的檀香，又走到牆邊，用手把一張字畫扶扶正，退幾步端詳一番，然後在屋裏又走了一遭，嗅嗅瓶裏的花枝，無



所事事，仍回到沙發裏去「冬眠」。

「他在沙發裏蠕動了幾下，剛坐舒服。」

「一個人把門帘稍掀開一點，伸進腦袋來張一張。」

「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二十年後的王新貴仍舊改不了他的老毛病，無論在任何地方，進門之前，一定要先伸進腦袋，探探虛實，然後才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我們就認識了他。自然是也老多了。」

「二十年之內，蔡弘基與王新貴堪稱難主難僕，居然在一起混了這麼長的時間，這也是王新貴善於察顏觀色，曲承意旨的原因，然而在外表上，作「主人」的到底高明一等，已懂得何謂「深自韜晦」，何謂「閉門思過」；實際上「主人」只管在家裏「閉門思過」，門外的事儘由奴才王新貴越俎代庖。」

「王新貴身穿厚厚的灰布棉袍；黑布馬褂；戴一頂絳色毛線的猴兒帽，扯下來把耳朵，鼻子，口都遮住了，只露出兩隻眼睛同鼻樑；脖子上圍着一條深顏色的舊毛圍巾；紫腿袴；腳上穿一雙黑絨深繞的靴子。」

蘇 （費力地扭轉頭來）你回來了？

王 （走過來，聲音像是從罐子裏發生出來的那麼深遠）回來了。（脫帽子，凍得紅鼻子紅眼兒地）好冷的天兒呀。（把帽子放在凳上，伸手烤火，又鳩鳩耳朵）耳朵都要凍掉了，（連連蹬腳）這兩支腳也不是我的了。

蘇 (不聽那些) 事情怎麼樣了?

王 五萬塊錢準能買到手，包在我身上。

蘇 靠得住嗎?

王 房主是孤兒寡婦，欠了一屁股債，急着籌錢還，要是不賣這所房子，能讓債主給逼死。

蘇 唔。

王 這房子要在平時賣，足值十萬，(拍胸脯) 現在包在我身上，這便宜決不能讓別人撿了去。

蘇 你見着那個拉房繆的了?

王 (慢慢地) 沒有……今兒他有事下鄉了。

蘇 (不悅) 那可是說了半天廢話呀。沒見着他不是白說不中用。

王 (陰笑) 明兒再找他一樣。(又神氣起來) 您儘管放心，我是已經打聽得明明白白，十拿九穩，那小寡婦跑不出我們手掌心去。

蘇 既說沒見着那個拉繆的，你何至於在外邊兒跑這麼一天?

王 (精神大振) 說來話長。(把圍巾取下來，順手扔在近邊的一張凳子上) 我得報告您一樁新聞，保管您愛聽。

蘇 什麼新聞？

王 是這麼回事，我不是十點鐘就去找那個拉絳的嗎？沒找着。就到狗尾巴胡同去找謝老大，也是問他這房子的事。一聊聊到十二點。他不放我回家，還要請我喫煮餛飩。

蘇 （不屑地）這算什麼新聞？

王 沒說完呀，（神秘地）喫完餃子，他還請我一樁事兒……（佳口）

蘇 （漸引起興趣）什麼事？

王 聽戲。

蘇 聽戲？

王 這齣戲可不比尋常。趕明兒您就是花一萬兩銀子也聽不着了。

蘇 什麼地方？誰唱的？

王 「在主人面前，規矩是不許坐，所以王新貴一直站着講話——至於小蘭，算是例外——提起這地方讓您笑掉了大門牙，狗尾巴胡同東口兒外頭，不是有一大塊空場子嗎？熱鬧得很哪！儘是要把式的，變戲法兒的，賣膏藥的，說相書的，還有就是唱戲的。」

蘇 （嗤之以鼻）草臺班子。

王 一點兒也不錯。去逛的竟是下等人，什麼趕車的，拉馬的，青皮，光棍兒，流氓，抓兒子，看不見一個體面人。這地方您根兒就走不到。

蘇 (儼然有求賢若渴之狀) 不，「風塵有俠客，大澤起龍蛇，」我倒很想走一走這種地方。

王 (不懂話中之意，然而順口奉承) 那好辦，好辦，往後我引您去。

蘇 你到底聽的什麼戲？

王 事兒就出在這兒了。謝老大就說：那草臺班子裏病倒了一個唱小丑兒的王福壽，窮得當賣俱絕，更說不上花錢買藥，眼瞧着就不成了。同行的師兄弟們就商量着給他唱一臺搭桌戲。

蘇 (笑) 草臺班子也唱搭桌戲？

王 (也笑) 他們說是小弟兄們的義氣。

蘇 這種人也講義氣？

王 還有更絕的事兒呢。這臺義務戲裏還是真有一齣千金難買的好戲。

蘇 什麼？

王 這小土班子真約到了名角呢。

蘇 是誰？

王 這個人二十年前是個紅得發紫的大名角兒，可是早洗手不幹了。趕巧了這兩天來到城裏，叫這班子裏的一個唱戲的碰上了，死揪活拉地非讓他幫忙不可，他是衝着給王福壽籌款治病，可就答應了。

蘇 這是什麼人呢？唱什麼的？

王 唱花旦的，可是不出名字，那些同行的也都不說。他說是唱完了就得走，更絕的就此一回。往後絕不再唱。

蘇 唱的什麼戲？

王 得意緣。教鏢，說破，祖餞，下山。

蘇 這是個歇工戲。

王 是啊。因為這個人不巧也正生着病，搭上四十多歲靠五十歲的人了，重頭戲拿不起來。

蘇 (搖搖頭) 靠五十歲的人唱花旦……

王 您猜這是誰？

蘇 誰？

王 一掀簾子，我差點兒沒嚷出來。(自鳴得意地) 別人不認得他，我可認得他。  
蘇 誰？

王 魏三兒啊！

蘇 (大驚) 魏三兒？

王 魏蓮生啊。

蘇 魏蓮生？

王 您把他忘了？

蘇 (定一定神) 我……是的……有這個人……我想起來了。

王 想起來了是不是，想不到他會回來了。

蘇 他還唱戲？……

王 憑良心說話，還是好。那才是名下不虛，眼神兒是眼神兒，身段是身段，做派是做派；儘管圍子破，行頭舊；一眼看上去，還是名角兒的派頭兒。

蘇 不老？

王 比不上往年嗎！可是扮出來還是不顯老。就是因為害病，顯着費力氣。我就跟謝老大說，今兒這場戲不白聽……

蘇 你招呼他沒有？

王 我正想去呀，可是慘了！偏偏老天爺不湊趣，好！狂風大雪呀！把那些席棚吹得東倒西歪，戲圍子本來就是又破又爛；四面兒透風。聽戲的可坐不住

了，都往外跑，風刮，人吵，蓮生只好在臺上使勁嚷，他是想把那些個聲音壓住的意思。

咳……

王 誰知道他又上了歲數，又害病，支不住，一下子倒在臺上了。

蘇 （一鬆，站起來）死了？

王 不知道，一臺好戲就這麼散了。

蘇 你沒有去看看他？

王 （抱手）我沒去，我是聽了您的教訓：「是非之地，不可久停，」怕的是「惹火燒身」，這叫「近來學得烏龜法」，我是「得縮頭處且縮頭」了。再說那破戲園子眼瞧着就要倒，冷也冷得受不得，就跟謝老大跑回家去了。

「蘇弘基默坐沈思不語。」

王 又跟謝老大聊了半天買房子的事，才家來。

蘇 （悲天憫人地）可憐得很。

王 這是他自作自受。二十年前我就看出來這小子一輩子沒出息。想不到今天他還有臉回來。

蘇 不是的，我覺得年紀輕的時候都是火氣太盛，現在想想，何必呢？白白結一

個冤家。

王 是他先對不住您，您可沒什麼對不住他的，再說也沒怎麼給他太過不去……  
蘇 明天早晨你去找他。

王 (驚愕) 找他來？

蘇 不，你給我送一百塊錢給他，問問他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王 (心中不服，覺了好久) 問了他之後呢？

蘇 看情形我給他想辦法。

王 (念頭轉過來，沒口子稱讚) 您真是念佛的人，「宰相肚子裏好撐船」，您是福大量大。

蘇 (一本正經) 不是啊，你聽我說。

王 (索然) 是，是。

蘇 (手捻佛珠，岸然危坐) 「冤家宜解不宜結」，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十年拜佛，很懂了這個道理，魏蓮生同玉春的事情，他們固然是做錯了；然而我激於一時氣憤，把他驅逐出境，確也有傷賓厚之道，也未嘗沒有錯誤。在古書上很有幾樁同樣的事情，然而我就有愧古人多矣。那麼現在呢，一誤不可再誤，「解鈴還是繫鈴人」，既然發現了蓮生的下落，他又正在困苦之中，這



就是上天注定：我跟他還有一段未了因緣，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找他的本意。  
王（莫讚一辭）是，是，是，我明天一大早兒就去找了謝老大，一塊兒去看他。謝老大認識那戲班子。

蘇（站起身來）何況二十年的折磨，他一定早已悔悟當年的罪孽了。「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原是我們念佛人的本分。

王（不知如何再表示他的感動）不錯，不錯，您真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

蘇（越說越高興，在室內徘徊起來）現在蓮生是有了下落，可是我心裏還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

王（機警地）您是說……（覺得不便說出，住了嘴）

蘇（徐徐地）就是玉春。

王（隨着主人「裝蒜」，很難過的樣子）四奶奶……

蘇（匆匆地就隨着徐大人同徐夫人去了。可憐她嬌生慣養，結局是屈身爲奴，還要跋涉萬里，很教人放心不下。）

王不知道徐奶奶待她好不好？

蘇奇怪的是，我跟徐輔成商量得很好，不能斷絕音訊；可是一別二十年，有如石沈大海。

王（「關心」地）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蘇 沒有，在官場中常聽到他的消息，可是他總沒有信給我。別的沒有關係……

（難以出口）這個人看不出是這麼不……

王（跟着主人納悶兒）這事兒是怪。

蘇（負手嘆息）咳，不提也罷。我現在早已是心如古井之水，不再作紅塵之想  
嘍……（看王新貴一眼）自然你不懂。

王（忽然想起來）啊呀！我差點兒忘了。  
蘇 什麼？

王（自以為是，神彩飛動）老爺別再生徐大人的氣。剛才謝老大跟我遞了話，  
他說現在又有一批黑貨……

蘇（出乎不意）什麼？

王 鴉片生意呀！（準備受獎的樣子）

「蘇弘基萬想不到在此大唱高調之時，卻被王新貴潑這麼一勺涼水；但是這涼水卻是甜的。怎麼好呢？只有望着王新貴發楞。」

王 我去給您詳細打聽……

蘇（怦然心動，但是故作鎮靜）……靠不住的……

王（急口分辨）不至於，決不至於。謝老大頂可靠，路子又多，跟我又是從小兒的交情，他……

蘇（舉手止之）好，那麼慢慢兒談。

王反正等我明兒個去打聽明白了着。

蘇（點點頭）也好。

〔小蘭掀簾子進來。

〔小蘭把手裏的紅漆托盤放在桌上，盤裏是一小蓋碗的燕窩，旁邊放一支銀調羹。

蘇雪還下不下了？

小沒下。可是路上闕黑，我怕，是老楊送我來的。

蘇（看見托盤裏還有一張名片）這是什麼？

小有客來了，老楊在樓底下等着呢，問您見不見？

蘇（拿起名片一看，大為喫驚，張着嘴閉不攏來）……

王（湊上前去）什麼？

蘇……我今天是在作夢？

王（輕問）是誰？

蘇下去告訴老楊，說快請！（唸那名片）徐輔成。

「王新貴亦一驚，急跑出門去。」

小 您快喫吧。回頭冷了。

蘇 (揭去碗蓋，把調羹在碗裏攪，有點失神) 天下的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水流千載歸大海，」走了的人都會回來的。

小 (兩隻眼睛烏溜溜地直轉) 您又說怪話。

蘇 (不覺失笑) 來的是一個老朋友，我心裏高興。

小 (調皮地) 謝天謝地，老天爺保佑您永遠這麼高興才好。省得又拿我們來出氣。

蘇 這個小孩子，什麼地方學來的油腔滑調？客人來了，把電燈開開，把東西收拾清楚。

「小蘭把關着的那盞電燈開亮，屋裏就大放光明。」

蘇 (用手把眼睛矇住) 呀……

小 (矇着眼睛) 眼都花了。

「小蘭清理屋子。」

「蘇弘基匆忙地把那碗很燙的燕窩喝光。」

蘇 (把碗遞給小蘭) 收到隔壁室裏去。去倒茶來。(傾聽樓下人聲) 來了，上

來了。

〔蘇弘基三步改作兩步，顛出門去。〕

小（目逆而送，拿起桌上的托盤，把碗放進去）什麼稀奇客人！

〔小蘭頑皮地學蘇弘基的龍鍾樣子也跑出門去。〕

〔過了一會兒。〕

〔門外一片亂。〕

〔王新貴第一個跨進門來，恭恭敬敬地把門帘打起。〕

蘇（在門外讓客）請，請。

〔然後徐輔成同蘇弘基各點頭哈腰走進屋來。〕

〔徐輔成自然也是老了。〕

〔然而他還好，仍舊腰板挺直精神健旺；除去頭髮花白，皮膚稍黑之外，看起來與二十年前沒有多大變更。〕

〔徐輔成脫下頭戴的皮帽子同身上的皮領大衣，王新貴雙手接過，放在凳子上，把自己的圍巾從凳上拿起來，走了出去。〕

〔主人同客人已經分賓主坐定，寒暄起來。〕

蘇輔成兄真是自天而降，就像是這場大風把你吹來的。

徐 我也再想不到二十年後仍舊在這屋子裏看見弘老。

蘇 什麼時候到的？

徐 到了兩天，剛剛休息過來，就來拜會弘老。

蘇 嫂夫人呢？

徐 (窘) 沒……沒有回來。

蘇 一個人？

徐 (含糊答應) 是……還有幾個人……

蘇 住在什麼地方？

徐 住在旅館裏。

蘇 搬到舍下來住。

徐 (遜謝) 不客氣了，我是四海爲家的。過不了兩天又要走了。

蘇 唔，輔成兄是回來述職的。

徐 (笑着) 說不上。

蘇 二十年不見了，輔成兄豐采如昔，真是得天獨厚。

徐 沒有的話，幾十年光陰空過去了，覺得這半輩子也是空過了。

蘇 那裏，你老兄一代清名，萬流景仰。我們老朋友更不用客氣。

徐（一半得意，一半謙虛）我自己可沒有覺得做過什麼值得一提的事。二十年來浪博虛名，其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已。

蘇倒是老兄這二十年的經歷一定大有可聞！能不能講一講？也教我這守株待兔的愚人長長見識。

徐只要弘老愛聽，只怕說起來也就沒什麼意思了。

蘇（輕嘆）二十年不得你的消息，我以爲我們永不會再見了。

徐說起來這要怪我，我不應該失信……不過……

蘇（自己來打破僵局）不提罷，不提罷，我如今是「蟒袍玉帶不顯掛」了，何況……

〔小蘭用茶盤子端了兩杯茶進來。〕

〔小蘭把兩杯茶分送徐蘇二人面前。〕

蘇小蘭，見過徐老爺。

小（低頭）徐老爺。

徐（欠身）這是？

蘇侍候我的。

徐聰明得很，幾歲了。

小 十六。

徐 真好。噢，從前的蘭兒呢？

蘇 （這名字已經就覺生疏）蘭兒？早出嫁了。現在大概兒子都在讀大學了。

徐 （愴然暗鶩）嘔……

蘇 嫁得很好。（指小蘭）這孩子頂多再過三五年，也該找婆婆家了。

「小蘭嚶嚶一聲，一蹶脚是轉回身去，在屋角坐下。」

「蘇弘基哈哈大笑，不自覺習慣地手捻佛珠。」

徐 （驚訝地）弘老現在也念佛修行了？

蘇 慚愧，慚愧，我是行將就木之年，萬念俱灰，拜佛念經作一個寄托，也就是修修來世的意思。

徐 是的，是的。

蘇 沒有喫長素，喫齋，喫的觀音齋，每月逢三喫素，還有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天，此外念經，念佛，打坐，參禪。

徐 佩服，佩服，（搭訕地）這屋裏倒還是老樣子。

蘇 是的，留住它當年豐度，也好作我閉門思過時的警惕。

徐 那麼，那麼。



蘇 然而小樓無恙，人物已非，我想問一問，玉春近來怎麼樣了？

徐 難得弘老大量，我也正想提到玉春呢。

蘇 （急迫地）怎麼了？她現在？

徐 這真要感謝弘老，二十年從政奔波，幸而無功無過，倒有一半是她的功勞。

蘇 （不懂）怎麼？

徐 當時承弘老將玉春交給內子收留，起初我們還以為她舒服慣了，一定很難相安。誰知不然；她竟是溫柔敦厚，事無大小，一人擔當，都做得盡善盡美。唔，這也難得。

徐 過了十年，內子身體不好，不能再受奔波之苦，於是就在家鄉住下來，叫玉春跟着我……

蘇 （一陣特殊之感湧上心來）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了，（大笑）想不到促成了老兄的姻緣。

徐 （不知如何措辭）所以……所以……真是感激……真是感激弘老……

蘇 （也有點沈不住氣）……古人所謂塞翁失馬……（哈哈大笑）玉春倒是個有福之人，（感慨地）事情都是教人想不到的，（四面張望）「一天風雪故人來」，又帶來這麼多喜訊……小蘭，把方桌上東西搬開，拉開窗帘子。（指

書桌抽屜)把杯筷拿出來，我要同徐老爺賞雪飲酒。

「小蘭站起來，一一照辦。」

蘇 那麼玉春現在在？

徐 在……就在外面。

蘇 (驚得跳起來)你說什麼？

徐 在……在門外車子裏，她說要我跟弘老說過，她才進來。

蘇 哎呀！你真是……你真是……

徐 她說要回來看看……是他催着我來的。

蘇 趕快請。(自語)王管事在隔壁吧？

「小蘭點頭。」

蘇 (戒)王管事！

「王新貴掀簾子，探頭，應聲而進。」

蘇 趕快到外面，請車子裏的……徐奶奶來，路太黑，叫老楊打燈籠去接。再順便叫廚房預備幾樣酒菜，把張總長送的遠年花彫開一饅來。小蘭，多擺一副杯筷。(對徐輔成)玉春能喝酒的。

「王新貴想起前情，不免一副尷尬樣子；此時只有唯唯答應，剛要出門。」

〔小蘭拉開了一幅窗簾。

〔窗外有隱約火光。

〔小蘭一驚。

〔蘇弘基站起身來。

〔王新貴止步不走。

蘇 (驚怖地) 花園裏有人！把窗子開開！

〔小蘭開了兩扇窗子。

小 火！誰燒的火？

〔徐輔成站起。

〔王新貴搶上前去。

小 (驚叫) 海棠樹底下躺着一個人！(返身)

〔王新貴走過去，將小蘭擠在一邊。

王 (怒喝) 誰放這些野人進來！(大叫) 樹下頭的人死了！還有人跑了！牆也倒了！看園子的人呢？滾到那兒去了！混帳東西！混帳……

〔蘇弘基原也滿面怒氣，但是此刻靜了下來。

蘇 (皺眉) 不要吵！

王（很不服氣地回過頭來）不是。這太不像話了，這太……

蘇（顯示他的大量，一半是做給徐輔成看）不要這樣。（意態灑然）這人死在此地，是與我有緣，應該由我佛超度。

徐（頷讚）老弘真是念佛的人。

蘇（更得意）他已經離此是非場，應該早登安樂土……

〔王新貴頹然欲出。〕

蘇（叫住他）慢一點。（曲指）第一，請徐奶奶；第二，預備酒菜；現在第三，去弄一口棺材，把那個人裝起來，送出城去埋掉。

王還得報官。

蘇都由你去辦。現在趕快去請徐奶奶來，馬上叫人把那死屍擡出去。

〔王新貴點頭，出門去。〕

徐弘老真是佛法無邊。

〔可見窗外雪花飄落。〕

蘇（拈鬚而笑）「人生無處不青山」，死在風雪之中也算是死得乾淨。（忽然想起來）輔成兄，世間竟有如此奇事，你我分別二十年，居然有重見之緣；然而更巧的是還有一個人也不約而同來到此地了。

徐 誰？

蘇 魏蓮生。那個戲子。

徐 (萬萬想不到) 魏……

蘇 真是不可再巧，我已經叫王新貴明天去找他來。

徐 (不知怎麼說好，信步走到窗前，向外看) 好大雪！

蘇 怎麼！又下雪了？

徐 連那個死人都蓋住了。

〔狂風忽起，連風帶雪捲近屋來。〕

〔徐輔成倉皇後退。〕

蘇 不得了，小蘭快關上窗子！

〔小蘭忙把窗關上，外面風雪更猛。〕

蘇 (捻着佛珠，走到爐邊烤火) 茫茫大地，風雪寒宵；這場風雪不知又要凍死多少人啊？

〔蘇弘基無限「悲天憫人」的樣子。〕

〔徐輔成望着窗外發呆。〕

〔小蘭也靜靜不動。〕

「屋裏一時沈靜。」

「王新貴忽然疾奔而入。」

王（張口結舌）徐奶奶不在！車子裏空的！沒有人！

「大家怔住。」

徐（像受了致命的一擊，聲音嘶啞）怎麼！

蘇（狂喊）去找！點着燈籠去找！

「燈熄了。」

「蘇弘基，徐輔成，王新貴都出了門，下樓，傳過來幾聲零星的「玉春！玉春！」的喊叫。」

「玉春那裏去了呢？在這夜晚，在這嚴寒冷酷的狂風大雪天。」

「黑暗中，小蘭坐在蒲團上，向着窗外面的風雪出神。」

「風在呼號，雪打着窗櫺。」

「「拍」地一聲，那兩扇關上了的窗子重被大風吹開了，大塊的雪直往屋裏滾進來。」

「是什麼力量在沖激着小蘭？她站了起來，迎着風雪，向窗外發怒的天空凝望。小蘭將不再是關在籠子裏的小鳥兒了吧？新一代的人物，不正該在風雪之中成長嗎？」

「然而風刮得還不够！還不够！雪也要下得更大才好！誰不嚮往於北方的冰山那終古無瑕的銀裝世界？人間的罪惡多麼需要這無邊的風雪來洗刷啊！」

完

## 記「風雪夜歸人」

「我爲什麼著作？」

主要的是因爲我憎惡浪費與無用的暴力，這兩種壞脾氣都是由於愚昧生來的；我試來著書給一般男女和小孩子讀，好讓他或她懂得一些關於他們生長在世界上的歷史，地理與美術的背景……」

——房龍

我的文藝的啓蒙老師曾經告訴我說：每一部文藝作品就是那作者的性格的表現；也就是說，每一部文藝作品所表現的都是作者自己。我們欣賞了，了解了一部文藝作品，也就是認識了那作者，並且接觸了那作者。

因之文藝作品本身只是一個媒介，藉了它，我們可以躍過了時代同地域的藩籬，結識許多新的朋友；偉大的，不朽的文學家，以至於音樂家，畫家，千年瞬息，天涯咫尺，都可以同我們共處一室，共同體味人生的苦樂，共同地顫動着彼此的心絃。

我想沒有一件事再比別人說過的道理而在自己身上得到證實更值得驚喜的了。今天，由於一部作品，我又結識了一個新朋友；那作品就是自己的這部「風雪夜歸人」，所以那朋友也不是外人，正是我自己。

說到直到今天才認識自己，才跟自己作起朋友來，似乎是頗爲離奇的事；其實這道理也

並不新鮮，就因為我一向過日子都是迷迷糊糊的，二十幾年的光陰雖不算短，然而像是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定過計劃，就是偶爾想到我明天該作什麼事，後天該到那裏去，也常常是臨時就忘了，或者因為別的事就改了主意。譬如這部劇本，也何嘗不是無意中立意，無意中想想，更在毫無計劃，毫無預算的無意中，連自己也似乎意料不及地把它完成了。

我羨慕許多人，他們常會給自己下「考語」，說：「我這個人一向是怎麼樣，怎麼怎麼樣……」或者說：「我的為人你是知道的……」我呢？說真的，我是怎樣的人，自己是弄不清楚的，只是有時候，下意識的忽然覺得：我還好；或者，我很好；或者，我很不好……那想來就是我時常在變，不是自己所能把握，所能捉摸的。

向來我不願重讀自己寫過了的東西，那總是會給我以無限的後悔與愧怍。然而今天我是多麼驚奇，重讀這部「風雪夜歸人」，卻破題兒給了我前所未有的親切的感覺；我驚奇於那些人物對我如此熟悉，有我，有你，有他，有……，有我熟悉的人們的再現。從這裏找到了的朋友，並不致使我太出意外——我寫的該原是我熟悉的，或是我愛好的——意外的卻是這裏面看見了自己，我才知道自己原來就隱藏在這每一個角落裏。

因為從不計算到將來，所以也就很少回想到過去；但是由於今天的這個「無意為文」的小小的劇本，卻引我回味起多少逝去的風光。

首先讓我懷念的，是那北國的無邊的風雪——

在初級中學讀書的時候，曾記得有一個冬天的早晨，醒來拉開窗簾，看見外面大雪紛飛，狂風怒捲，就不覺心中歡喜；想着：好呀！可以到學校跟同學們堆雪人，打雪仗，把雪團塞



到圍着爐火的女同學的脖子裏去嚇她們一大跳；……穿好了衣服，圍好圍巾，披上斗篷，戴上絨線帽和手套，就跑到車夫小馮的窗底下。我捶着窗子叫：「小馮！小馮！送我上學去。」過了半天，我急得在窗外跺腳了，小馮才慢騰騰地走出來。他剛起牀，揉着眼睛很不高興的樣子；外面的冷空氣一激，便不由得打了個寒戰。他斜了我一眼，說：「還早得很呢。」

我說：「要早去，要早去，到學校打雪仗去。」

小馮不再多說，開了街門，把車子拖了出去，我便跳進車子；他又給我圍上了車毯，放下了棉簾子，把車拉起就走。

我喊：「小馮！快呀！快呀！快跑呀！」

小馮低低哼了一聲，只不過快走了幾步。

然而，天呀！我現在看見了什麼呢？前面高高插雲的牌樓同路旁的枯柳，都變成了風雪裏的一片模糊。從正面棉棚子上的小玻璃窗裏，看見車夫小馮彎着腰，低着頭，向前攢勁；路滑，風大，車子又是逆着風走；大風挾着雪在他全身鞭打。小馮連帽子都沒有戴，從頸子到光光的頭頂都凍得通紅。

「站住！站住！」我叫：「小馮，你站住。」

車子正在下坡，小馮又衝出幾步才站住了；費力地回過頭來，他的耳朵同鼻子已經變成了紫紅的顏色，鼻孔同嘴裏冒出來的氣同風雪攪在一起，幾乎教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了。

我已經取下了自己的帽子同圍巾，就從簾子縫裏遞了出去。

小馮睜圓了眼睛，滿臉的驚奇。

「這幹嗎？少爺？」他問。

「給你……」我再也不能多說一個字。

小馮笑了，我看見在風雪中受苦難的小馮笑了，傻傻的，酸酸的，又是多麼善良的笑啊！小馮伸出他的一支大手，往棉棚裏推，說：「不要。我不冷。」

我說：「拿去，拿去，那帽子能鬆緊，你戴得下的……」

然而小馮終於不要。他說着「真不冷」，硬將「我的」帽子，「我的」圍巾——那算是「我的」麼——仍舊塞回車之裏來。隨後，他轉面向前，一聲不響，迎着風雪，一路僵僵背着背脊，拉到學校。

車子一到，我就跳了出來，帽子同圍巾還是拿在手裏，我真難爲情，只低着頭往學校裏跑；雖然小馮在後面喊着：「爲什麼不戴上……」我怕聽他的聲音，我也不能回身看他一眼。

雖然看見校園中同學們已經在雪裏玩得亦樂乎，便把這檔子事忘記了，也加入進去玩作一團；然而當天晚上在家裏偶爾經過「下人」的窗下時，小馮的聲音又送到耳邊來，他在對李媽說話，他說：

「少爺待我真好。今天早上我拉他上學，他怕我冷，還把他的帽子跟圍脖兒給我戴。」

靜了一會兒，李媽說：「少爺是好，心眼兒好。」

我不敢再聽，我年紀還小，還想不出什麼道理來，只覺得心裏有點難言之味，就悄悄地回到我的小屋裏去睡了。

現在想想，可恥呵！流血汗的奴隸們從不抱怨自己所受的不公平的苦難，只消一絲一毫

的不值錢的「慈悲」，便使他們覺得這就是人類的溫暖與恩典；而那些「幸福的人們」是連這一點點的「慈悲」也還吝於施捨的。

過了幾年，將要在高中畢業，而有一次祖母指着我說「這個小孩學壞了」的時候；不錯，我確是學壞了，我一天到晚在戲園子裏混，經常逃課，總是跑到戲園子去；把書包往櫃臺上一丟，便在樓上包廂裏從白天鬧到晚上，從這個戲園子鬧到另一個戲園子；說是「鬧」，決不過分，我們（不只我一個）並不正經聽戲，而是在後臺亂鑽，在前臺怪聲叫好，甚至於打架。

不僅如此，還有更「壞」的事，我還在捧「戲子」——那動機何在，是一直也想不明白的，現在我卻略有所悟了，大半是由於戲劇特有的魔力，有如現在也有一班人迷於「話劇」一樣——我捧的是一個唱花旦的，名叫劉盛蓮的；年歲與我相彷彿，所工的專是風騷潑辣的戲。我待他真好，我覺得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他談天，我同他在北海划船，我把自已最喜歡的小玩意兒都送給他，並且把他約到家裏來，我騙母親說：「這是我的同學，我要留他喫飯。」母親很高興，母親也喜歡這眉清目秀的年青人，母親說：「我自己去給你們做幾樣菜。」母親一向是這樣的，我同姐姐弟妹們留同學在家裏喫飯時，她總親自做幾樣菜給我們喫。雖然後來母親知道了，母親說：「你那個同學我看着面熟……」我沒有說話，笑了。母親又想了想，說：「他是那個唱九花娘的花旦吧？前天晚上不是我們才看的戲？我知道你是騙我。」可是母親也並沒有生氣，母親也喜歡盛蓮呢。

有一次，白天的戲散了場，我到後臺去約了盛蓮一同出來，走過戲園子那條長甬道，將要到大街上時，後面忽然跑過來一羣「野孩子」（那時候我們管街上的那些衣裝襤褸的孩子都

叫野孩子的)，圍住我們亂嚷：

「劉盛蓮，騷娘兒們……」

「劉盛蓮不要臉，不要臉的……」

「……」

我氣得站住了腳，意識上我是以盛蓮的保護人自居的；那羣孩子就一邊嚷一邊跑開了。趕走了那羣「野孩子」，看盛蓮時，他已經走出去老遠，我追了過去，多少還帶點英雄似的驕傲，我說：「這羣混賬東西……」盛蓮沒有響，只低着頭走路，我從旁邊偷看他，看見他眼淚流了滿臉……

我就說：「盛蓮別難過……」我就說：「盛蓮，不理他們……」此外我還能說什麼呢？盛蓮一邊走着，一邊流着不止的眼淚；我心裏才真裝滿了陰沈，我想陪着盛蓮哭罷，哭不出來。我平常除去跌傷，跌痛或是受了冤枉之外，是哭不出來的。

我才真恨自己了，恨自己的無能，沒有比看見朋友痛苦而自己毫無辦法解除朋友的痛苦再痛苦的了。朋友，朋友，都是說得好聽，想得美麗罷了；事到臨頭，朋友有什麼用呢？我滿心想分擔盛蓮的痛苦，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呀！

我沒有力量打開那比那黃昏還要沈重的憂鬱，那天終於不歡而散。

過後我知道了盛蓮的身世，盛蓮是個窮孩子，他得把他每天所得到的微少的「戲份兒」養活他年老的父母同多病的哥哥；儘管他名噪一時，紅極一時，然而他年輕，在科班裏還沒有出師，是沒有多少報酬的。在大紅大紫的背後，是世人所看不見的貧苦；在輕聲淺笑的底

面，是世人體會不出的辛酸，藝術變成了謀生的工具，這本身就該是個悲劇罷？盛蓮的眼淚不是無故而流的。然而在當時，我只是一塊頑石，我還想不到這些，我也懂不了這多。

之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我進了大學，「福至心靈」，覺得該用功了，便常常埋頭在圖書館裏，作起「像煞有介事」的好學生來。其間曾接到盛蓮的結婚請帖，參加過他的婚禮；我坐在賀客席裏，看見盛蓮忙於應酬來賓；盛蓮本來瘦弱，那天的面色也不大好；賀客中有人議論，似乎是說爲了盛蓮的爸爸或媽媽生了病，結婚是爲了「沖喜」，我記不清楚了。在行禮前的幾分鐘，盛蓮在人羣裏看見我，便走過來，我學着那些大人們跟他拱手說：「恭喜」，紅燭的光照着，喜氣中是帶着憂鬱的。他微笑，笑中也雜着苦味。他只抓着我的手，找不出話來說，我也不知說什麼好；趕好新娘子到了，執事們過來把盛蓮擁擠而去，盛蓮只說：「你多玩會兒再走……」

擠在賀客的中間，我看盛蓮同新娘子交拜，盛蓮是漠然毫無表情的；新娘子也一直低着頭，我也沒看見她長得甚麼樣兒。到了司儀人高喊：「謝親友……」，新夫婦轉身要對來賓叩頭時，我就從混亂之間溜了出來。我也許很想多「玩會兒」，然而禮堂中的空氣對我不舒服，我還是早走了。

從此我不再看見盛蓮，偶爾去看他的戲，也沒到後臺去找他過。他出了科，名聲日上，去過上海，一天天更紅起來了。一年後我到了漢口，又到南京，再偶爾地得到消息，說是：「盛蓮死了。」

我知道這消息已經遲了，盛蓮已經死了半年。

盛蓮死了，正像長夜的天空墮下的一顆流星；生也茫茫，死不知歸於何所。幾年來沒有人再提起他，就是我也幾乎不再想起他；雖然現在我眼前又可幻出他輕盈流走的影像，耳邊仍恍然蕩漾他舞臺上微微沙啞的聲音；雖然他那句「你多玩會兒再走」的話也使我永不忘記。人生的遭際是不可思議的，我又過了將近六年的流浪生活；我到過許多地方，見了許多人物；我知道了許多「人類」的風俗；我冒過險，探過奇；我會到「火山」口邊去窺探其中奧密；我也試在糾纏不清的「人鼠之間」打過轉身。

我不得不竊喜於自己的幸運，由於這戰爭，由於它給我的這份機緣——我仍舊引用「機緣」二字，雖然似會有一二慣於濫用名詞之流說我的這本作品近乎「宿命論」，我是不能同意的——從一些事象，一些朋友那裏，我或多或少地清楚了為人的價值，也總算認識了自己前途的方向，並且試着開始摸索前進了。更因之寫了這本書，也因此重得反省於部分的自己。

只以這兩件事作一個例似乎已經够了，我不想再寫下去，因為現在我還無心來記載這些生活的瑣屑——雖然劇本所寫，正由此種種瑣屑而來——我想，到了我六十歲以後，我會寫一部使人消愁解悶，粲然而笑的自己同朋友們的傳記，那當然不是現在的事。

我為什麼要寫以上的這些字呢？其初意是爲了讓我的讀者和觀衆更了解我這本小作品一些。那是怨我寫得太含蓄而不明朗罷？朋友們很多已經讀過我這本小書的，他們似乎常常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兩個男女主角身上；他們希望蓮生該怎樣，玉春該怎樣；他們不願意蓮生死得那麼慘淡，不同意玉春嫁給徐輔成……

我所要回答的：蓮生死得並不慘淡，我想我的活在現代，最主要的任務，該是去找朋友

罷！找窮朋友，我同我們一樣的受苦受難的人作朋友，那才會活得安逸，過得放心；天下有什麼事再比能把自己的同情與力量付予需要這同情與力量的朋友身上再快樂的呢？再有什麼比在接受朋友的同情的一瞥再教人覺得安慰的呢？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在受苦時，最緊要的事莫過於去與朋友共甘苦了罷？蓮生爲朋友而生，爲朋友而死，該是最幸福的死罷？

我的多情的朋友們不贊成玉春嫁給徐輔成，想來是囿於「郎才女貌」的成見，然而從真實的人生裏去看罷，我們能找到幾對銖銖悉稱的配偶？人生是很平凡的，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究竟不多，「奇女子」云云到底只是傳奇中的人物罷了。

請恕我的大膽與狂妄：這本戲裏沒有主角與非主角之分。所有的人物，甚至於全場只叫了一句「媽」的二傻子，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我的原意只是寫一羣「不自知」的好人——

人都是好的，這是我的信條——在現實的人生中的形形色色。說到這戲的主題，也正表現在全劇的每個人物的表現之中，難以「一言而定」；如果要撮要地說出來，那末劇中蓮生所唱的「思凡」的幾句詞：

「昔日有個目蓮僧，救母親臨地獄門；借問靈山多少路？十萬八千有餘零……」

這幾句詞也許勉強可以把劇本的用意包括了。再有可以使我自負的，我無意中寫成的這個劇本，無意中安排就的這個故事，無意中設定的這些人物，在現在重讀一遍之後，我可以說這全是我見過的，我生活中經過的；那怕那絲毫的穿插，每一句對話，都能找到我生活的痕迹。所以雖然「做帶」耳，我卻有無限「享之千金」之感。

爲自己的這部小作品，下了這許多的註解，這正證明了我的寫作技巧的差遲；也毋寧是一件極愚笨的事。我只求我的賢明的讀者們在閱着沒有事讀到它時，稍稍細心，多給它點時間，我就很感謝了。這無非是爲了求得對自己的更多的認識，請原諒我的自私。

有人說文藝作品是爲了發抒心中的苦悶，苦悶也許也可算作憂愁罷？我很愛辛稼軒的一首小詞，是：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說起來我該還是「不識愁滋味」的年紀，朋友們也常笑着說：「年紀輕輕，那兒來的這一腦門子官司？」這在我也正是無可奈何而又莫明其妙的事；然而都是很自然的，我自信沒有造作，在寫我今日之所見所感耳。說不定比起十五六歲時的作些什麼「寂寞」呀，「悲哀」呀之類的無病而呻的文章，並沒有甚麼進步；但是我可能進步的，因爲我還會很久很久地活下去，我也正準備好好地，結結實實地活下去；我安排着去找更多的朋友，去接近更真的世相，去承受更大的痛苦，相信總有「識得愁滋味」的一天。

最後，關於這本戲的名字，是引自唐詩：「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的最後一句；只爲了它適合於這情調，而且字面巧合，便用了它。假使硬來附會一些道理，我們也不該不承認現世界還是個「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的世界；我們又何等企盼着聽一聲「柴門」外的「犬吠」，期待那「風雪夜」裏的「歸人」呵！



# 風雪夜歸人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開明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著者 吳祖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者作權 \* 不准翻印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正氣歌（二元）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少年遊（二元）

1845

63

4-7=2